狂涛／武昌狂涛社.—V.1，no.1（1930.4）～［?］.—武昌：该社，1930.
；20cm.
月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16毫米，缩率1：25。原件藏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摄制。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1，no.1～no.2　（1930.4～1930.5）

狂濤

1

本片卷

自1930年1卷1期

至1930年1卷2期

1930年

第 1 期

狂濤
第一期

德鄰房子第八號

新泰

本號自運歐美呢
羢嗶嘰定做男女
西裝軍服常服各
國旗幟如蒙　賜
顧無任歡迎

開設第三區湖南街

HSIN TAI

Gentlemen's Tailor, Breeches Marks

General Outfitter

—AND—

Woollen Merchants

No. 8 Dublin Building Hunan Road S.A.D. 3

HANKOW.

預定狂濤月刊通知單

茲寄上洋　　圓　　角預定

狂濤月刊全年/半年　　份自　　卷　　期

起至　　卷　　期止請於收到此通

知單後即將定單寄下爲荷此致

武昌狂濤社

台照　　年　　月　　日

姓名

通信處

自取抑須寄送

社址
武昌候補街十六號

狂濤社廣告部啓事

逕啓者敝社發行月刊內容豐富定價低廉定戶特別繁多行銷極其廣遠茲爲介紹市上大號商店推廣營業起見特闢廣告欄歡迎登載廣告至于價目特別從廉特將廣告價目表列後

第等	地位	全面	半面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二十元	
優等	外面與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十五元	八元
上等	圖書中 正文前	十元	六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五元	三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特別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

武昌本社廣告部或

武昌巡道嶺甲六號崔之鵬君接洽

聘請經驗豐富的工程師，能以最底的資本，用經濟的新方法，精造最穩固最美觀的

康生記營造廠

建築物：如中西房屋舖面住宅花園橋梁，倘蒙惠顧垂問，無不竭誠服務，

地址　漢口第一特區德一里十號

電話　一七四四

狂濤月刊

第一期　目次

浪頭……………………………………微波(1)
創作
熬獄……………………………………颶風(3)
生活之太息……………………………長髮(33)
一夜……………………………………譚天(39)
翻譯
死刑(獨幕劇)　胡菊儂譯(61)
兩個小兵　孟波譯(81)
詩
夢後……………………………………孟平(93)
生之舞曲………………………………炳盛(95)
心之歌…………………………………長髮(97)
家鄉……………………………………靜哉(99)
小品
爐邊雜感………………………………羽異(101)
關於"律"………………………………黃翼(107)
書評
讀「近代歐美獨幕劇集」……颶風(111)
通訊
第一則…………………………………少漪(121)
第二則…………………………………颶風(123)
餘波……………………………………編輯部(125)

浪　　頭

微　　波

什麼是狂濤？不過是幾個青年人受着時代的鐵蹄的壓廹，從靈魂底深處，壓擠出來一點微弱的呻吟聲，憤激聲，喊寃聲罷了。

我們底呼聲，眞是微弱得聽不見，可是我們這樣輕輕微微地發洩一下，我們底苦悶煩惱寃屈，似乎畧畧地簡少了，我們底靈魂也似乎稍微舒暢了。

我們只求靈魂得點微小的安慰，也顧不到讀者底反響。至於讀者底同情與反對，我們是同樣地歡迎。

倘若讀者有相同的苦悶煩惱冤屈，因着我們這樣輕微的呼聲，喚起了同調的悲感，不知不覺也想吐點悶氣，揮點眼淚，流點心血，大家起來，各自發出一點微小的呻吟聲，憤激聲，喊冤聲的共鳴，由弱小變爲强大，由强大變爲更强大，終成爲太平洋內底洶湧澎湃的狂濤。

這是狂濤取名底由來，也是狂濤社組織底旨趣，更是狂濤社全人底最後的希望。

熬獄

颶風

一

毛毛雨連綿地下了好幾天，氣候漸漸地變涼了，秋老虎早給秋風送走了，現在要着厚夾衣或薄棉襖才覺溫暖了。

圍困在武昌城裏底居民，眞像鼈魚關在罈子裏，什麼消息得不着，什麼食物找不着，什麼時事世故不知道；死神底爪子却隨時隨地可以捉住他們！全城底人民是被上帝遺棄咀詛底民族！唯有這自然之神——風姨雨妹——沒有拋棄他們，也沒有被那萬惡的武力及那封建遺物底城牆阻住，仍自由地降臨到這人間的活地獄來，使他們感覺得氣

候變遷了，使他們記憶到自己在這被咒詛的地獄裏，已經煎熬了五星期以上了．

祇是城裏的災民，——特別是唐建 — 因最近受着的激刺和壓迫太厲害了，絕粒底痛苦，槍林彈雨底驚嚇，飛機亂拋底炸彈底慘殺，神經底感覺性早已起了變態，不覺得自然之神是平等待遇他們，倒反覺得牠們是作了兵荒飢荒底虎倀，互相同謀着來增加他們底，苦痛來掠奪他們底生命；尤其是這幾天底悲風慘雨變成了他們底勁敵，阻礙他們擠出城去，因爲當局的軍事領袖，鑒於城裏底飢荒太厲害，死亡太猥濫，經一位美國宣教士吉爾曼主教誠懇的調停，心裏雖然抱着兵不厭詐底戰略，外面上却不得不顧全不忍生靈塗炭底名譽，彼此定了一點戰略上的妥協，竟把平湖門時啓時閉半開半閉的開放了

二

困閉在比地獄還苦的城裏却得了一線出獄底希望，生命好像有了一滴生機的唐建，像其餘的災民一般，爭先恐後地捨死拼命地帶着自已的全家老少，想一路擠出城去，另謀生活，再造前程；可是那惡作劇的狂雨暴風，因着驟

驅弱小者，使道路變得濘滑，增加跌倒壓斃的危險．在人山人海的羣衆裏擁擠了好幾次，每次却擠得精疲力倦狼狽不堪地帶着家人退回家裏仍去挨餓，他在一個月以前，是一位身體壯健精神活潑的青年，現在却變成了一個形容枯槁骨瘦如柴的餓莩了．今夜裏他臉上現着憔悴的沈默，悲慘地獨自坐在寫字台前，正在回憶日中擠城失敗底理由，不知不覺呪詛起那無情的風雨來了，好像他和全家沒有擠出城去都是受了風雨底阻礙．

他靜坐沈思了好一會，他的妻子睡臥在床上逗着她底將近兩歲的女孩去眠．房子裏死一般靜默墓一般黑暗，連他自已也受着沈默得可怕起來了．他起身開開窗戶探首往外看一看，風雨停止了，天空中現出了好幾顆星光，似乎預示明日有晴意的希望．

他慢慢地回到寫字台前，摸着洋火把燈點燃．想坐下來看看書，解解悶，愁悶却跟着食物底缺乏湧上心裏來了．

"唉！無論怎樣設法，再難維持幾天了！怎麼辦法呢？煎熬的痛苦確是够了，受不住了，再也不能忍耐了，可是又擠不出去！……"

絕粒底恐慌將他壓迫得透不過氣來，祇好糊思亂想，却想不出一個方法來，心想今夜雨已停止，明日天氣晴，或者再去試試運氣，萬一運氣轉變，僥倖擠出城去，一切底苦難，不是一刀割斷了嗎？然而幾次的失敗，却使他不寒自慄，再也不敢去嘗試了，可是懸在天空中底那幾顆明亮的星光，却不住地勸動他，引誘他，"不出城是沒有辦法，家內所餘的糧食，至多不過彀三天吃了，城門幾時能開？誰也不能知道，過了這三天又怎樣辦呢？……明天晴了，拼命去擠，一定可以擠出……"

他越想就越覺得前幾次的失敗是由天氣不好的緣故，不必去管牠了，失敗是成功之母，明日去擠，一定是可成功的，他底毅力和決心漸漸地漸漸地活動了。

他再慢慢地走到窗下望外探看，天空底星光更增加了幾顆，明日會天晴，是用不着疑惑，心裏不知不覺高起興來，走到他妻子睡臥的床前向着她說：

"你看，現在風雨停了，天空還現着許多星光哩，明天或者會晴了，"

她沈默着，似乎沒有注意到他底話，

“喂，明日若果晴了，我們頂好還作一次最後的奮鬥，別人擠得出城，未見得我們就擠不出去吧？”

她仍是默靜地睏在床上沒有回答他，

“許多許多人擠出城去了，我們明晨早些起床，下點死勁再去奮鬥一次，你想好不好？”

“什麼好不好，橫直空費力，”她慢慢坐起來靠在床柱上，臉上現出悲慘的灰白，將手把頭上底鬆髮攏了一下，仍繼續說着：“要是擠得出去，老早到了漢口了，還在這地獄裏挨……”

她的話沒有說完，眼圈一紅，憤氣早塞住了喉管，再也不能說出話來了，唐建很體會她底痛苦，知道她底煩惱；她受著這無謂的氣憤語，毫不介意，反用柔和的言語向她解釋：—

“前幾次沒有强出城，固屬是風飄雨打道途濘滑不好走路，同時怕也是你已經懷着孕，母親年紀過老，大家不致拼命去擠，我看要想出城，還是要拼命咧，不拼命是不會出城的！”

“啊！拼命！哼！拼命啊！拼命去擠！恐怕擠不到城

口，我們怕會擠成肉醬了！"

她說話底神氣絕望極了，好像親自看見許多婦孺被人擠成團團的肉醬，在道途擺着任從殘忍的羣衆互相脚踏一般。

"未必會那樣危險吧？"

他口裏雖從容地回答，心裏却記起自城門開放了這幾天以來，每天被擠傷擠死的人數總是好幾十以上，就不知不覺改變了口氣，心裏却免不了像刀子一般在那裏割：

"好吧！你和媽媽旣擠不得，就帶着福兒在家裡住，蕙妹有十六七歲了，身體還好，就和我帶着恩兒去擠擠，僥倖擠得出城，人口減少一半，一天的糧食可以彀兩天喫，現在還有三天的食物足彀你們六天吃了。"

"但喫完這六天食物，城門還不開，又怎樣辦呢？我們豈不要活活地餓死嗎？"

"不要過於悲觀了，到了這步田地，什麼事反要抱點逆來順受的樂觀，你知道天是不絕無路之人的，……"

他沒有什麼具體的方法來解決這六天以後底生死問題，祇好引了幾句老生常談的樂天主義者底套話來安慰她，

同時又藉着他們自己底經歷的事實來證明；—

"好比我們起初毫無點準備，但自閉城到現在，已有了五個多星期了，現在還是活着，當時剩的一兩斗米，在平日不够一禮拜吃，現在也恭然過了三十六七天了，"

"那是因爲煮稀飯喫的緣故吧！"

"恐怕也是因爲朋友們暗裡送來暗中的接濟吧！"

"不錯，朋友們有時供給我們幾升豆子幾斤灰麪小麥，有時幫我們弄路子，設法買點白米，倘若你走了，他們未必會……"

他不等他底話說完，就從中截斷插嘴說：

"唉，你底神筋未免太過敏了，能共患難共生死，才是眞朋友咧，平日我待朋友怎樣你是知道的；現在我果眞能擠得出城，他們知道你們婦孺獨留在家裏，我相信他們更加會想法子來接濟你們的．倘若不走，存的食物只彀三天喫，試問喫完了又怎樣辦呢？

"我們就在一塊兒餓死，"她心裏這樣想着，可是沒有說出來，因爲未免太消極得無道理了，同時倒覺得他底話反有一點理由，無法，祇好勉強默許了．

三

唐建旣得着了他妻子底同意，就準備明日淸早出城，應帶的衣服綑成一個小包袱，又將僅有的五元鈔洋留在家裡，好買那僥倖可買得着的麥豆一類底食物。自己僅帶了一包銅元作爲車資。一切準備好了，纔上床去安睡。不知什麼緣故，躺了許久翻來復去總是睡不着，他底神經今晚特別奮興，無論枕頭塞得高塞得低，他總睡不覺，越睡不覺就越想設法入眠，越去想法子入眠就越不能成眠了，

"糟糕，糟糕！今夜睡不好，明早起來那裡有氣力去走路去强城呢？"

唐建躺在床上暗暗地着了急，可是越着急，神經就越奮興，思想複雜，惱筋敏捷，最近所經過底事實像泉水一般，一層一層地從深心中湧現出來；又像電影一般，一幕一幕地在他底惱筋內演映，前前後後，如此這般，他就任其自然地流露出來，毫不禁止，却也無法禁止牠不流露：一

當討赤的北兵潰退入城時，眼見得有錢的人家因消息不對，就都搬到漢口租界內去躲避，他同一般沒錢的人們祇好硬着心腸接受他們底命運，仍是留居在危險將臨的城

裡，過他們恐怖的生活；那時有幾位朋友準備搬出城去，勸他也一路把家眷搬開避避，他反說武漢平坦無險可守，加之武漢華洋雜居爲長江中心的通商大埠，在軍事上斷難久作戰場的；何必庸人自擾杞人憂天，大驚小怪地來跑反呢？他用這種自以爲是的言語，謝絕了好幾位朋友底邀約，其實這自以爲是的言語，他自已也知道是一知半解的偏面語，不過用來搪塞朋友底邀約，壯壯自已底胆子罷了，他心裡却在計算，搬到漢口租界去住，租一間房屋每月要百幾十元租金，有些地方還得要先付兩三月房租才准你搬進去，試問專靠點微薄的薪水生活的他，那裏去找這筆大欵項呢，自料找不着這筆錢，祇好鼓着勇氣破釜沉舟孤注一擲地接受一切不可思議的恐怖！接受一切窮人不可避免富人却極易躲開的危險！

一切不可思議的恐怖啊！一切窮人不可避免富人却極易躲開的危險啊！眞的一幕一幕實現了！關在城內的民衆不知違犯了上帝那條誡命，竟遭這樣的痛苦這樣的刑罰！從城外射進來的砲彈槍子，晝夜不停地在四面八方呼呼轟轟飛過，時沒時現的戰鬥飛機，擲下猛烈無比的炸彈，受

過訓練的軍士一個也炸不死，炸毀城內底民房和百姓却有餘，他領略了，見慣了，并不覺得怎樣懼怕了。懼怕又怎樣？防城的士兵見了飛機，曉得民房不安全，却跑到外面蓋着青草內面却是安全的地洞裏去躲，老百姓見了飛機，除了自己底房屋還有什麼地方可躲避？可是山前山後很有幾處房屋被飛機擲下的炸彈炸塌了。房屋內底人民怎樣？還不是活活地葬埋了！

城防兵士底肆意掠奪，有錢交錢，無錢交命的暴動，已成爲公開的秘密了。無法制止，誰敢來制止？街道上倒臥着的餓莩底尸體，隨地都有，慈善機關底棺木多久施用完了，祇有拖到背靜的地方用土掩蓋起來，任牠們去腐朽。武昌路的洞口，花園山的荒地上，和山前山後稍爲荒野的地方，那裏沒有堆滿着腐朽的生蛆的臭尸！這樣悲慘的事實，這種極無人道的痛苦，這種無代價的犧牲，要歸誰來負責呢？

饑民正鬧着不可救濟的飢荒，城防司令和長官們除了一日三餐外，還是照例吞雲吐霧，過他們統治階級應享受的烟癮，有些官長爲的要滿足個人底嗜好，竟把進城封存

給士兵們喫的糧食，偷出來換取鴉片來滿足自己的煙癮。烟店店東得着這些奇貨，抬高價錢秘密賣給飢民，米一升賣大洋一元兩元不等，甚至發了水的豆麥也要賣一元大洋一升。這種偷偷摸摸的買賣要有來路才可弄得到手，沒有來路的人，就拿十元袁頭在街上訪問一天，也是買不着一升豆子半升米，找不着這秘密買賣的人，祇有到街上去買那參了鋸灰的糠粃，腐爛了的洋葱，充滿了黴菌的醬菜，平時豬狗不吃的瓜籐，來充塞空空如也的肚子！

這樣慘無人道的生活，他同其餘的饑民已熬過了三十六七天，眞是出娘肚子沒有受過的痛苦！現在雖說是在議和，把平湖門開放，准饑孛自由地强出去，可是人多門狹，加之時啓時閉，以致饑民相自踐踏互相衝撞，被擠傷壓斃的人，每天却很不少咧，前兩次沒有擠出去，雖說是沒拚命，明日決心去拚命，但是擠倒了壓死了又怎樣呢？不是鎗砲沒有打死，絕粒沒有餓死，飛機擲下來的炸彈，沒有炸死，反因出城擠死，却不是自尋死路，太不壽算嗎？然而不拚命去擠，糧食祇能勉强敷衍三天了，以後更難設法了。……

"坐以待斃？拼命去擠？"

兩個問題盤踞在他心裏，他轉展反側，躊躇不已，終得不着絕對的結論，他的頭腦漲得滿滿地像發了熱症，心中急燥得發出烟來，大約鎮夜都不會成眠了．他沒法只好仍是反來復去地勉强躺着；忽然房門自開了，走進來好幾位朋友，個個臉上堆着笑容，高聲歡呼：—

"哈哈，怎麼樣！唐建翁怎麼樣？當時邀你出城，你不肯，挨了餓吧！好了，城池攻下了，北兵繳了械，南軍進了城哩，你還在這裏幹什？"

"阿呵！眞的嗎？"他半信半疑地問着．

"眞的眞的，誰騙你？我們特來邀你過江去逍遙幾天，苦了你喲！

"好的好的．你們要請我飽吃一頓，要知道我是九死一生的！"

"當然當然，那還再說！"

唐建就起身跟朋友們走，沿途看見許多男男女女都迅速地行走，大約也是過漢口去玩耍，走到漢陽門兩扇黑鐵門，大大開着，出城進城的人們異常擁擠，他隨着衆人出

了城，強上渡江的輪船，渡到了江心裏，忽然駛來了懸掛五色國旗的幾條兵艦，船頭船尾架着大砲瞄準向着輪船猛射，只見白烟如雲一般冒湧，就聽得轟衝轟衝的砲聲，唐建就和輪船沉沒到水裏了；一面浮水逃命，一面喊叫却喊叫不出來：——

"救………救………救………命……………"

驚醒來，原來身上沒有打濕仍然睡在床上啊！心裏當時覺得放鬆了一點，可是半天還忐忑不安哩！睡在隔壁房裏他的妻子，衝進他底房裏來，問是什麼事，他懶懶地回答，

"沒有什麼事，不過做着一個噩夢，現在好了，請你仍回去睡吧！"

她回房睡去了，但從城外送來的過山炮和城上圍敵的機關鎗，仍然繼續不斷轟衝轟衝……砰砰磅磅………放過不停息哩。

四

唐建驚醒後漸漸又睡覺了，正覺得甜眼要睡時，他底妻子喊醒他，說是時候不早了，應該起來準備了；他看看

鬧鐘正是五點鐘，就跳下床來，把蕙妹叫醒，大家準備起程；他將沉睡未醒的恩兒抱起來，將絨衣給他穿上，各人嗽口洗臉，吃點乾糧，免得在半路飢餓沒有力氣走。

這時全家都起來了，他就咬緊牙關硬起心腸，別離衰老的母親瘦弱的妻子，及尚在懷抱無知無識的女兒，決意去碰匕自己的命運。開了大門，走上街心，抬頭望望天上，黑雲四佈，凉氣襲骨，唯東方那邊微微現點魚腹的灰白。他就抱着恩兒帶着蕙妹，請滿臉流淚要哭却未出聲的母親和妻子轉回家去了，他們就慢慢地在街上走着，走不多遠却遇了一架人力車，給了比平時貴十多倍的車價把車子僱好，蕙妹抱着恩兒坐在車上，他自己却跟着車子走，車夫因饑餓的緣故，已經半殭了，走路還走不動，那裏有氣力來拉車呢！唐建祗好用力從後面推着車，幫助他前進，沿路遇了同他自己一樣的，許多骨瘦如柴，臉上現出蒼白色的憔容的餓莩，個個背上負着小包袱，雖是久經飢餓飽嘗艱苦，臉上免不了死色的病態，可是從這些病態裏，人人都露出拚命擠出城去的決心，

車子行到火巷口，街上的災民漸漸稠密漸漸擁擠起來

了，將過孔子聖廟離首義公園底小門口還遠的街段，飢民擁擠得水洗不通，車子再也不能向前進行一步了，蕙妹恩兒下車來，大家準備向前擠進人堆裏去，只是在唐建前面的人堆，一層緊一層，層遞地緊壓直到成了一條整個的人潮，有的地方是急湍，有的地方是漩渦；他觀察一下，他的下意識不免起了痙攣，却毫沒有思索，臂上抱緊恩兒，手上牽着蕙妹跟在身傍，他就將全身投入了那人羣擁擠的急流裏去拚命，這活潮底漩渦所湧起的怒濤比任何海洋還要險惡，還要凶猛，因爲隨地都有看不見的活暗礁哩．

他投入了這滿了暗礁的急流裏，行動完全失去自由，要左不能左，要右不能右，前進固不易，後退更爲難，前後左右，圍困得像鐵桶一般，只能隨着漩渦轉動，漩渦往前轉動就跟向前湧進，往後轉變，就跟着往後挫退，個人成了整個急流底份子，受着全流的支配，再也沒有個人的活動了．

跟着人羣湧進湧退，擁擠了大半天，他同他的蕙妹僅僅擠到財政廳底街口，這時羣衆底鼓噪，越發嘈雜，小孩們啼哭，婦女們悲號，男子們狂喊亂嚷，打成嘩啦嘩啦...

黃河缺口一般的雷鳴！唐建一面聽着悲慘的吶喊，隨着潮流湧進，一面舉目四面探望，探見前面高出羣衆一頭的幾個洋人，二男一女，夾在人山人海裏橫衝直撞，就記憶起昨日一位美國教士告訴他的消息，說是天主堂裏的神甫修士們要在今日帶着堂內的職員出城的話來了，他們有本國的領事和城防司令辦了交涉，直接地可以出城，毫無阻碍，他見着洋人是滿臉棕色鬍子，穿着黑青色的長套袍，就認定他們是天主堂內底神甫修士了．

“洋人既與城防的長官有接洽，出城是靠得住，我們緊匕跟着他們一道擠，出城是比較有把握，好吧；就拚命跟着擠，”

他的心裏是這樣想，身上便發生不可思念的力量，一面用右手牽着蕙妹緊匕貼在身傍，免得半途擠散，一面左手抱着恩兒，大着胆子捨死拚命地往前擁擠，擠了許多時，算有點成功，漸漸擠到洋人身邊了，可是氣喘得像匹拖着重載跑了遠路的驛馬一般．十分感覺疲乏同時也有點飢餓了，但管不了這些，他們緊緊地跟着洋人擠，很怕落了伍，不能一道出城，

五

當羣衆擁擠紊亂自相踐踏時，紳甫們却左撞撞右衝衝，橫行霸道地亂推亂擠，全似瘋狂了一般，平時登在聖壇上所講的什麼，"愛人如已""愛仇敵""有人打你底左臉，你把右臉轉過來也給……"的金句，現在都不適用了，也老早拋散到九霄雲裏去了。現在所適用的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侵略主義。所以他們一邊嚷前面湧如潮水的衆人讓開，自已好向前進，別人該落後；一邊舉起兩臂膀在前面的肉牆上亂推，推開了一點小縫，却把自已的身體衝進去，稍有抵抗他們的，馬上就受拳頭落在背上的敬禮；有幾個在他們面前的呆漢，死死地不讓；推也推不動，衝也衝不開，紳甫沒有辦法，不得不冒起火來了。舉起大拳頭，對準前面那幾人的背骨上搥了幾下，馬上就鬆動了。

"哎喲！你媽的，亂打什麼？"

挨打的轉過頭來問，可是他們確是文明國的代表，他們的回答仍是拳頭，

"哎喲喲！哎喲喲！不要打，我讓開，我讓開……"

"喂！洋人專講狠，打起人來了，快些讓路啊！快些

讓路啊…………”

怕挨打的很靈活地讓開，免得喫洋大蒜。

唐建跟在神甫後面擠，見了這種野蠻舉動，實在看不過眼，忍無不忍，他的義憤再也不能壓住，就用英語禁止他們：—

“Ah, a. father couldnt, do that, yau better not do it again

“喂！神甫不應動手打人吧，勸你不要再動手就好”

那神甫轉過頭來，鼓着兩隻碧綠眼，臉上露出威嚇的怒氣，大聲吼吽：

“Do you care to go out of the city, you fool?

“你要不要出城，你笨貨？”

‘Yes, why not ? ”

‘當然出城，又怎麼樣？ ”

“Ah, you care! you will know me at the gate. Better care what you say, if you………”

“唉，你要出城！到城門口你纔知道我，頂好你仔細點吧，若是你………,,

神甫憤怒極了，碧綠眼睛冒出紅火射在唐建底臉上，

張着巨口露着白牙，好像要把他活活地整個人吞下，其實他是想把盧建底臉部認清楚，記的確，好到城門口來報復報復．不知危險的盧建，不管三七廿一，只顧發洩自已無名的義憤，鼓着勇氣，仍繼續抵抗：

"what !Dare yau do any thing to me at the gate. Better care what yau do. why, a Christian miuister shouldnt behave like a nascal."

"怎樣！到城門口你敢對我怎樣？仔細你幹的什事！哼，基督教的宣道士不應有流氓底舉動？"

怒客滿臉憤氣實胸的神甫，聽了這句諷刺話就越發像火上加了油，兇猛得真像一匹母獅叫春一樣咆哮：—

"Well well! yau fool! care what yau haves aid! remenber-what yau have said! yau shall see in a moment. yau! you!fool!

"好好！你這愚笨東西！仔細你對我說的話，記清你對我說的活，馬上你就要曉得，你！你！這笨貨！

"Haha, all right, go and do! I don't care. you rascal, a Christian rascal!"

"哈哈！就這樣，去幹吧！我不怕你！你這流氓，你

這流氓式的基督徒。

他們快要動武了，可是洋人底腦筋并不糊塗，他們先動手打中國人，在場的人敢怒不敢言，幸有這個不怕事的唐建干涉他們，他說的話正是衆人要說的，他們若再打中國人，一定會惹起公憤。那就會要喫眼前虧了，只好暫時忍耐，等到城門口，再來和他個人算帳不遲。

唐建仗着義憤反抗洋人底野蠻的舉動，罵了幾句，心裏好過多了，就鼓着餘勇，隨着羣衆往前擠，看看離城門不遠；只是離城門愈近，擠得愈厲害：胸膛壓背肩，背肩負胸膛，脚踏脚，踵接踵，個個擠得怨天恨地呼娘叫爺，却一個不肯放鬆或退縮，人人擠往前進，只想 到城門口，再往前幾步，就均脫離己經熬凍過五六星期的地獄了。

擠啊！往前擠啊！快到目的地了。

六

“爸爸，我眞擠不得了，我出不得氣”

抱在懷裏的恩兒，一路來很靜默很忍耐，從沒有像別的小孩們亂哭亂嚷，現在却忍不住，哭嚷起來了。他把小孩換在右臂上抱着，將右臂提起來些，使小孩吸點新鮮空

氣，同時用溫和的言語好好地安慰他：

“現在好些嗎？”

“好些，只是太擠人了，現在我要回家去”

“恩兒忍耐些，我們擠出城去，好買些餅乾麵包喫”

“爸爸，有餅乾麵包喫嗎？還買點牛奶好不好？”

“好的，祗要我們能够出城到了漢口，什麽東西都有喫咧！”

飢餓了三十多天的小孩子，聽說出城就有東西喫，馬上就靜默了．忍耐等候着．安安穩穩地伏在他爸爸底懷裏．巴不得馬上就出城到漢口買東西喫．

唐建見小孩兒靜默了．就一心一意帶着蕙妹奮力往前擠，漸漸擠到了一堆沙袋跟前，阻住前進；沙袋後面原是安置機關槍底地點，因民衆擁擠的緣故．槍械已經移到別處去了．在唐建前面的幾個人，被後面的人們推送，跨上了沙袋，他也想乘着後面來的推送力．用力跳上沙袋，擠向前去的當兒，忽然羣衆中發出驚嚇的怪吼，接着在擁擠的羣衆裏起了極大的變化．好像急湍的潮流裏起了汹猛的巨浪，他看着蠅頭一般的男女老少，皇皇惶惶地左衝右撞

，四方亂竄，又望着前面的最前線，就是那萬目注視的城門口，起了極洶猛極巨大的浪頭，好像一顆大炮沉落在水面擊起了層層的波浪，向着四面八方激動推進一般．原來是一隊着灰色軍服的兵士，手中拿着步鎗馬鞭等武器，不分皂漆黑白，向着手無寸鐵的民衆迎頭痛打．打得衆人像瘋狗亂竄亂跑，你推我撞，互相掙扎毆打，以致全街底擁擠不堪的羣衆，頓時起了不可制止的驚慌與恐怖！站在沙袋上的幾個人，錯手不及，竟被前面來的猛撞和挫退，擠倒齇睏在沙袋下面了．

"哎喲！哎喲！不得了……"

倒齇在街上的餓孚不住地呼痛，可是再不能掙扎起來了．這時兒未倒齇的人們，爲躲避武裝士兵底槍柄，掙扎自己的生命，免得擠倒，也顧不到脚下叫苦叫痛的同伴底額了．老實說．在這生死間不容髮的當兒，誰也顧不了誰，只有保全自已的命根子底一線希望了．可憐那倒齇在地上的人們，竟作了那僥倖未倒齇者底肉墊和脚櫈，他們踏在臨時的肉墊和脚櫈上，用力跳上沙袋往前去擠，機會好的擠往前去了．倒霉的莫怪，從沙袋上滾下來壓齇在死尸

上作了第二層臨時的肉墊和脚櫈了，別人又踏在他身上好擠往前面去。

呼叫底悲痛眞有點慘不忍聞！血肉糢糊，確有些目不忍睹！可是擠在這街道中的民衆，個個瘋狂，全體麻木，一點也不感覺什麽是悲慘，什麽是惻忍！他們什麽也不覺得怎樣過不去，仍是前仆後繼絡繹不斷地往前擁擠，不住地往前湧進。祇有唐建和他的妹妹，身心充滿快將被人擠倒壓死的恐怖，却又沒有勇氣去踏在那半死半活躺在脚前呼痛不絕的同胞底身體上去掙取自己生命，左右爲難進退維谷，他躊躇疑懼幾乎成了白癡！

“哥哥，我怕我怕！我不得了！我不能擠了！我疲倦極了！我們回去罷！”

嚇呆了的唐建，聽着妹妹呼喊，才從昏迷中清醒過來，但在人山人海的當中四面圍得像鐵籠一樣，擠不得了回去吧，談何容易，怎能够擠得出咧？

“忍耐點忍耐點，我也疲倦了，現在已擠到這步田地，前進固險惡後退也不安全，不如從危中求安，死中求活吧，跟着衆人擠向前去，擠出城………”

他的話沒有講完，頓覺得右腋下受着人家的猛撞，痛得異常厲害，全身發抖，脚跟站立不穩了，感覺得快要倒斃，手臂上的恩兒漸漸也抱不起來．外面的擁擠覺得愈來愈緊急．呼娘叫爺的哀號，更激烈更悲慘，在城門口激起的浪頭却層層迅速地波動到身邊來了，他立刻看出來，那一些猛如虎豹的丘八老爺，快快用槍柄和竹鞭，像衝鋒般打到自己面前來呢！

“不好了不好了．縱不被人家擠死，現在會被士兵打死！危險危………”

他心慌胆顫，下意識起了痙攣．不知不覺說出這樣消極的話，同時他底心裡的眼睛看見死神，伸張兩臂向他微笑，他也準備着投到祂懷抱裡去，那管得人家會擠倒他，壓斃他，踐踏他，把他當做他們底臨時的肉墊脚蹬哩！

正在危險萬端千鈞一髮的當兒，後面的人忽然挫退了一些，讓出來一條血路給那幾位萬能的老總衝出左邊的方向去了，他才明白那左邊有條狹窄巷子，可以通到別的地方．

“妹妹，看，快點，那邊……”

他用手指指着，喘氣向他的妹妹說。

“妹妹，你擠不得了要回去，好了，機會到了。你看見了沒有，那邊有條小巷子，”

“看見了”

“好的，趕緊跟着我一路擠回去”

他們就乘勢鼓着僅有的餘力，往左邊活動的地方一擠，還好，沒有遇着頑抗的阻力，擠了半天，雖已覺得精疲力倦半死半殭，但已進到巷子裡面去了。

巷子裡面雖站滿了人，却沒有正街上那般擁擠。到了人稍爲稀少的地方，他把恩兒放下來，大家坐着憩息憩息，他這時才覺得自已底內衫被冷汗濕透了。貼住在身上眞覺得難過咧。

巷子內的人問他們既倖僥擠到城門口邊，爲什麼又折回來？唐建說是怕擠倒怕挨打，他們聽了這話大不以爲然，內有一個中年男子竟這樣半譏笑半嘲罵；

“怕打怕擠！既怕就不該來，既來就不應怕，這個時候，那有不擠不打的呢？怕什麼擠？你擠我也擠。怕什麼打？總不會打死吧，就是丘八把我的皮肉打得糜爛，只要

留得骨頭不斷，擠出城去，有了飯喫，後來總可以活得着吧！"

唐建并不見怪這人小視他，反佩服他底勇敢和決心，更恨自已的決心不堅固，自已的勇敢不能耐久。

"唉！擠了半天，還是臨陣退縮，功虧一簣，像前兩次一樣折回家去挨餓，今日回家，怎樣去見母親和妻子！慚愧啊！慚愧得要死！管他的再去拚命擠一下吧……"

他心裏雖要再去拚命，可是身體疲倦得要死了。肚子裡也餓得不能行走了，他探問他的妹妹底意見，

"唉！走都走不動了，那能再去擠得？今天危急極了，險些兒擠死了！

她滿臉現着疲倦的愁容，一口氣吐出心裏底意思。

明天再來擠好嗎？"

碰鬼啊，再來擠？"

"哼！不碰鬼怎樣？家裏沒得東西喫哩！"

'沒得東西喫，等牠去，喝點鹽水喫些糠粃那可以，或者用繩子把肚子細起來，什麼東西不吃，都情願，只是再不來碰鬼了！"

他們慢慢走，信口談，漸漸地轉到正街上來了，司門口的照壁下，圍着一堆人，他們想再憩息一會，也停住在那人堆跟前，看見一位中年婦女，衣服滿載污泥，足見她在地上跌到好幾次，身傍站一個男子也是滿身污泥，手掩着眼睛在那裏悲傷流淚，女人底眼睛哭腫得像胡桃一般，凸突在她瘦削的慘白臉上，眼淚哭乾了，喉嚨哭啞了，有人問他們爲什麼事這樣傷心，他們只搖着頭咽着氣，他們底悲痛，好像是難以言語形容的。

"唉！說起來眞是一言難盡喲！"

女人嘆了一口長氣，終於說出心裏的悲傷來了。

"聽人講城門開得很早，來得早的，出城很容易，不必挨擠。我的先生病了好些時不能擠，我們於是商量絕早來，今晨一點鐘我就扶着我底先生帶着小兒子一路來，在路上經過了好幾次盤問，我們說是逃難的飢民，人病了不能擠，所以特別早些來，兵士們看着我們可憐，也就不留意留難，放我們行走，好容易到了城門口，却一人也沒有，等了好些時，挨凍挨餓，身體麻木，失了知覺，但是城門總不開，等到天亮，强城的人漸漸多了漸漸擁擠起來了

正盼望城門會開的時候，不幸的事情却發生了！幾個老總手中拿着槍械馬鞭，忽然瘋狂般，向着我們亂檑亂打，我們就亂躲起來，你推我，我撞你，正在那紊亂的時候，我底久病衰弱的丈夫，就被衆人壓倒了，我下死勁把他扶起來時，我們將近三歲的小孩兒，就被那些沒有心肝的人壓壞了，救起這個沒有救得那個，結果…啊啊…哎喲…

她一口氣說了這些話，現在喉嚨塞住了，嗚嗚地放聲痛哭起來了！

唐建聽着這段慘事，汪汪的熱淚不知從眼眶飛滾出來了，覺得自己已遭着這慘劇一般，但看見自己的愚兒仍在臂上疲倦地靠着，妹妹也在身傍悲傷地站着，尙沒有十分擠傷，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他陪他們流了許多同情的傷心淚，肚子餓極了，就不得不離開這人堆慢慢地走自己底路，可是那對男女底悲劇和自己底心思，總離不開，却像一塊鐵重重地壓住在他底心上；

"我們逃走了三次逃不出城！這兩人逃不出城，小孩兒却先擠掉了！唉，還有那從沙袋上滾下來倒斃的同胞啊

！我們這些小百姓，難道是應該作這樣無代價的犧牲嗎？那是上帝才會知道！唉，連他也怕不…………

他正在糊思亂想，他底妹妹拉了他一下，說是到了自己住的門口，他懶懶地抬頭一看，正看見他底母親和妻子，憂憂慘慘地靠在樓上欄杆邊流淚哩！他一看見他們，那糊亂的幻想，雖是逐走了，可是現在湧上心來的，却是那三天以後，即會全家一起餓死的恐怖了！

漢新肥皂廠

本廠聘請優等技師專製各式日用肥皂如蒙各界惠顧請至本廠營業部接洽可也

地址：漢口流通巷河街上首

電話一八七二號

李榮眞印刷公司

承印書籍。
限期準確。
代印信紙。
定價低廉。
兼售文具。
精製賬簿。

▲武昌糧道街▼

▲電話一四四號▼

迎歡任無。顧賜蒙如

生活的太息

長　髮

從C碼頭上岸，跨過一條短短的橫街，轉灣，就是T巷。

T.巷正像一條衖子，狹側，陰暗。街道多年沒有修整，崎嶇不堪，許多挑水夫，常常從此穿過，滴得滿街滑濕，似乎這裡永沒有天晴的日子。低壓，濕潮的空氣，死寂地充塞着這巷口，永不有輕微的流動。陽光除在正午給這街頭瞬間的一綫微弱的恩賜外，再不肯多顯，就從兩旁的屋頂迅速地溜過了。兩旁的房子，都爲木壁，屋簷低下，戶窗的開閉，亂糟不齊，壁脚常是半節透濕，被蟲蝕續地

剝蝕，都像傾斜欲倒，也有已把木架撐起的．在這些房子裡，住有小販者，洗衣婦，也有檢字紙布屑的，大約都是這樣生活最低簡的人．

他們兩老夫婦，也是T.巷裡面的一家，住在這巷左面的中間，他們只有一間，僅有一間小小的房子，裡面異常黑暗，黑得幾乎日間都要燃燈．他們的臥室，煙灶，箱櫃，便桶……一切，他兩老簡單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都錯雜，橫擱在這小小的裡面．還有一架舊老，塵封的擔子，他們賴以吃飯的油榨豆腐擔子，也擺在他們的床頭．堆滿了，堆滿了，裡面更顯得漆黑，地面陰濕，一切物件都透得潮潤潤地，他們兩老在這僅堪容膝的小圈子內，傴促着，呼吸着，無聲地度着他們慘淡的落照下的殘命．

常常是這樣，當他拿着一隻瓶子和一個小杯到店裡去買醬油蔴油的時候，伊，他的妻就在家準備着他出門的一切．先把那床頭笨重的擔子移出，移到稍較光亮的門口，吹一吹去擔面上的灰屑．再到深黑的角落裡，捧出伊日間從車站的炭箱下，一個個拾積起來的炭珠，生起火來，洗洗手後，照伊丈夫所吩咐的檢了一些豆腐，置放箱內，伊

心中每每僥倖地預測着，今晚的生意，或能超出這個數目，故常偷偷地加檢一些。然後，提出已經擂破的方形玻璃燈，拭拭上面的黑烟，再添上幾滴青油……做完了，一切都已預備停當，伊歇着，靜侯丈夫回來，挑出很快地賣個乾淨，一片不留，伊是這樣祈禱，默默地。

已經是黃昏，在背光的工巷的人看去，這時却彷彿已是夜晚，他照例在這時出門，他想，早些兒出門，可以多做得點生意，他老了，挑着這副重擔，很覺費力。慢慢，冷寂地挑出巷口，一直到他平日所常去的一個寬敞熱鬧的街口，停住在這街口避擂的地方。

這時，黃色無力的斜陽，照映得空間的塵灰亂舞，他正面對着斜陽，他骯髒的衣服，形容和汚濁的擔架，敷上一層慘淡的薄黃，更顯得骯髒，汚濁和凄凉。他在這斜陽下，不動，也沒有叫賣聲，只管垂着頭，拿了小小的鐵鏟，冷漠地煎着豆腐——一片片地。人們在他的擔前穿過，穿過少有給他注意的，雖然，有些偶然見了，也不過是鄙夷的一瞥。

夕陽已沉，一切都轉入了夜晚的旋渦，直到這時，他

還沒有開始生意，他停下了煎熬。抬頭，期待着顧客，也開聲叫賣起來，期待，終於失望，叫賣，也是無数，除了一個小孩買吃一兩片外，其餘的人，還是個個地各自過着，不曾關心到它些許。

他愁了，輕輕地嘆喂一聲，他想，今晚的生意又不好了，比昨夜的更將要壞，他使了一把勁兒，把笨重的担子肩起，依他心中所計算的道路走去，在擁擠的街頭蹓過，他老了，太笨，幾次被兇急的人和車子衝撞，險些兒把担子撞壞，小鍋中的油傾出，他曾不則聲，只舉起了他遲鈍的老眼眨眨這撞他的車和人，唇邊好像魚嘴在水中吞吐似的咒詛的微動，轉灣抹角，好容易才走到一條僻靜的深巷，他停住在，停住在一個旅社的門前。

他向這旅社的門內，偷窺了一回，有些青年的男女正在明亮的電光下安逸地摩牌，也有的在樓頭玩琴，有吹簫的，唱的，笑聲，掌聲……… 這裏面的空氣，暖烘烘地，可說是最熱鬧和愉快的了，但他是並不眼熱這些，眼熱於他無益，他想，只想跨進門去，問問他們吃不吃豆腐，他只能這樣想，却不敢眞個進去，不敢。他退到担前，用

他曳長，沉哀的叫賣聲，傳送到這旅社的裏面，到鄰邊的家裏，到他的聲音所能及到的範圍，他竭力地呼喊，呼喊，管不到喉頭的斷裂，許久，旅社裏的人，并沒有給他一些照顧，只有寥寥幾個過路者，一片兩片地買去了些兒。

更深了，旅社裏面的琴聲唱聲都已停息，僅留得牌聲更聽得清響，巷裏行走的人，由稀少而零落了，他想，這裏已無生意可做，又把担兒挑了起來。

慢慢地，他又走了一些街巷，靜晚的呼聲，與梆聲相應，只覺凄凉！生意，連他所遇到的人，也不有幾個。

靜了，一切都已死沉，天空的星月，默默無語，各家的戶窗都關閉得緊緊，犬兒也在階前打盹，稀疏，高掛的路燈，閃射着淡黃微弱的光芒，連他自己一盞油燈，也像油涸了似的半明半滅，是時候了，他想這時已經是時候了，他決定回去，今晚的生意無望了！無望了！

他失望地垂着頭，獨個兒在漠落的街頭走着，穿過東巷，橫過西街，好容易才回到T.巷他的門前了。他的妻迅速地開開門來，破口一句就是問他今晚的生意怎樣？他沒有回答，只有一聲太息，悲愁的一聲太息！

漢口
歆生路
怡園

義順成

電話3580

本號所製新式鞋帽，精美絕倫，有口皆碑，兼售絨呢地氈，化裝物品，無不時樣新穎，至於價目，格外克己，諸君光臨，定能滿意：

一　　夜

譚　　天

今日薇羽女士又來了．

這次她很隔有幾天沒來，麥田驀落寂寂好像失了魂似的。

武昌一家旅舍底西隅，一間空漠的房裡，孤零零地睡着正在午覺的麥田，他朦朧中彷彿有橐橐的步調漸漸趨近，直等到他締聽清楚，喳喳的幾聲，房門開了。於是他即忙起牀，很欣然的，帶着玩味的審問道：

"這幾天那里去了，趕快說來！"

原來進來的就是他渴念相見的薇羽女士。她如纖纖的

楊柳，媽媽在溫柔的春風裡一樣，走近靠椅落坐後，卽默默地發出微微的嬌喘；好久，她那啓齒陰笑的櫻唇，浮上一些嗔意，說道：

"你是我底什麼人，這樣的審問！"

"你說我是你底什麼人？"他說的時候，遞給她一盅茶。

"你嗎？我底····"她笑瞇匕地將她那雙湖水的眼泉，綴泛烏溜溜的明珠，好像波瀾突來，蕩漾到左眼角上，瞟射他一眸。

"你底什麼？"麥田卽忙追問。

"我底····"她細膩的纖手，取下脅間底絹帕，抹抹她鷹嘴樣的鼻梁，咯咯地發笑了·

"還遲疑幹什麼？你底Husband就是了·"

"拍拍！"薇羽卽忙站起來，將茶盅擲在桌上，走近麥田坐的牀前，勞動她纖纖的五指，擣他底臉上幾下，她滿意，而且笑了；但是，她那雙雪藕般的手臂，已被麥田揑着不能動彈。

"哎喲！"薇羽雙脚蹬着地板，同時她那嫩白平滑的臉龐上，起了絲絲紅霞，大概手臂被揑的有點痛了·

"好容易打人！看你願怎樣與我取和．" 其實麥田底臉上，從來沒有感到有這樣的舒適，爲要求到更進一層女性底肉感，想方設計的繼續這場戲謔。

"爲什麼我要與你取和？這完全是你自己惹出來的事•"她申辯的說道。

'就這樣！" 麥田趁她沒有防備，低下頭去就吻她，她躲避迅速，他失望了．因得失望．更引起他百折不回的精神，"麥田！不．要…放肆　喲！"她呼喚底時候，早已"蓬" 的一聲，仰臥在牀上；任她怎樣逃避，掙扎，麥田如餓莩見着了山珍海味般地，將這吻的滋味嘗了，飽了。

忽然，麥田忙亂的放鬆薇羽，逃到房底一隅發笑，因爲他底眼簾裡，突閃入一位身材瘦長，臉顏晦黯的青年，灑着藍嗶嘰的夾衫，很頹喪的走進房來了。

薇羽從牀上爬起來，深深地換了一口呼吸，瞧見了這位青年，她那隱隱的一灣柳眉，微微愁鎖，像是煩腦被人看去破綻；即刻她又變換臉色，顯顯她掩飾的才能，口裡啐匕的吐，又將幾根零亂的柔絲，擱在如嫩筍般的耳上．

'吐什麼？" 青年溫和的問她．

"他絨衣上底毛，"她指着麥田回答，"這是你底好朋友，無理欺人，打他不羸，也被我咬了幾口。"

何必遮掩呢？分明吐的是麥田底口沫，雖然麥田果真穿的是絨衣；但是，我並不是豬喲！青年回轉頭去望了祇顧在笑的麥田一眼，心裡默默地這樣想，所以他說道：

"難道一種親愛的表示，也是欺人嗎？"

"難道打人，也是親愛的表示嗎？"

"不要寃枉人呀！"麥田哈哈的笑了。

"青山！不要瞎說呵！"她也同聲向這位青年撒驕的喊道。

"那未，你現在就打他吧！"青山又說道，好像沒有注意麥田的話。

"我是要報復他……"微羽臉容灩灩，生嗔的去打麥田，他並不逃走，也不回手，祇是畧微躲避，不，旁人底觀察是這樣，其實，他底躲避，卽是暗中迎接她底報復，"拍拍！""拍拍！"他底臉上，祇感到慈母撫摸愛兒一樣的溫柔，他恨不得卽刻跪在她底跟前，呼着：媽媽！請多給我一會兒摸撫呀！然而青山却早已扭阻微羽坐在一條紅漆

見方的櫈上坐下休息，麥田好不可惡青山多事呵！

"怎麽祇是你打他，他毫不回你底手呢？這總可證明不曾欺辱你了。"這場扭打平息後，青山向薇羽說道。

"那是因爲你在這里。"

"我在這里，他不便懲罰你底Kiss吧！"青山帶着玩皮的口吻說道。

"啞！你們都是一夥的，我下次不來了。"她一面恐嚇，一面覺得青山太險惡，又好像有所失的，後悔不該有剛才底舉動，被他窺去全境了。

"那就請原諒我所說的，爲着我的朋友，千萬請你不要履行你底話，做好事的也是人，這幾天麥田幾乎爲你瘋了。"

青山正向薇羽嘮叨以滑稽的請罪時，麥田很厭煩的望望窗外底天色，說道：

"這些閑話請莫嚕囌了，現在我們過江去看電影吧！"

"對不起，不能奉陪你們二位。"青山謙虛的說。

"爲什麽不去呢？"薇羽卽忙審問。

"我底事情很多，還要替愛人去買東西，還要去會愛人

，還要………”

一個流浪的人，是然祇有窮酸，容顏也祇有憔悴如哭泣在冬冷凄凄裡的枯林一樣，雖然稍有學識，然而，這是看不見，摸不到的東西，何況現代戀愛底道上走不通呢？固然，青山不過是說着寬寬自己底心；但是，今日底青山確是有了愛人，他底愛人就是新購來一本翻譯的俄文小說，心懸懸的想急于披閱；還有他不去的緣因，覺得他在他們兩人底中間，完全形成了傀儡；並且，他也有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底願望，不願做他們一層薄薄的隔膜，雖說他們並未曾宣佈已是一對戀人。

麥田踴躍的從他那口文皮的箱裡，取出一套新縫的春服換上，命茶房取水洗臉畢，薇羽替他打好領結，然後自己戴上禮帽，照照鏡子，整理清楚，無缺憾了；開步走，青山仍是堅持不與同行，掃興嗎？麥田是無這樣的感覺，不去，到可免嘗一些酸酸的味道，然而，薇羽却高低要邀青山去，麥田又嘗到酸酸的味道了。

有鬼，沒有青山就不能走路了，麥田暗暗地埋怨薇羽。其實，她是絕對不會向這窮酸小子發生愛苗底，她底尋

找愛人底公式，或許麥田還有幾分相符合，她之所以定要青山同往，不過是知道他底厲害，好像他一不去，就有恐怖的東西在等待她。

終于，青山被他們邀請同往了。

來往行人底街道上，其中擁擠有並肩徐行的麥田和薇羽，後面跟隨獨行的青山，他並不感到孤零，也不追上前去說幾句話，他祇覺得這樣和他們亂混，到像是馬弁般的，不但太無意思了。

青山暗地裡這樣思索，同時也注意到他倆底行動，薇羽完全是一套時髦的裝束，再加上她幾分原有的姿色，到很駛來好一些路人底眼箭，她似乎沒有注意這些，更洋洋自適地踏着高跟的鞋，響着橐橐的步調，窈窕其輕軀，滿臉呈現欣愉的歡情，斜頭向麥田獻上許多迷人的媚態。青山拿出他深探心靈底小手來，摸到她心底最低層，不代說，多是看上麥田西裝穿得漂亮，腰袋裡又有鏗鏘的洋鈿，而且又是小白臉，無容疑惑。麥田呢？他覺得榮幸了，有這樣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女偕與同行。

渡武漢江底小火輪，嗚嗚的一聲汽笛，告訴過江的乘

客開船了，落尾那些沒有趕上船者，痴呆地望着開去，麥田，薇羽，青山，倚在輪樓底欄杆上，也佔有他們眼睛裡底位置。

正是黃昏的時候。大地浮現蒼茫的色影，西際明媚的夕陽，戀戀不捨的歸去後，還回給宇宙一些嫣嫣的餘照；長空底流雲，靜靜地移成各種可笑的形狀；突出房樓底煙囱，寂寂地吐出裊裊的青煙；城市裡嘈雜的囂囔，隱隱地傳來與滔滔不息的江水相應和；溫柔的春風，陣陣地吻過青山底臉容，他飄飄然的心往神馳了。麥田和薇羽底嬉笑，閑談，他毫未顧及，當然，他倆是沒有嘗出這自然的風味。

"喂！你獨自一個人想些什麼呀！"薇羽算也是個有心腸的人，她覺得光和麥田周旋，未免太使青山零落了。

"我想……我沒有飯吃。"青山驚異的回轉頭去，知道這是薇羽過意不去說底話，他也就即刻回答。

"青山總是這樣的。"

"不願聽窮人底申訴嗎？那就算我想愛人吧！"

薇羽不再回言，祇是微笑，微笑裡面顯然含有嘲笑，

嘲笑除非鬼來做他底愛人。

輪船像斧頭一樣，劈破江心底巨浪，軋慈軋慈地進駛。

他們約莫乘坐二十分鐘底光景，現已在漢口一碼頭登岸，走過江漢關拐角底那里，一輛馬車招喚乘客。

‘到××影戲院，馬車！”麥田喊道。

爭論幾聲價錢，他們就坐了上去，麥田和薇羽並坐，青山坐在他倆底對面，成品字形。青山和薇羽底膝和大腿互相摩擦。一陣溫溫的微熱，如痲痲的電，從青山底膝而大腿，漸而傳遍全身，這種形容不出的感觸，他如迷如醉的飄蕩了。也如乞丐接受富人一雙銅板般的感激她，呵，女人底力量，原來是這樣的喲！多謝，多謝，多謝賜給孤零者底恩賞呵！

寬長的馬路上，飛馳來往的汽車，咆哮的聲嘶，好像要將那些勞動兩腿底行人一口吞噬，以便大顯威揚；就是馬車，可也是馬路上一位霸王；其餘，拉跑的人力車，也多如嘍囉般的。

“將來汽車這小小的風願，想是辦得到的。”麥田自言自語的念道。

"可是不但沒有車子坐，反而拉起人家跑底車夫太可憐了。" 青山也有意無意的說一句。

沒有那個睬青山，他倆都覺得他討厭，每次所說的話，總是不合他倆底聲調，麥田甚至又埋怨起薇羽來；薇羽也煩惱這是多餘的，人家拉車，不知關他底什麼事。

馬蹄跌跌的步調，和隆隆轉動底車輪，現已停息，因爲已到影戲院了。

買票入場，影片已演放了幾幕，雖有說明，而不知前段底情節，仍然是莫明其妙。青山默匕地忖度其中底意義，他倆抱着滿腹看電影底熱誠，似乎是喪氣的，閃動的銀幕上，也毫未注意，祇是趁着這黑暗的時候，脚手不知動些什麼。然而，若是有接吻和擁抱底動作，他倆却又起勁，高興了；但是，這樣甜蜜的動作又很希有，未免太難堪了這一對不遠千里而來的戀人。

電影完畢後，他們從人縫裡擠出來，依舊回到臨江底馬路上，已是夜幕沉沉。天色黑越越的看不見半顆星光，東方一簇老大的烏雲向中空飛馳，江中除掉耳擁底波濤，就如死一般靜寂，有時也還有夜行底輪船，冒出散亂的煙

火，或一聲兩聲汽笛底嗚咽；隔江底對岸，烱爍一列參差的燈光，茫茫地可以看見房屋壘壘的輪廓；這邊底馬路上，也還有行人，及各種的車子，都像是奔走他們底歸宿。

"今晚電影底意思，你們知道嗎？"光走路很覺寂寞，薇羽想出一句話來問。

'還不是讚美愛！"麥田回答．

"我覺得不是這樣。"青山說道。

"那就請說哩！"薇羽急于想知道。

"這是說世上沒有愛，除非到生命底盡頭，死後。你看其中底情節，一對陌生的青年男女，在路途邂逅相逢，於是相愛，終至結合爲夫妻，後因嫉妬，忌憚，各人底自私，以及各人種種厲害的關係，愛情就逐漸破裂，而他們却都用欺騙的手段仍舊維持這對形式上底夫婦，等到髮蒼鬢白底時候，他們又死灰忽燃的重新相愛，然而死神已降臨到頭上了。"

"誰信你底，那里死後還有愛哩！"麥田反駁青山底話。

"那就是說世上沒有愛。"青山從新又解釋。

"阿呀！下雨呢？"薇羽驚訝的仰望烏黑的天空。

"眞的呢，我們趕快過江吧！"青山撮下禮帽，幾滴雨點落在他的額上。

這時已是驟雨淋漓。他們急忙站在路旁底樹下躲避，青山很想趕過江去，不過犧牲衣上粘幾點雨；但是，麥田今日偏又是新縫的西服上了身，而薇羽底衣服又祇能美觀，經不起半點雨底光顧，於是他們就在這里討論進行了。

"怎麼辦呢？"薇羽問他們二人。

"開旅館去！"麥田回答。

"開旅館……"她有點遲疑，麥田毫不介意的呼喚車子。

他們從雨打着的車蓬裡面出來，慌忙的走進電光閃耀的××大旅社，茶房用懷疑的眼光注射他們，麥田若無其事地到很泰然，青山恨不得卽刻向他們申明理由：無知的茶房喲！千萬不要誤會，這是我們底女友，實在是因爲大雨不能過江了。

"還有小房間嗎？兩間。"青山問過茶房後，輕鬆了許多，因爲這總可以畧微表白他們不是爲汚濁的行爲而來底。

"沒有了，祇有大的，先生！"茶房回答。

"開開看！"麥田說後，茶房即領他們到一間房裡，內面有兩個牀舖，棹，櫃，沙發，洗臉架，一切陳設都有。

"好嗎？"茶房問。

'算了。"麥田回答。

他們吩咐茶房，叫了幾碟尋常歡喜底菜，吃過晚飯，靜坐清談，沒有興味；睡去？時間尚早；抹牌？還差一脚。何以消遣呢？到底麥田聰明，他想到了消遣底方法，而且很高妙；他底高妙的方法，就是女人。他想：女人除供男子底玩物外，就別無他用，平素，每到星期六，他很守時刻的過江，開旅館，弔堂，有時還要……，近來，講句良心話，却很隔了些時候，因爲他以妓女的職務，請薇羽女士代勞了。

今夜雖有薇羽，他還想嘗嘗這混合底滋味，便又可以消散一消散寂聊。

他按一下電鈴，青山，薇羽，都不知他要什麼，等到他在桌旁落坐後，才說道：

"我們弔個堂來給薇羽看看。"

"拿堂條來！"茶房走進房來，他又說道。

一會兒，走進一位十五六歲的姑娘，蛋臉，桃容，時浮引吻底蘊笑，一雙媚人的鳳眼，紐來紐去的勾人底魂，服履還時髦，姿態也輕佻。

'呵！原來是你，好久不見了。'妓女向麥田說頭句話。

妓女接過麥田遞給她底一隻紙煙，投望薇羽一眼，活潑的挽着麥田底頸項，咬着他底耳，鬼鬼祟祟的低聲問道：

"她是誰？"

"她是我底二姨太。"麥田也低聲向妓女底耳際回答。

'鬼！她是你學校裡底愛人，是不是？'妓女拍麥田底肩一下，也有點不相信他底話。

"麥田！小心些呀！"薇羽知道是講她底什麼。

"呵！真是，你還是這位先生叫來的呢。"麥田抬頭一笑，卽又手指青山，向妓女說道。

"不是！不是！"妓女預備走向青山底跟前，青山卽忙拒絕。

"是！是！"麥田又說道。

"不是！不是！'青山底臉紅了，妓女也不知怎樣的好。

"來！這里。"薇羽發出突然其來底聲音，他們都用驚異的眼光投射她。

"那位先生眞忠實，他底愛人沒在面前，也怕與你們接近，"妓女不好意思的坐後，薇羽握着她底手臂，指着青山說道，麥田惶惑這是借人發洩底言詞，"其實還有什麼關係呢？"他才如擲下水裡底石子，將心沉落了。

"你家貴姓？"妓女音浪清脆的問薇羽。

"我姓X。你是那里人？"

"揚州。"

"怎麼又說此地話呢？"

"我已來此地多年了。"

"皮膚到還細嫩，而且又白哩！"薇羽摺展妓女底衣袖，細視臂膀。

"那有你家的。"

薇羽又悄悄地將手插進妓女腰間底衣縫裡，妓女"嚶呢咀咀"的將身雙扭轉，莫不是羽薇底手摸到妓女底乳房了。

"不要動，吃吃飽子。"

'薇羽你眞勝過我們男子呢？" 麥田微笑地向薇羽說道。

"難道男子能做底事，我們不能做嗎？" 薇羽回答。

"那倒不錯，這是高唱女權運動底士女應賞底權利。" 青山不說就不說，一說就要暗中帶刺，以致每每惹人憤恨，當他無意之中參加這一句之後，薇羽好久回不出話來，最後她祇有不理，索性加倍揶揄妓女一回，以便更顯她勝過男子底本領，湊合他們底興趣。

"我們親個嘴吧！" 薇羽底右手搭在妓女的肩上，用力將她底頭圖攏來，自己也將頭就去接吻。

"哎呀！你家……" 妓女忸怩。

薇羽和妓女如舞台上底丑角，正在精精有味的表演笑，談，阿癢，撫摸，以及各種動作底時候，青山似乎坐得不耐煩底從腰袋裡掏出錶來，瞧後，妓女問他：

"幾點鐘了？

"差不多十二點。" 青山回答。

"時候不早了，我走？" 妓女請求薇羽，薇羽點點頭，妓女得到許可，站起來預備走，同時又說一句：" 先生們

坐坐！"

"慢點，不問過我就走嗎？"妓女走到門口，麥田將她揪扭轉來了。

"我還要出堂呢！"

"那就照平素一樣。"

沒有辦法，妓女祇得獻給麥田一吻，這就是她平素出堂底老規矩，每當妓女去時，須得接吻後才准走。

現在他們祇有睡去底勾當了。麥田和青山同榻，薇羽獨佔一牀，這未免寂寞了她一個人。麥田也深刻地替她念及這一層，假使討厭的青山沒在面前，他倒很願意做個寂寞者底安慰人。薇羽不免也有點恐懼：該想他們沒有異樣的舉動吧！？青山這窮小子，諒也沒有這樣大的胆量，倒是麥田就不可預測，不過好在有青山底保障，然而，可惡的保障喲！青山以為這牢不可破的男女界限，可不必看得太嚴重，莫說是隔牀，就是同牀共枕，祇要我們底心正，又有什麼關係呢？可是以麥田而論，他却放心不下：尤其是當未睡之先，他倆在走廊上私語了好些時，更引起他底懷疑。

其實青山確也不是防備他倆有什麼行動，無奈他底脾氣古怪，每到睡底時候，須得格外肅靜，不然就不能安眠。或許漢口底旅社較各處特別，從黃昏到天亮總是紛擾通宵，今夜當然不能例外。青山默默地合上雙眼，四處底響動更清晰地振耳：時而有人踏着地板或樓梯“嘎達嘎達”地發聲，隔不一會兒即是‘琳琅琳琅’的電鈴搖振，茶房也毫不遲緩地回答；“來了。”隔壁房裡又是竹林之戰的“乒乒乓乓”，不斷續的胡琴，妓女時揚起嬌脆的高調，忽拍桌打椅，慢點又哈哈大笑。青山聽到旅社裡底一切，愀然不樂的翻一個轉身，暗念道：“糟了！”

薇羽像是在夢中輾轉一下身隻，即無動情了。麥田懷抱薇羽底寂寞，悄悄地也步入了縹緲的睡鄉，他想：青山這隻豬該也睡覺了。不忙，試試再說，“青山！”他喊一聲之後，沒有絲毫聲息，這才破解他底疑惺。於是輕輕地揭開被褥，慢慢地溜出被窩來，惴惴地爬下牀舖，一面以驚恐的眼光回轉頭來望着青山，一面很小心的移動他底脚步，好在脚上沒有穿鞋子，風都沒有惹動就走近薇羽底牀前，撥開帳門遲疑了好一會，終于被燃燒似的淫慾鞭箬他上

牀了，俯身下去，用顫抖的手握着薇羽托在腮上底手臂，她從朦朧裡醒來，首先也略微帶有驚異的神情，然後注視以愛憐橫溢的眼光，麥田才大胆地說道：

“我愛你，薇羽！”

“麥田，我也愛你喲！”雙臂挽抱他底頸，挨近她底臉。

…………………………………………………………

他糊糊塗塗的離開繾綣的夢境，似乎還有少女底肉香；等到他完全清醒時，原來還是一場樂意的夢．不知那里傳來喳喳的響動，他以為是薇羽底牀舖搖振。該不是青山上薇羽底牀去了吧！？當他懷疑的時候，早就將手插進青山底被窩裡，而且摸到了他底脚．還好，青山仍舊睡在這里，這才放心了。即刻，他又感覺褲裡有冷冰冰的東西，伸手摸去，却濕滑滑地粘手哩！這引起他咀嚼到夢中底餘味，很不得仍舊繼續這場甜蜜的美夢。

青山始終還是假裝睡寐，他聽見麥田唧哩咕嚕夢的話，糢糢糊糊可以辨識一二句；像麥田呼喚他底名字，及“我愛你，薇羽！”他是聽出來了．又聽到他從夢中醒來，當麥田底手摸到青山底脚時，他幾乎要笑出聲來。

好一會兒，麥田又從牀上爬起來，青山不免也有點躭心他是偷去薇羽那里底，然而拖着㗖嚓低奏底拖鞋響到房門口去了：然後呀的一聲開門，隨即又礎的一聲關了。

不久青山又聽到他從外面進來，走近牀前，青山睜開眼睛望他一眼，麥田卽忙說道：“剛才我大便去了。”青山知道他是表白的言詞，卽又合上雙眼，好像正在甜睡底時候，被人擾醒，隨又追戀舊夢。

這時大概是達天亮的時候了。假如沒有隔壁房裡門牌聲，免強可說是淸靜的時候：青山也樂得睡一刹那，“媽的，一夜沒有上街，也把我唑一牌淸一色！”隔壁房裡忽然發出巴掌聲，和歡呼的怪叫。青山驚醒來，倘使他有手鎗，馬上就要跑過去打他幾個防害安眠者，然而他祇能獨自憤恨，怒駡！

窗戶底縫裡透進一綫光芒，青山以爲大地還縈繞在灰色的晨光裡。街上時有汽車底飛馳，小生意底叫賣，各種嘈雜的爭鬧，青山聽到這一切，知道有點不對了：爬起牀來，打開窗戶，‘呵！’他不覺失聲一句，驚醒了薇羽，“天亮了嗎？”她問青山。

"還是天亮？恐怕是正午了。"

薇羽喚醒麥田，他也就卽刻起來了。於是他們整理衣冠，洗漱，付清旅費，走………

他們離開旅社，又跟跟蹌蹌的行走在行街頭了。

青山仰望適溫的春陽兒獰笑！(完)

燮記照像館

美術照相
首屈一指
價目優待
與衆不同

軍政要人，商學鉅子，均喜責臨敝館拍照，可見敝館優點，有口比碑。諸君光臨，定能滿意

地址黃鶴樓

警　醒

食品公司

人之大欲飲食爲先，本公司專製中西糕餅糖果麵包，並售汽水冰淇淋，如蒙賜顧，格外歡迎。

地址武昌曇花林

死　刑 (獨幕劇)

胡菊儂譯

人物：加羅斯·伏郎德滋·德·拉娃·

安東尼·亞斯巴察·

牧師·

管獄長·

佈景：一間石壁的獄牢·一架帆布牀，上舖着灰色羊毛氈子·一把木椅，一張木棹，棹上有燃着的燭·由背後石壁上安放着很高的那個有格子的窗戶裏，可以看出外面是一個無星的夜間·安東尼置身於帆布牀內·

兩肘擱在膝上，其頭埋在手中．門開了，管獄長引着加羅斯進來了，而他仍不抬起頭來．

地點；這事發生於墨西哥某城的一個獄牢裏．

加羅斯．(好一會沒有得着安東尼的話以後)．安東尼，你願與我談話麼？我就是你的弟弟．

安東尼．(抬起頭來)．聽說你是要來的．

(他從頭到脚細細打量加羅斯，不放鬆他身上的任何一點……他那貴族派的風度，他那重價的衣着，他那鑽石的肩巾別針，他那優美的大衣……　……這外面的一切都顯示他是幸運的一個寵兒．他的額部黯淡了．)

安東尼．據說我們倆是親兄親弟！誰相信呢？是的，我記得很清楚，母親多年前告訴過我，說我有個弟弟——一個同胎的弟弟——他是又有錢，又有勢．我想她還告訴過我他的名字………加羅斯………是不是？

加羅斯．是的．加羅斯．伏那德滋．德．拉娃．

安東尼．為什麼還要加上……德．拉娃．……呢？

加羅斯·那是我們父親的名字·母親沒有告訴過你嗎？

安東尼·不，她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倘若我知道了你的名字的時候，也許我老早寫過信給你了………我是有時想到那事的·

加羅斯·你怎麼不向她問問我的名字呢？

安東尼·我不知道………也許我是太懶吧？也許我想來你不會留意我這個的喲！

加羅斯·在我，是很願意你曾寫過信·

（他們倆沈默着·彼此都不知道說什麼好·加羅斯開始打量他的哥哥了·安東尼完全沒有一個罪犯應有的特殊的標記·他們的面貌很相像·安東尼的皮膚，因營養的不良，面顯示一種蒼白色，他面部的下半截，因兜腮鬍的叢生也有一種藍色陰影——這些自然要減去一部份他們的類似，然而也不能十分抹殺掉這個·看他那樣兒是不喜多言的·他的面部表現出一種含寃的不平的神氣，這特別是在他的沮喪的眼中，和眞正含有苦痛的嘴上，看得出來·）

安東尼．（破除沈默）．母親祇告訴過我，說她不能够担負撫養兩個同胎的嬰兒，所以她送了一個給我們那有錢的父親，而自已却留下了那剩下來的一個．你看，我們一出世就是不幸的．（飲恨無窮）．爲什麽你的命運好，我的命運壞呢？

加羅斯．但是我也那樣問過我自已，哥哥！爲什麽我們倆的命運是這般不同呢？我們倆是同樣無辜，同樣還未成人的．是誰在指導我們母親的選擇呢？是偶然嗎？是上帝嗎？

安東尼．那怎麽會是上帝？他們說上帝是公正的．試問我有過那一類的公正？我們倆都沒有造過什麽孽，叫我們應得一種善報或惡報．可是我們之中，有一個已被罰來受苦受難了………，爲什麽是我而不是你呢？

加羅斯．有許多事情是我們不能够懂得的．我們千萬不要疑惑上帝．也許我們祇是外表相答哪．也許我們的靈魂有一個不同的過去………渡過別樣的生活，有過不同的經驗，而我們現在的命運只不過是，我們不能記憶的一些我們所造的孽的公正結果．

安東尼・(劇烈地)・我不相信你這話・若是我們的母親留下了你，却把我送到父親那兒去了，誰說你不會是囚犯，而我不會是誠實人哩！你有什麼功勞該受好報………你被人教育過，被人注意過，也被人引到正路上去過，而我却被拋到垃圾堆裏面去了………誰應該負責我的犯罪呢？

加羅斯・不要動怒，哥哥，你是確被犧牲了的，我不相信父親不會撫養我們倆的・我不相信他會置我們倆於不顧的・只怪母親把這件事情隱藏得太秘密了啊！

安東尼・(慘淡地)母親是很疼愛我們的・若是她把我們都送給父親去了・那叫她未免太難受了・既然我們那富有的，出自高貴門庭的父親，不能容納一個下賤的工女爲妻，母親也只有那樣做法・我不幸・然而不幸的不只我一人・還有我那可愛的母親囉・

(一個哨兵遞過走廊，接着是一個槍的震動聲・安東尼開聲而榴，戰慄不已・)

安東尼・時間是在過着，還不見赦書來・

加羅斯・要來的，哥哥，無疑惑地牠是要來的・我要

陪你一同等．他們已經答應我與你同渡今宵的．

安東尼．什麼時候了？

加羅斯．(看錶)．九點半．

安東尼．不早了．

（他起立，解着領帶，好像是這個閉塞了他的呼吸似的．他慌慌張張地四面望着，上上下下地踱來踱去，後來，就在牀上坐下了）．

安東尼．你在什麼時候才察出我們是手足的呢？

加羅斯．昨天．

安東尼．母親可曾寫信給你講到我的事情？

加羅斯．是的，她囑咐我，叫我想法子來搭救你，自那時起，我是沒有休息一下的．我沒有剩下一件事情未辦的．

安東尼．(注視着加羅斯………一頓)．可憐的女人囉！當她聽見我的判決的時候，她幾乎瘋狂了．這次為的是要看她，我才到城裏來的．我知道若是我來了，他們就會捉住我的，但是她病得很厲害哟——他們說她是要死了哩！所以我就來了，結果就是他們捉住了我．那是沒有辦法

的．

(他由荷包裏掏出一盒紙烟來遞給加羅斯)．

加羅斯．謝謝你，哥哥，我不吸烟．(趕快地)．不要見怪．你自已拿一根吧．我已經吩咐他們馬上備晚飯來我們倆同吃的．

安東尼．那嗎，用點酒咧？(拿出瓶來)．是好酒呀．管獄長給我的．他是個好傢伙哩

加羅斯．酒我也不喝，哥哥．我從來沒有嘗過酒的．

安東尼．(難過)．你們是受了教育的！我呢？沒有！在九歲的時候，我就開始吸烟，到了十四歲，對我，醉酒簡直是一回平常事情了．

加羅斯你沒有住過學校嗎？

安東尼．沒有住過．我連字都不認得一個哩．這說來都是很慚愧的．

加羅斯．你學會了什麼手藝沒有呢？

安東尼．不，我從來也沒有學過什麼．我是個無賴漢．我喜歡偷懶．我喜歡跑街．十五年以前，我是窮得什麼也沒有，所以我就不得不到處謀事做．我在一個工廠裏面

找着工作．工頭說我很能幹，格外地想提拔我．我才開始喜歡工作．我就停止喝酒．不上幾年，我也就娶了親．

加羅斯．你也娶了親的嗎？

安東尼．(長嘆一聲)．不錯，弟弟，我有一個家庭，連我也有一個哩！雖說是很卑陋的一個吧，但是是我自己的啊．那已經過去了的時光是多麼愛人啦！於是我打起精神來工作着．我們有了兩個小孩子了．我買了一塊小地，錢是可以作長期繳完的．想想我和可憐的羅賽柳建築在那塊地上的一些盼望啊！每逢禮拜那天，我們倆總是一道去圍繞着牠走的．繳清地價，造所房子，這兩種想頭，不異是我們的天堂．你以為我們的野心太大了嗎，弟弟？我們沒有妄想過什麼廣大的區域和雄偉的宮殿．我們的盼望只不過就是：幾碼土地和一間磚房而已．唉！窮人似乎不應該存什麼盼望的；雖說是很微小的吧，也是不能實現的啊！

(他沈默一會，回憶往事，不禁情動於中)

安東尼．你有土地嗎？

加羅斯．多得連我自已也覺得難以為情．多得連我看

也沒有看完過·

安東尼·（不大注意其弟的回答，心中充滿了他自已已往的舊事）·一天晚上，當我正離開工廠的時候，一個軍官忽然將我叫住，吩咐我跟他一路走·他把我帶到一個軍營裏，在那兒他們給了我一套軍衣穿，並且命我加與預備次日出發到莫爾老斯去的隊伍去·

加羅斯·他們就那樣不打召呼地把你拉起走了嗎？

安東尼·是的，我眞不能够講出我心中所感受着的那種憤怒，當他們還沒有得着我的許可就判決了我的命運的時候，我是從來不知道恨惡的，可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恨惡强權和不公正起來了·你要知道，當時，我的良心還未死·當他們頭一次把一隻槍放到我的手中——放到我那只知道運用器具的手中——的時候，我的心翻了，我自已如有所失了·我承認——我是很怕的呀！我感覺到殺戮的恐怖！（他苦笑着）·這是什麼意思！他們敎我以殺人的方法，現在他們反倒要來殺戮我了，因爲我實行了他們强迫我學得的那種本事！聽呀，弟弟，聽我這個爲殺人而現在被定成了死罪的話呀！聽我這個不知道殺戮了多少人的話

呀！我覺得我的眼睛昏花了，我的心從胸口跳出來了，當我頭一次加與了前線軍隊，而在殺戮着一個跪在我面前求饒的，不幸的，印第安人的時候！

加羅斯・多怕人啦！

安東尼・是的・我所感受着的那種痛苦啊，當我遵守將軍的命令，幫忙同伙兒縊死我們所捉着的土匪的時候！我對你起誓，弟弟，許多次數，沒有一人在我身旁的時候，我哭啊！是的，我，土匪頭子，安東尼・亞斯巴察，我哭呀！

加羅斯・可憐・

安東尼・一天，土匪與官軍開仗，官軍大敗而逃，我就做了俘虜了・起先，我打算逃走的，後來，他們却打動了我的心・土匪頭子對我們講着自由，平等，他說他們的主義是正大光明的・當政府是被推翻了的時候，壓廹將要終止，人人可得快樂，窮苦不會再現，大家皆有地土・並且還有許多別的好處呢・最終，我就相信了他們的反叛是一種自救的工作，我是這般相信法，所以我也就成變一個頭目了・我覺得我自已是高尚了，因爲我再沒有爲我自身

，和我自身的利益設想，我只是爲着全民族的利益設想．我要土地屬於公有．我要人類皆是弟兄．我要大家皆有飯吃．當我們隱藏在莫利羅斯森林裏的時候，我對我自已說，「太陽是公有的，空氣是公有的，地土自必也將是公有的了．」（他的熱情使得他的兩眼發紅；他忘却他現在所處的環境了．）他們對你說我是土匪，那他們是錯了！我不是土匪，我是一個革命家——一個釋放者呀！

（加羅斯沈默不言）．

安東尼．（因加羅斯的沈默而發氣）．你爲什麼沈默不言呢？你想我的主義是壞的麼？你想我是個罪犯麼？是的，我明白了！你們是富人．自然，你們的看法就和我們的完全不同．像你那樣不憑己力而得爲一個多財多地的主人翁，你自然不能够與一個勞碌多年而仍不能得着片土的區區我，有同樣的觀念了．得了財貨的搶犯，和丟了東西的失主，判斷事物的標準也完全兩樣．你餓着肚子，和你飽着肚子時的思想，也永不會相像的．但是要懂得這一層，（沮喪的神氣）．懂得這一層——我所流的血，不應該只是我一個人去負着責任的．

（他的兩唇顫動着）·

加羅斯·我可憐的哥哥，我相信你的心是誠實而且善良的·我相信那是人類的不公正才叫你這樣的·你的恨惡也是由於富人的自私和漠不關心而產生的喲——實在，在你流着別人的血的時候，他們也就是你的同謀…………

安東尼，（兩眼發光）·你讚許我們的革命囉！你讚許我和我伙伴兒的行動啊！

加羅斯·不，因為你們只不過是以一種新害人的東西而改換了一種舊的罷了·用着恨惡的手段，你們是永不會使這世界實現什麼如像弟兄團體的組織的·不錯，你們是被別人引到錯路上去了的，然而那些做着你們的引導的人，他們自身也是被錯謬學說引到錯路上去了的哩·

安東尼·（不肯屈服的神氣）·無論怎樣，地土總應該是公有的·

加羅斯·但是我們也是那樣想法………我們這些正同你們一樣關心國事的人們·我們所走的路雖不同，我們所得的結論却一樣………你們什麼也沒有，我們却有比我們應得的還要多·的確的，我們沒有權利佔有比我們能够用

掉的還要多，而你們和其餘許多人却什麼也沒有・

安東尼・(垂頭喪氣狀)・連我所有的那一點子地也從我手中奪去了哩・

加羅斯・哥哥，我對你起誓，爲要紀念這個莊嚴的現在，我要懇求父親，叫他分出三分之一的土地給他的勞工・

安東尼・我要爲這個感謝你・

(管獄長提着一籃加羅斯所吩咐照辦的靡費的食品上・他們坐下來吃，安東尼却被這食品塞住了氣・他起立，如受了刺激似的開始走着・)

加羅斯・你定要吃一點・吃一點，就要睡得好些的・

安東尼・睡！我不能够睡・我覺得這兒有一個大石頭・(摸着胸口)・我怎能够睡哩！若是赦書不來，明天早上………早上………

加羅斯・要來的・

安東尼・你相信嗎？

加羅斯・靠得住的・

安東尼・不要想我是害怕・不，我並不是個卑怯者・

對我自已，我是連死都不在乎的．但是撇下妻子和兒女……她不能够賺錢養活他們，而他們也還沒有長到做工的年齡，那他們只有討飯了．

加羅斯．不，你不需要畏懼那個．你的妻子和兒女都要在我的庇護之下．告訴我，我可以在什麼地方找着他們．

安東尼．你可不必到處去尋找我妻．若是她此時不是在門外睡着，天一亮，她定要在這兒．我已經和她道過來世再會的話了．（他的熱情使他的氣息阻塞，他起立，吞下不少的酒）．我口渴得不得了了．燒死我了．我想我定有熱病．我的骨疼，我的口乾．我不能够吐氣了．這太厲害！讓他們來殺我吧……那我還受得住………但是這種靜待………這種靜待是多怕人啦！

加羅斯．我相信赦書會要來的．你睡睡看．這可以使着等待要容易些．躺下來吧．脫去大衣和鞋子．那兒．那兒要好些．

（他從荷包內取出一本書來，就在燭旁坐下了）．

安東尼．你預備做什麼？

加羅斯・我預備唸點東西給你聽・這也許會使你安靜些的・這是一本很美麗的書哩・

安東尼・(猛然起立)・是的，是的，是爲你們的！爲那些在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離開這個應受咒詛的地方的你們的………是爲那些明天還可以看見太陽的你們的喲！但是爲我………(神氣沮喪地坐在牀上)・太陽！啊，能再在陽光之下散步着，那是多麼愉快的一件事呀！告訴我………若是他們赦免我……… 若是我可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你要給我一小塊地的咧，弟弟？

加羅斯・是，是，自然，任憑你要多少・

安東尼・我要作工了・我也知道怎樣作工了・你看吧・羅賽柳和兒女們也要同在那兒・我們要坐在陽光之下・我們將要多麼愉快啊！(他躺在牀上)・磚房！我們畢竟是要造磚房了・我們也將有所花園………裏面有花草………有葛藤……… 羅賽柳將要………

(他的聲音終於沈默了下去，他睡覺了・這是個寂靜而且可怕的沈默・加羅斯是以全副精神貫注在這心平氣和睡熟了的人身上・在他面上，有着貴族的質狀———或

着在他的靈魂裏也有着這個吧！死刑的兇悍，和牠的不可言說的殘暴，怪狀，都一絲不漏地活現在加羅斯的心中，眼前．這個被判決了死罪而天性却是善良的人是如像一隻兇悍的野獸，因蠢蠢無知的緣故，做了錯事，而受了不公正的法律的處分一樣．他記起他從前在書本上所唸過的一句話了，「以屠殺懲殺罰屠殺，卽是人類的正義，除此以外，別無良法．」他發着很低聲的怨言………）．

加羅斯．矛盾啊！以污點擦去污點！以更多的血洗去血！論理，誰是罪犯呢？不錯，這人曾經流過人家許多血………然而他是不是上司們的一個工具………由他們爲自已使用而造成的一個工具………不幸半途忽從手中滑脫而變爲一個反攻的工具？屠殺就是犯罪．不錯．那嗎，爲什麽假借法律的名義而犯這罪呢？誰敢說在上帝的眼前，這個屠殺是要比另一個屠殺要來得公正？因爲無論在那個屠殺的事件上，有一隻褻瀆神器之手，掀開了永生之門，毀壞了死之玄妙的尊嚴，紊亂了一個系統，並且也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投下了挑戰的宣言！………

但是進化呢？那曾經給與了我們人類以共同生活而有

着難以言喻之確實性的進化！那曾經毀滅了「巴斯弟耳」獄，擊碎了牠的鐐鎖，取消了從前那駭人的獄牢的進化！那曾經從執行死刑者的手中奪下了酷刑的器具，並且也撲滅了宗教裁判所的火刑的進化！進化是不是因今日死刑的仍然存在而會停止其作用呢？正義……博愛的曙光不久就要出現……愚魯是萬惡之源……愚魯是非毀滅不可的呀…

（他的思想漸變凌亂，睡眠克服了他．他的兩膀交叉着擱在棹上，他的頭慢慢貼到上面去了，他睡得很熟．漫漫的長夜不停留地過着．不知什麼時候，一個關門的極猛烈的響聲，把他從好夢中驚醒了．一個如像黑影子的東西立在他的身旁．那就是牧師．時候到了．加羅斯用着滿有恐怖的眼睛望着他的哥哥．

加羅斯．是，是………是天亮了嗎？

牧師．是時候了．

加羅斯．（畫着十字）．聖母瑪利亞呀！

安東尼．（醒了，跳起來）．什麼事？（他望了這個又望那個………顧加羅斯）．我明白了．你欺哄我．你做的好事啊，

牧師·(將手放在安東尼的臂膀上)·我兒，在一小時之內，你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你的靈魂將要顯現在上帝的台前·你千萬要氣和心平，這樣，到了末了，他才可以與你同在，賜恩與你哩·

加羅斯·哥哥，我盡了我的力量了·恕我沒有辦到·爲什麼我們不早些會着……叫我眞的可以救了你呢……

（他張開兩膀將安東尼圍着，他們弟兄兩人互相作了一個極親密的長時間的擁抱·）

牧師·(顧加羅斯)·我兒，若是你對這人應盡的本分是失敗了，也許在你的憂傷痛悔裏，你會想到用你那巨大的財產，去幫助那些你的哥哥曾經用過不聰敏的方法，去幫助過的不幸的弟兄的·但願上帝指導你·

（他對加羅斯做着手式，叫他快點離開他們………加羅斯從他哥哥的擁抱裏走了出去，他的面色蒼白，身子戰慄，好像是在一個可怕的夢魔裏行走着一般，而他身子的全部，因着心的擊打動搖不已·）

牧師·跪下，我兒，承認你的罪愆·

(安東尼跪下，在他自已的胸前畫着十字)·

幕下・

（寫這篇戲劇的——Teresa Farias De Issasi —— 是今日墨西哥最享有盛名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學識淵博，思想急進，這都是因爲她受了歐美文化的激刺所致・她是一個不知道疲倦的著作家・雖然她的年紀還很輕，她已經寫過不少的戲劇和小說了。她的戲劇如'Como las Aves"和'Cerebro y Cora zon"都是在戲劇比賽會裏得過獎賞的作品・此外，她的"Religion de Amor"和"Sombra y Luz"也是同樣受人歡迎的・

" Nupcial 和 Ondina 是她的小說當中最重要的兩部・

還有一件值得我們佩服這位女作家的是，她爲那些可憐的孤兒們，組織了一个孤兒保護院，並且她還肯花費不少的時光和精力去指導這院・）

譯者識

FOO CHANG

LADIES AND GENTLEMEN'S

TAILOR,

BREECH MAKER

GENERAL OUTFITTER

CHA YUAN POH,

WUCHANG.

福昌

西服公司

穿西裝的資格愈老，愈覺着樣式要時髦，樣式時髦，穿起來，才好看才漂亮，凡着本公司裁製的西裝個個都講意，都漂亮，因本公司不惜厚資聘請優等專門技司，研究新式時髦，，諸君來試，就會滿意，方知本司之不謬・

武昌察院坡

兩個小兵

莫柏桑作
孟波譯

每到星期日，小兵士都得自由出外閒散，他們從營盤的右方，用行軍式的快步經過康必瓦窟，兩旁房屋漸漸稀疏了，也就放緩脚步，在泥土的道上，直向伯僧走去。

他們身體瘦小，似乎陷落在寬大不適合的背衣裏，又大又長的袖口，籠罩住他們手的全部；廣闊成摺的紅褲筒罩了脚根；在高而且硬的軍帽下，僅能看得兩塊瘦削低陷的面孔和一雙沉着碧藍的眼睛。一聲不響，只管向前走着，在每人的頭腦裏有個到了那適當的地方再作清談的同一想念。走入了倡比阿克的小森林，發現個處所，還足使他

們回想到自己的家鄉，他們不覺得再會有這樣快樂的地方。

經過哥倫布和撒拖路，來到一塊樹陰下，取去那厚邊，重壓的帽簷，再把手拭拭他們的前額。

他們也常常在伯僧的橋頭歩息，望着塞因河的流水出神，伏倚在橋欄上，觀望那來往的白帆。這些都可喚起他們家土的回憶和出外釣魚的意味。

很快的橫過塞因河後，就到那餅干麵包和酒的店子裏，買塊四分錢的麵包，和一夸特的酒，用手巾裹好，携帶着以備路途上的點心，不久，出了村莊，更放下脚步，也就開始談話了。

在他們的前面，是塊小小的樹叢，延展到一個大的森林，這似乎都能使他們想到在克馬利溫的樹林；在狹側的道旁，都是麥和橡的田野。節恩，克德爾蘭時時對羅克。累利底克說：

"這正像我們的家鄉啊！正像蒲魯利呢！"

"是的，這確像我們的家鄉！"

他們並排着走去，頭腦裏滿纏着故鄉朦朧的景像。望

望田野；看看籬笆，也賞賞森林和沙灘。

也每每停步：在一個田園邊的大石近旁，因爲這可引起他們想到羅克利溫的巨石。

不覺已到第一叢林了，羅克折根小小的棍子，曼條斯理地一壁削，一壁走，腦中思在念着家裏的人。

節恩，克德爾蘭拿着買來的食品。

羅克往往提出一個人名，或說到一些孩童的遊戲，都是他們回憶上豐富的資料。故鄉何等可愛！却又如此遼遠！這一點點地把他們的腦海盤佔住。願飛躍空間以歸，回到熱的形式和聲息：回到常見的景物裏，那多可人的綠野和海氣的情芬。他們不再留意市塵的臭味了，在夢裏看見朋友分離，或者常看到在捕魚危險的地方。

他們從容走着，羅克和節恩都在時憂時喜，被甜蜜的愁惱纏繞着，這遲重和深切的愁惱，像那囚獸般想起牠們在自由的時日。

當羅克把棍兒修削完了，來到個靜僻的地所，每星期都在這裏實行他們的野飧。搬出隱藏在那籬下的兩口石磚，用枯枝燃起火來，把臘腸擱在刀尖上烘燒着。

他們把最後的小塊麵包吃了，最後的一滴滴酒也喝了；就並肩地坐在草地上，不則聲，半閉的眼睛，遼望着遠方，緊握着手，好像在禱祝；紅色的褲脚參映着地面鮮明的野花。

時到正午，他們就守望着那伯僧村，因有一榨牛乳的姑娘快將出來。她每星期總得在他們前面經過，去榨取牛乳，這是鄰近僅一的母牛，早放在那牧場上。

一會，這姑娘踏着田野來了。他們很快暢地注視着她乳桶迴射的閃光。他們曾不說到關於她的話，只歡喜瞅她，也不知爲了什麼。

她是個高大而且壯健的女子。爲了戶外操業，使成滿面雀斑，作黃褐色——這正是個巴黎城外的女子的風度。

一次，她常常看見他們坐成一塊。於是說：

"你們常常來這地方嗎？"

羅克，累利底克比較他的朋友更要熱心，口吃着：

"是，我們喜歡到那裏玩玩。"

是這樣過了。在下星期日，她就用那女人最仁愛的微笑迎見着他們。分明是了解他們可羞的心意，却故意要問

：

"你們到這裏幹嗎？是來看看草的生長不？"

羅克異常舒快，微笑道："或者………"

她繼續說：'她們長得不快嗎？是不是？"

他笑答着："不是眞的呀！"

她走了，當她轉身的時候，提了滿桶牛乳，停步在他們前面說：

"喝些嗎？這會使你們想到你們的家呢！"

這，她或能自然地臆測中他們心的隱處。

他倆都爲之感動。她無遲疑地傾出些乳汁在他們盛酒的瓶子內。羅克首先吸着，他非常留心，只恐超飲過自已的部份。後來把瓶子遞給節恩。她站在他們的前面，雙手插在腰間，乳桶放在脚邊，盡量享受着她能給他們牛乳的快慰。當她走的時候還說：

"好，請了！下星期再來。"

很久，他們凝注着她修長的體態，直到她離去很遠，轉灣，到不能再看倒的地方爲止。

下星期日，才走出營門，節恩向羅克說：

"你想，我們該買點東西送她嗎？"

他們唯一的困難，就是不好買甚麼合式的東西送給她的問題。羅克主張買送幾串香腸，節恩却一口嗜甜，想那糖果是再好沒有的贈品。最後如了節恩的意，到一個雜貨攤上買了些紅和白的兩種糖塊。

這時，他們的脚步，比平常特別加快，精神興奮，只以先見為快。

節恩首先望到："那是她！"羅克答道"阿是，是她！'

她望見他倆作微笑嚷着："你們今天好嗎？'

他倆回聲說："好，你也好！'"

於是，她開始說着簡單的事件：說說天氣，談談本年的收成，也講些關於她主人的話，以引起他們的興趣。

他們老不敢供獻出他們的糖片，在節恩的衣袋內差不多要溶化了。末後，羅克鼓起一把勇氣聲音戰慄地說：

"我們和你帶來了些許東西。"

她問道："甚麼？給我看！"

節恩的耳根紅了，從袋中抓出一小紙包，捧送給她，她開始吃着那小的甜塊，這兩小兵坐在旁邊，感激而且快

樂。

後來，她榨取牛乳去了。當她返身的時候，又給他們一些乳汁。

在這整個星期內，他們思念着她，且常常說及她，禮拜日，她陪伴着他們坐了很久。

他們三個並排坐下。各人的眼睛，都望着遼闊的遠方；把手緊握着骨膝，各敍其微小的意外和其本地詳細的情形：當那母牛待要擠乳了，就伸長她那沉重的頭部，對着那姑娘高鳴。

不久，姑娘就很樂意地與他們同食，也把小嘴沾一沾酒味：她也往往給他們些成熟的葡萄放在口袋裏。她的態度，舉止都能使這兩個小兵愉快，在路途上好像兩隻小鳥似的喋喋不休。

某星期二日，羅克．累利底克在行動上，似乎與平常有異，他告假出營，竟到晚上十句鐘還不見回來。

節恩煩惱着，並用他的惱質去忖度他朋友出去的原因

星期五日，羅克從他別一個朋友處借了十蘇，又得請假外出數個鐘頭。

待他和節恩星期日出營時，他好像大異平常，一種心神惴恍的狀態，變了，節恩不得其解，他過慮地揣摩到一些事上，但終無法可以證實。

一直走到那平日所到的地方，從容用飧，都覺得並不甚餓，

姑娘出來了，他們和往常一樣地注意看着她走近，走近了，羅克隨即立起湊向她，她放下乳桶給他親吻，伸出手臂圍抱着他的頭頸，親吻得非常熱烈，熱烈。曾沒有給節恩一點注意，也沒有留神到他在旁邊。

可憐的節恩昏了，昏迷到什麼也不懂得！他的頭腦已經顛狂，心情已經破碎，不知道實在是一回甚麼事！

然後，姑娘緊擠在羅克的身旁，他倆開始甜蜜的談笑起來。

節恩做個不睬，他現在才明白他的朋友在這星期兩次出外是爲什麼了。他感到特別的刺痛和悲傷，在發現他朋友的背約和詭詐後。

羅克和姑娘一塊兒榨牛奶去了。

節恩用他的眼睛跟隨着。他看着他們擦肩不見了，他

朋友的紅褲成個小點在白道上對爍着，羅克帮她釘下繫牛的木樁；當他不經心地撞了光滑的牛頸一下，姑娘就停止榨乳了。然後，他們丟下乳桶在草地上，人却往森林裏面隱藏了，…………

節恩不能再望到別的了，除開他們已經走過的那扇密葉以外。他怯戰到沒有立起的餘力，停滯在那裏，不動，盡在顫慄和悲傷——一種純一，深切的悲傷！他流淚，想跑遠些，隱匿到甚麼地方，再也不與世人相見。

他又見他們轉來了。行步遲遲，手携手，正像一對鄉村愛人。羅克替她提着乳桶。

姑娘再吻了他一吓就去了，去了。一點沒有關心到節恩，今天也沒有給他牛乳喝。

兩個小兵各坐一邊，像平常一樣不動，靜默幽沉。在他們平靜的面孔上，很難看出他們心的不安。日光照耀着，在他們屢次聽到悲愁和低弱的牛聲後。這就是他們作爲回營的時分。

羅克又在削着一根小棍。節恩拿了空剩的酒瓶，他把這交給了伯僧的一個酒商。和每星期一樣，停立在那橋頭

，望着流水的滔滔。

節恩斜倚在欄杆上，在遠遠的流中，彷彿看見有件甚麼在招誘他，羅克說：

"甚麼事？你想喝水嗎？"

當節恩的頭部離開身體，一個穿藍和紅色的小兵，好像顆彈丸抛落水底的時候，他大聲叫着這最後的一句。

羅克無用的恐怖，叫着援救也沒效了。在遙遙之處，他似乎看見件東西在彈動，接着他朋友的頭部伸出水面，隨卽又沉了；在更遠處，他又見一手，僅一隻，現出仍忽隱去。呵，一切是如此完了！

船夫直住下去，整天找不着尸體。

羅克跑回到營盤，顛狂般，聲淚俱下地陳訴着這意外的災禍：" 他倚着——他—— 他倚靠着—— 那麼遠 ——遠——他的頭 ——他——他沉——他沉落——"

情感壅塞住他的咽喉，再不能多說，惟有他才明白。

（完）

本篇譯自Little Blue Book八八六種莫柏桑小說選，莫氏作品的好壞及其生世想讀者諸君早已認識清白故無待煩贅，此篇大旨在寫"愛是自私的"，"愛也就是生命"沒有愛就沒有生命。譯筆不很靈活，錯誤亦難免還望讀者指正

——譯者附記·

百有餘年

曹正興老刀店

爲全國最大鋼刀店之一，開設最久，信用夙著，中外馳名，最近得湖北全省國貨展覽會之第一等奬狀，諸君欲購家常菜刀，及各類工業藝刀，盍興乎來！

漢口民生馬路

（即張美之巷後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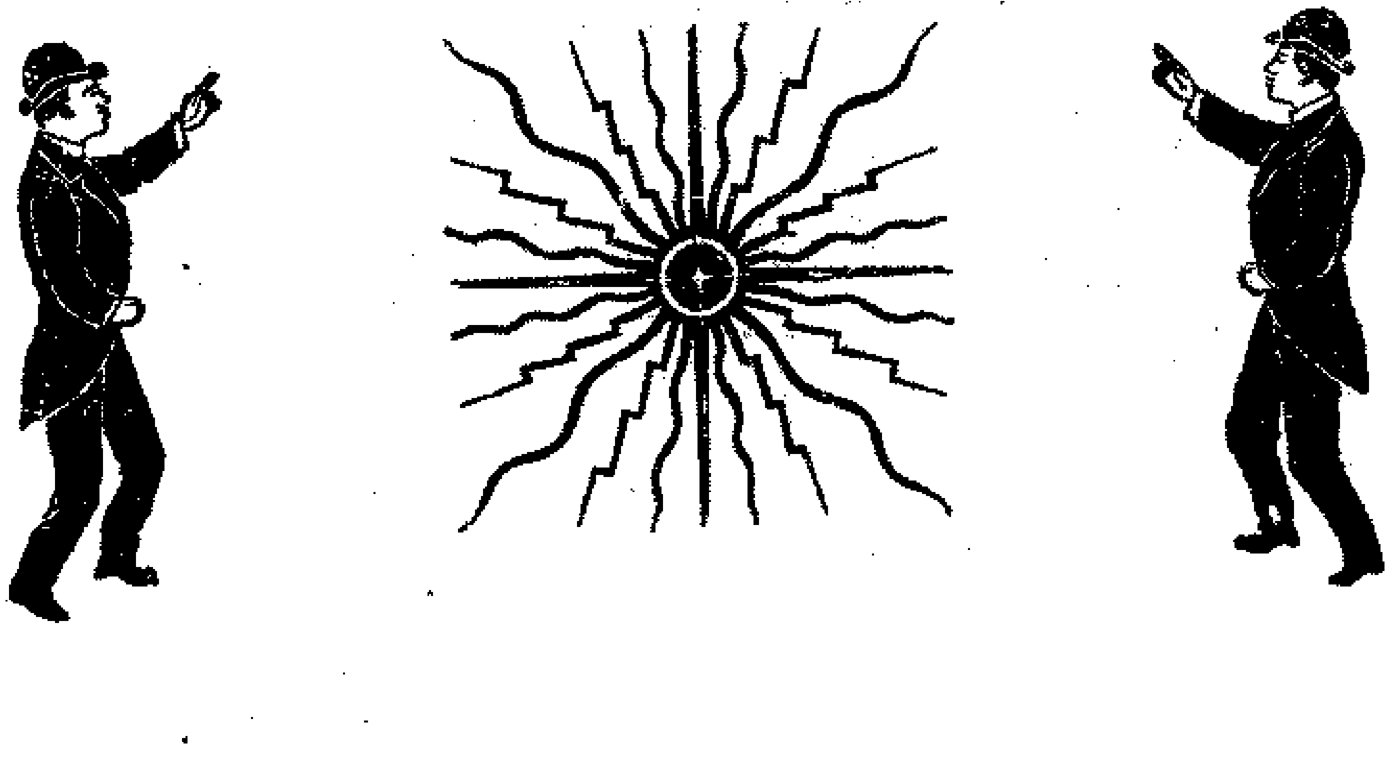
載志强

善取怪牙

西醫牙科醫生

鑲嵌全口

武昌新武昌路縣署對面



夢後

孟平

昨夜我寂寂地飄浮到朦朧的夢境
在消失的路途重遇着殀死的戀影
抑制躍漲的情潮緊握伊人的纖手
聽淚珠與語句齊訴我憂鬱的胸心
——但那有限的語句喲，
怎能訴盡我無限的幽情？

伊用綿軟的臂膊緊挽着我的頸項
淚眼零零偎貼在傷痕斑剝的胸膛

伊要用晶瑩的淚珠洗淨我的哀思
伊要用富麗的嘴脣吻遍我的心傷
　　——但那夢裡的溫愛喲，
　　怎能慰熱我淒冷的情腸？

伊說趁着這次重逢我們莫再離分
且緊緊地携手悠遊在幽寂的園林
忘記黯淡的前途忘記灰色的陰影
擎住剎那的酒杯沉醉剩餘的生命
　　——但那夢幻的酒漿喲，
　　怎能永醉我疲憊的神經？

灰白的晨光繚繞在傷殘的夢後
荒漠的胸腔沉澱着現實的哀愁
一切都已幻滅一切喲都已陳舊
祇餘落葉沙沙泣訴蕭瑟的深秋
　　——但這斷續的秋聲喲，
　　怎能奏盡我綿綿的心愁！

一九二九秋于南京

生之舞曲

炳　　盛

——獻給我底好友——翼——

淡淡的柿紅的落日之雲霞，不要春戀，
迷住在陰森的人叢中的美人已化爲殘象，
晚風追逐落葉在無邊的沙丘上低吟，
溟濛，溟濛的夜色欲將人間全部佔領。

前進呀！前進，踏上默暗的荒寂的旅程，
看不見憔悴的人面，聽不到悽慘的死聲，
獨自一人，詩神也似的戰慄地緩緩的，

靜——穿過幽暗之墓林向着那紅底地球。

滿目荒凉，樹是頹傷的像無衣的餓孪，
活着墓底底野鬼奏着淒冷之哀韻，
莫懼怕，午夜一去，乃如露的消散，
那時，此慕地的四圍，隨你高歌與馳騁，

四野迷漫，這織成哀紅色的地毯之楓葉，
是今夕的殘骸，明朝又是隨風飄的塵埃，
雖則路是如此陰暗，沒有光也不能點燈，
但有動的秋水爲你奏唱起"生之舞曲"！

心之歌

長髮

我有如幽深幽深的一眼古井，
　曾不見半鈎明月的影映，
也未曾掠過一圈春風的漪漣，
　永遠地永遠地是冬水般凝靜。

我好像深隱的深隱的一角古寺，
　悠悠的鐘聲是我一曲淒詠，
圈圈不息的爐煙呀是我無限情絲，
　冷冷，清清，寂寂，永遠是古寺的心。

我也有如幽冷冷的一壞古崖，
　清泉的滴滴是我不斷的哀泣，
點點滲流到渺茫的濁海，無涯，
　誰能辨識我這命運孤獨之滴？

我也像荆棘叢裡的一朶野花，
　永不見半隻蝶兒纖足的輕踏，
祇受盡了凄風苦雨的吹打，
　喲喲，開也無言，落也默默！

我永遠像古井般凝靜，
　我永遠像古寺之鐘沉吟，
我也像古甦流着不斷的淚泉，
　我也像野花般放謝無言！

一九二九，十二．

家　　鄉

靜　　哉

我奔走在雪水濘泥的道上，
我奔走到了久違重逢的家鄉，
人煙疏散，萬象荒凉，
哽咽裏徘徊着苦難言訴的情腸！

朶朶的雪花仍不住的在寒空寂飄，飛揚，
朶朶的雪花輕輕地落滿山崖，田園，村莊；
風的冷箭陣陣地射入我沸熱的心腸，
風的冷箭浸入寂靜的茅舍，村房。

株株的古樹之杪風送如骷髏之揮揚，
株株的古樹的冷索如泣落葉時候的凄凉；
枯萎的衰草埋葬在白雪的深處，
枯萎的衰草上又加白雪之增深，

我竚立在家園的門旁，靜匕地咀嚼家鄉的悽愴，
我竚立在家園的門旁，默匕地向四方展望：
飛鳥不見，鳴虫無聲——遊子獨履冰雪的歸程；
迎客的犬吠聲聲傳遍到冷落寂寂的村莊。

天色已漸漸的，漸漸的朦朧，
衰林叢裡悠揚，悠揚一聲古鐘的流浪；
我奔走在雪水濘泥的道上，
我奔走到了久違重逢的家鄉。

一九三〇，一，三十夜

爐邊雜感

羽　　異

（一）表現的技巧

所謂"表現的技巧"云者，只是說要將藝術衝動能夠恰如其當地表現出來而已。使作者將藝術衝動忠實地傳給讀者，使作者的情感與讀者的情感起共鳴作用的，就是它的任務。

有些人常常把表現的技巧看成爲裝飾或修改藝術衝動的手段，這實在是一種大錯． 藝術衝動是不可修改或裝飾底，不符合於藝術衝動的作品，不是藝術品！

然而一些人偏要自作聰明；在他的文章裡，將一切可

以形容烘染的東西，儘量地堆砌起來，以致於弄巧成拙，把可以作成好文章的，變成一無所有的了。 所以這些從表面上看來是極其堂皇富麗，婉雅動人的好文章，倘若把那些形容的辭句拿開了以後，便只有一些看不得的碎渣了。

雖然，這種作品却很爲生活安逸的少爺小姐們歡迎，因爲她們及他們的生活正是堆着白肉的髑髏，蓋着俏麗的辭句的一無所有的文章。他們的內心空虛，他們沒有靈魂；所以這種空虛，沒有生命的文章才會被他們極端歡迎。

很多的這種作品，在商賈式的投機下，便充塞到出版界來。

這種東西，誠如吳起鵬所說，是"嚗麼哩呀"Ammonia的文學！ 一・十一・家中。

（二） 自信與誇大

從事於任何事業的人，都應該有自信，尤其是從事文藝底。 但自信絕不是誇大。

誇大是自殺的毒藥，它斬斷了可以發展的生命，摑毀

了向前進行的軌道。

然而人常常似知非知地跨進這條絕路：在方才開始走路的時候，便像已經達到了目的一樣的矜喜；在稍爲握着一點力量的時候，便不可一世底地濫用他的權威。這，不但自己不能有稍微的進展，而且還要阻止別人的向上。這種人不僅對於我們是不需要，而且應該驅除他。　不過這種妄自尊大的人却儘有。

於是中國的文壇始終是一團糟。所謂"文學家"，"詩人"始終是充塞在全國的鄉村，都市，地方裡．

反轉來說自信，它却是一種推進的力，有了自信，我們才會對事業樂觀，才會高興努力，也才能够做得成功。對自己還不能信任，那裡還能够說到旁的嗎？

（三）　記恨……報仇……暗箭

我們無需乎舉着所謂"文人相輕"的古訓來說，然而事實却總是如此，無法隱諱。

對於現在中國的大大小小的所謂"文學家"之流，眞是有惹不得的苦。無論他有理無理，總是王婆婆駡街的態

度；而且永遠不會認錯。　對於勸告或批評，除了當時要以不講理的漫駡作回敬外，還得像生死的寃仇一樣牢記着，稍爲有一點機會，便得想法報仇，而報仇的惟一方法，就是放暗箭。暗箭，沒有方法可以防備了牠；所以暗箭既成了他們的看家法寶，甚麽人還敢去惹動他們呢？

尊貴哉！△△“家”。

（四）　長虹

關於長虹、那個人，我想用他那形容人類的話去形容他自己，大概不會差到怎樣遠的。他是：“ 藐小，浮動，闊囈，而且驕傲，而且驕傲，而且驕傲！”

對於他，我也并不完全是惡感。有時我很佩服他說話的胆量，只是他的胆量僅放在說話上，很難和行動，事實相符合．所以他計畫的那種大規模的狂飈運動，遺給我們的只是一些肥皂泡而已。

他的文章，常常讀過十幾頁還不知道他是說些什麽，充滿着的是空虛，咀咒，譫語，以及類似格言的東西，然而他的產量非常豐富，也許造成他文章的空虛，就是因爲

產出得太濫的原故吧？

他很誇大，幾乎以爲他比什麼人都高。領袖的架子十足，教訓的口氣也極儼然；這一點我以爲他和田漢相似。據說南國社及狂飈社發生叛逆的原因，都是兩位領袖的驕傲和教訓所釀成的。

然而長虹還沒有死，我的話幷不是"蓋棺定論"，在這裡以極誠懇的態度希望，希望長虹先生從"牛角尖裡"走轉來。

榮記
胡順發皮鞋店
本號專門精製男女新式皮鞋以及學校運動鞋等如蒙賜顧自當竭誠歡迎
地址武昌察院坡

診所

設漢口中山路永康里一號

國醫

冉雪峰

時間

出診　下午二時至八時

門診　上午八時至下午二時

關於"律"

黃　翼

偉大的藝術家的眼睛裏，沒有所謂"律"這東西。

所謂被稱爲好的藝術底製作，是說他能够將藝術衝動忠實地，純粹地，整個地底表現出來，

只要是忠於這藝術衝動，任你用你的能力去選擇一個適當的象徵，便可說是已經盡了你的本分了。

（能够恰如其當的象徵很少，也許僅僅只有一個；所以能否握住他就需得看你自己的能力如何。）

至於選擇這象徵，并不要顧及他是否合於"律"，而只問他是不是最恰當的象徵？

誠如森鷗外說：' 藝術的價值就在破壞因襲這一點上。" 蹲在因襲的圈子裏的藝術家，是沒有出息的東西，是藝術的叛徒和逆子。

宇宙，是不可知的無窮大；而人，是在這偉大的包圍中的奇蹟尋求者。 奇蹟一天天的發現，而人類也一天天的進化。

藝術的世界，也是不可知的大；而藝術家即是其中的探險者。

誰能預知與估定尙未發現的奇蹟呢？

藝術家是要在"律"以外去擴展他的生命底。

所謂"律"，至多只能規範住過去，而不能規範着未來。把從前的藝術創作歸納起來而找出他們的共同點，說他們都是在這圈子中的，那可以；對於未來能否守着這共同點，那'律'就沒有能力知道了。

所謂'律'，在某一個特殊的空間裡也許是行得通的，像希臘戲曲因爲舞台不便的原故 ， 不得不遵守三一律一樣。

然而，藝術的原則上，本沒有特殊的條遵件；守"律"

沒有，在藝術上不會發生關係；如果拿他去量度一件藝術品，那簡直是一種侮辱。

在創作的時候，顧忌着"律"，那是一種損害　一對於開拓與創造我們的生命力，

所以"律"不但無用；而且累贅，有害。

最後，聰明的諸君，請聽我說：不必再爬到'律"的網裏去自尋煩惱了；他是會要束縛我們的靈魂，銷蝕我們的生命力底！　　在黃鶯語唱時。

採辦道地藥材
楊壽豐燕參商號
精製丸散膏丹
漢口分號中山路電中市話 1852 號
昌武老號火巷正街　　電話170號

漢口法租界
偉英里西貢街
第18，20號

生記

電話1806號

君如欲組織新家庭

木器部

莫忘本公司之木器

租貨部

價廉物美

建築部

積二十餘載之經驗，精造各種上等木器，質地堅固，式樣新穎，富麗堂皇，兼而有之，聘有經驗豐富之打樣師，工程師，專爲顧主計劃工程，建築房屋，倘蒙惠顧垂問，無不竭誠招待也。

讀「近代歐美獨幕劇集」

颸　　風

我底朋友菊儂君交來的一篇戲劇，是從 Frank Shay 編譯的"25 Short Plays International"當中選譯的．我為愼重翻譯起見，將他底原本校閱一次，我雖不敢阿私，說他底譯筆十分流暢圓熟，然與原文的意義，尙相符合，就把那篇譯稿付印了．

哈哈！那稿付印之後第二日，我從朋友處看見芳信欽榆兩君譯的「近代歐美獨幕劇集」（水仙叢書之六，上海光華書局在1927年印行），我聽說芳信君底譯著很不少，我就向朋友借了那書看看，才知道在「近代歐美獨幕劇集」

裏，也有墨西哥名作家 Teresa Farias de Issassi 君底The Sentence of Death. 心想這篇既有人翻譯了，我們何必把牠重印發刊哩，當時擬打電話到印務所去毀版，可是等我把芳信欽榆兩君底譯本畧畧地看過一遍，就發現計算不清的大錯誤．這書己出版一年多了，還沒有人注意牠，我現在盡點義務校對，好使芳信欽榆兩君重印的時候，大加更改，免得作家受冤屈，讀者受欺騙．

以下便是我給芳信欽榆兩君盡的幾處義務校對．我是根據 Lilian Saunders 君，從西班牙文譯成的英文本，芳信欽榆兩君從什麼文字翻譯，無可查考，但據我底校對看來，他倆確是從英文翻譯的．所以我把英文抄下來同他們校對一下．

(1). (原文 276 頁) "It would have been too much if she had had to give up both of us" ....too much...是太多的意思，不是更多．

...to give up...是拋棄送掉的意思．不是撫大．

(a) (芳信欽榆譯，見69頁)「倘若她要撫大我們倆兄弟，那就要費她更多的力」

(b) (胡譯見本刊)「若是她把我們倆都送給父親去了，未免太難受了」

(2) (原本 278 頁) "at first I tried to escape, but little by little they attracted me."

(a) (芳等譯 7 4 頁)「我起初預備逃走，但是被他們知道了，後來特別的注意我」

(b) (胡譯)「起先我打算逃走的，後來，他們却打動了我的心．」

...Little by little = step by step 或 gradually 卽漸漸地的意思

...."but little by little they attracted me." 應譯爲...

「但他們漸漸地感動了我」，胡譯不免畧有出入，

但芳等譯的"被他們知道了，後來特別的注意我"，是從什麼地方譯來的？只有請他們來指敎，指敎．

(3) (英文本 279頁) " You will not have to hunt for my wife. If she is not sleeping at the gate of the prison, she will be here at dawn."

(*a*) (芳等譯78頁)「你不要在我的妻子身上打主意，倘若她不是睡在監獄門口，他今晚也會在這裏的」

...to hunt for = to look for 是尋求尋找的意思。芳等譯爲"想在……身上打主意"

...will be here = will come here. 會這裏來的意思；芳等譯爲"也會在這裏的。"

....at dawn = at day break 黎明，天亮。芳等譯爲"今晚"，因此把句內的未來時間式變爲過去時間式了。

最簡單最容易的短句內，却譯出三個錯處，眞是莫明其妙的糊譯。

(*b*) (胡譯)你可不必到處去尋找我妻，是若他此時不在獄門外睡着，天一亮她定要在這兒了。

(4) (英譯本280頁)'This man who has made so much blood flow .... is he anything more than the instrument of those above him .... an instrument which they have fashioned for their own uses and which has slipped and turned in their hands.

(*a*)　(芳等譯80頁)・這個人害了別人流了許多血……
他是被上面的人利用——利用去做他們升官發財，
開玩笑的工具嗎？

這句譯得荒唐到了極點……"they have fashioned for their own uses" 譯爲「升官發財」"which has slipped and turned in their hands"譯爲「開玩笑」這樣的譯着眞是神妙莫測了，這種不忠實的翻譯，未免太滑稽，太把翻譯的事業「開玩笑了」

(*b*)　(胡譯)這人曾流過人家許多血…………然而他是不是僅爲上司們的一個工具………由他們爲自已使用而造成的一個工具……不幸半途從手中滑脫而變爲反攻的工具？

(5)　(英譯本80頁) "Who can dare say that one murder is more justifiable than another in the eye of God? For in each case a sacrilegious hand throws open the gate of eternity, violates the mysterious dignity, of death, disarranges a system, launches a challenge in the very face of the Almighty"

(a)　(芳等譯8頁)「什麼人敢說，在上帝眼裏，殺人犯和劊子手是兩樣的呢？凡是殺人，不敢人犯或劊子手在萬能的上帝面前却是一樣不能進天國」

哈哈，我校對到了這一句，我的腦筋麻木了，我再也不能不佩服芳信欽楡爾君底譯筆，眞是「巧奪天工」般的荒唐了，遇着稍爲困難的句子，就用着魯班先師底神斧，隨意橫斷直割，割斷的空地，却塡些牛頭不對馬嘴的杜撰，藉以塞責敷衍！他們眞是翻譯中的聖手！我眞佩服他們有牆般厚的臉！更佩服他們有斗般大的胆！

. A sacrilegious hand throws open the gates of eternity, violates the mysterious dignity of death, disarranges a system....

這句象徵話，是全篇很重要的句子，在芳信欽楡的譯著找不着，難道不是用神斧橫斷直割了的嗎?

..."Launches a challenge in the very face of the Almighty."

芳等譯爲「在萬能上帝的面前，都是一樣不能

進天國」

「進天國」是從什麽字譯來的？ "launches a challenge" 是挑戰的意思，芳等誤譯「進天國」這不是芳欽兩君底杜撰嗎？

（*b*） 請看胡譯的罷：—

「誰敢說在上帝的眼前，這個屠殺是要比另一個屠殺要來得公正？因爲無論在那個屠殺的事件上，有一隻褻瀆神器的手，掀開了永生之門，毀壞了死之玄妙的尊嚴，紊亂了一個系統，並且也在全能上帝的面前，投下了挑戰的宣言！……」

胡譯的免不了有點欠圓熟，但很忠實地把作者底原意大致介紹出來了．比起芳信欽榆兩君底杜撰，確有天淵之別

（6） (英譯本 280 頁) "But evolution? Evolution which has given us the ineffable certainty of the solidarity of mankind"

（*a*） (芳等譯 81 頁)… 「什麽是進化？難道進化能够使我們人類格外的和氣嗎？」

從 But 起是另作一新段，芳信欽榆懂不淸楚原文，竟把這段妙文混作一篇糊說了，可嘆！

原句底意思，絲毫沒有譯出，却加了一句荒唐不可言喻的謬論，「人類格外的和氣」根據什麼字譯來的？哈哈我知道了．他把"…the ineffable certainty of solidarity of mankind" 譯作爲人類格外的和氣，我想芳信欽榆兩位聖手，譯出了這樣的大塊文章，才眞是「人類格外的淘氣」！

至於原文是驚嘆句，芳等把牠杜撰爲疑問句，那是他們根本不懂原文，更不足爲怪．

(b)　(胡譯)「但是進化呢？那曾經給與了人類以共同生活而有着難以言喻之確實性的進化！

(7)　(英譯本280頁) Evolution which tore down the Bastille, shattered its chains, abolished the frightful dungeous of the past.!

(a)　(芳等譯81頁)」難道進化能够使巴斯第的民族，解開鎖鏈，革除一切過去的罪惡嗎？」

噯喲，我不但有點腦筋麻木，我全身都有點麻木了！我再要詳細分析芳信欽榆兩君的錯誤，我恐怕要變爲瞠目結舌般的瘋狂了．我只好把很顯明的錯處，畧畧地指點出來，請讀者原諒我躲懶罷．

（1）　原文是感嘆句，芳等譯作疑問句，不知有何所本？

（2）　Bastille是巴黎有名的大牢獄，法國革命時革命民衆用大砲轟毀，釋放獄內囚犯，稍有歷史常識的學生沒有不知這遺事，芳信欽榆兩位大譯學家，譯作巴斯締的民族，眞是大笑話？這或者是他們兩位學者發現的新民族！？

（3）　Frightful 是可怕的意思，初中的學生沒有不知道的，芳信欽榆竟付之缺如，沒有譯出．

（4）　dungeons是牢獄，高小學生的讀本，可以找得出，信芳欽榆譯作「罪惡」．他們竟作這樣的無學識的翻譯，還算不得「罪惡」嗎？

（5）　全句的意義，一點沒有譯出來，却加上自己的杜撰，正正與原文的意義相反！讀者看看胡譯的就知道了．

(b) (胡譯)那曾經毀滅了「巴斯締爾」獄，擊碎了牠的鏈鎖，取消了從前嚇人的獄牢的進化！

芳信欽楡兩君荒唐的翻譯，眞是荒唐到了極點，差不多每句每段都有錯誤，像上面一短句內，隨便可以指點五個大錯處，若要仔細尋找，那眞有計算不淸的錯誤．

這書已出版一年多，並沒有人注意到牠的錯誤，中國文藝上的寂寞，不得不使我驚嘆？譯者和文學編輯者，也不請人校對，竟敢公然發表，眞令我慨嘆．我起初想請他們重版更改，現在覺得這種翻譯，應即刻拋在字紙簍裏或火爐裏，化爲烏有，免得使歐美戲劇的作家，受不白的屈冤，不識外國文字的讀者，受不可伸訴的欺騙．

嗚呼，芳信先生欽楡先生，良言逆耳，你倆聽了這忠告，覺得怎樣？

通　　訊

第一則

颷風我兄惠鑒：殘臘辱惠手書，適値匆匆赴圩，作未能免俗之度歲，未獲即行奉答，歉甚歉甚。弟頻年流浪，腹腦空空；平日輕言妄論，方遺世笑。不意聲聞過情，愧慽何似！兄等以時代之先覺，掀狂濤之巨波，竟爾給弟光榮，相邀入夥，感甚樂甚。惟處今昇平自由之世，言論出版，均極困難，使人云亦云則問心有愧，若放懷大論，又法禁森嚴。雖云各人藝術方向之不同，有如面目之互異：然一種學術組合，至少須有一致之方向和共同之目的，庶幾此組合才有其生命和意義。狂濤之方向如何？組成此

集團之分子之階級意識若何？我兄能否告我。弟年來深感時代之沉寂，生活之苦悶，每思省下幾元伙食，辦一渺小刋物，如野犬吠月，亂叫幾聲，稍抒心中積鬱。但放眼一觀大千世界，茫茫衆生，盡屬匍匐偶像脚下，此心已灰冷大半。蓋身登寶座，手散靈符，其刋物銷售甚易，若欲以紙紮階梯，升臨菩薩之林，直似駱駝經過針孔。往往一腔熱情，祇博得兩扇清風，一則素乏聲譽，讀者無由認識，再則大都偶像崇拜欲求其認識，亦不可能也。加之我儕初辦刋物，廣告稀疎，成本必昂，而售價亦大，推銷更屬困難。上海××雜誌在中大出版處居留半載僅售去一本，南京有××者印刷初版一千，在甯竟一册未脫，讀者對于出版物之淡冷，概可想見矣！狂濤與彼等固不能相提幷論，而老弟與兄，尤不可同世紀而語此等困難當可避免或減少。弟當追隨各位前輩背影，僅可能地作卑微之努力。南京近日細雨迷濛春意闌珊想必兄與夫人皆沉醉在南國春風裡。卽此匆匆祝福！

少 漪

二月二十一日于南京聽雨聲樓。

第二則

少漪：

你底回信接讀了，現在我草草地答覆你幾句。

論到"狂濤"組織的內容和階級，我很難簡單地答覆，不過我們多數社員底本身雖不是普羅階級，實在，我們却也如他們一般地毫無立錐之地，一般地被人雇用，一般地靠自己的力量生活，換句話說，我們受着現代制代的恩賜，一般地為生活的輪軸所輾軋底犧牲；不過因為受了一知半解的知識，比起那些歡喫哈睡從不知憂愁為何物的人們，較為認識自己的地位，常常感覺到現有的生活是平淡，空虛，對于什麼事，找不出一點興趣來，時時想作點理

想的工作，把我們自己變更一下，却又得不到普通一般人底諒解，照他們底直覺看，我們似乎有些不安分，好多事，除了正工作之外，還要組織這個什麽社，幹得好當然沒有話說，幹得不好的時候，那就莫怪，"哼！好動哩！發狂哩！怎樣？狂得好，現在……"這樣的冷笑熱嘲，一定會像"狂濤"般洶湧起來，這樣的幻想，早在我們神筋中發現過，不過我們將牠勝過了。你是比較接近我們，用不着我贅述。本期"浪頭"和"餘波"已畧畧地暗示一點，在此請將本期的著譯看看，或許你會知道一點，其餘的就請自已去猜想罷。

最後祝你努力！

颶風覆三月十五日

餘　　波

嚴酷的殘冬送走了，明媚的春光來臨了，平地舖着淺綠的地氈，樹木穿起青綠的衣裳；各種花草，受着溫暖的太陽，濕潤的甘露，也漸漸地開展美艷的笑靨。

我們身內循環着的青年熱血，雖是壓制得沒有絲毫的活動，却因受着時代的熱力，跟着萬物漸漸地盲動，微微地跳躍。我們雖仍想用力制止牠，壓廹牠，不使牠反動，但我們祇感覺愈壓制愈抵抗，壓制力加一層，抵抗力也就厚一層。結果，我們底自制力終于絕望地失敗了。就任澎沸騰的熱血，像狂濤般奔流出來，却產生了這個早熟的頭生兒子。至于他底壽命和將來的造就，全視讀者諸君好意的

愛護，和我們自己不斷力的努力。

關于本期的創作，値得我們特別推薦的，是颶風底“熬獄”，他在這篇裏，將國內內戰的慘狀，給于讀者很深刻的印象。在這幾年來，內地圍城的悲劇，是接三連四繼續不斷地實現：如信陽，惠州，桂林，武昌，遂平，常德，西安，涿洲……還有，我們也計算不淸了，圍城的時期一月二月半年不等，圍城時代的悲哀苦痛，每次好像隨着解圍的歡樂消散了·從沒有人從筆尖下留點悽慘的血痕。颶風是在武昌被圍困四十多天的，他把當時軍閥的淫威，外人的殘酷，飢民在城內一切的痛苦，僅在攜城的一幕內，像瀑布般傾瀉出來，眞値得我們一回傷感的咀嚼。

秋山君底“生活的太息”，用他沉重的筆調，勾出一部份下流社會的生活，讀者不知不覺感着凄凉·譚天底“一夜”，將一夜的屑碎。用流暢的筆，寫出現代布爾喬亞的青年底卑汚戀愛，又痛快又諷刺，還算有趣，不過，鎗斃李彥靑，黃牛皮說是糟塌了一顆子彈，譚天描寫闊少底卑汚戀史，好像也糟塌了一隻筆。以後還是勸譚君換換方向吧。

“兩個小兵”是描寫“愛的自私”譯者己有附筆，不贅述。“死刑”是西班牙女作家Terisa Farias De Issasi寫的，這篇以中國現在的社會看來，確是一篇爲中國眞實的寫照，菊儂介紹過來，很值得讀者底細玩。“讀近代歐美獨幕劇集”是一篇很忠實的批評，那不過是爲校對菊儂底譯稿後偶然發現的一點感想，以後爲澄清翻譯界上的烏煙瘴氣起見，很想多加點同樣的批評。

最後我們要向讀者鄭重地聲明，這刊是公開的園地，任人都可以進來遊覽，無論創作譯著，只要有率眞的精神；甚至一切批評，只要有誠懇的態度，我們是十二萬分表示歡迎。

編輯部。三月卅一日

◀曾經醫學博士試驗無上之補品▶

春記鮮牛奶豆汁公司

定服此汁請卽函知

牛奶豆汁能強壯身體而滋養氣血凡注意衛生者請試服之方知予言不謬也

本公司開設武昌正衛街三十三號

豆汁一月價目表

類別	大瓶	中瓶
六〇六豆汁	三元六角	二元四角
橘紅豆汁	三元	二元四角
呵呵豆汁	三元	二元四角
茄菲豆汁	三元	二元四角
葡萄豆汁	一元五角	一元
玫瑰豆汁	一元五角	一元
杏仁豆汁	一元五角	一元
香蕉豆汁	一元五角	一元
檸檬豆汁	一元五角	一元
甜豆汁	一元五角	一元
淨豆汁	一元二角	一元

牛奶每份價目表

類別	一磅	半磅	四兩
特別肥油牛奶	四角	二角五分	一角五分
頂上淨牛奶	三角五分	二角	一角二分
淨牛奶	三角	一角八分	一角
中奶	二角	一角五分	八分
呵呵牛奶	每大瓶	一份	二角
	每中瓶	一份	一角二分

定價劃一不折不扣

貨眞價實童叟無欺

志生食品商店
專辦各國著名食
品西點糖菓麵包
餅乾樓上西點茶
間牛奶咖啡可古茶
夏季汽水冰淇淋
承辦各機關學校開
會茶點
武昌司門口
電話三五六

第一期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1	6	11	簡	減
3	6	5	底	的
4	7	17	底，苦痛	底苦痛，
7	14	6	强	擠
10	9	4	强	搶
16	13	19	傍	旁
21	5	11	Gate.	Gate?
	6	7	Miuister	Miniser
21	7	2	nascal	rascal
21	12	8	haves aid	nave said
22	11	20	想　到	想一到
22	12	9	均	可
24	14	1	籲	呼籲
29	4	11	停	旁
29	16	11	强	擠
32	廣告		144	387
44	2	7	是	自
54	4	20	賞	亭
70	13	7	主	言
76	6	10	懲殺罰	懲罰
90	11	4	住	往
97	3	3	會	曾
98	4	9	狐	孤
109	廣告		電中市話	市中電話
110	廣告		端	竭
106	廣告		下二時	下午二時

第一卷第一期　　1930年四月一號

狂濤月刊

創刊號

投稿簡章

1.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譯文請附寄原著者
2.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3. 投寄之稿本社收到後概不答覆如不登載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附寄郵資者不在此例
4.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甲)現金(乙)本社刊物
5.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寄稿時同時聲明
6.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删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删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7. 投稿者請寄武昌候補街十六號本社收

編輯者　武昌狂濤社
發行者　武昌狂濤社
代售處　武昌文化書局
定　價　每册二角。預定全年十二册二元一角，半年六册一元一角國內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另加八角半年另加四角。

信康

品記

本號開設武昌司門口新馬路由漢口分此自運歐美呢羢嗶嘰綢緞製造西裝大衣軍服研究精良無美不備凡蒙賜顧認明商標

SHIN KONG

TAILOR

GENERAL OUTFITTER

FROM SHANGHAI

SE MEN KOW,

WUCHANG.

電話3927號

惠記西服商店

漢口法租界恆生里

專製

新式西裝，春冬大衣，

軍學制服，常服禮服，

兼售

歐美呢絨，襯衫襯褲，

硬領軟領，時新領帶，

足下欲得

合身新式西裝

駕臨惠記，定能滿意

THE CULTURE BOOK CO., LTD.

WUCHANG.

Telephone: 144.

武昌 察院坡

文化書局

電話 一四四

辦理

歐美書籍

學校課本

文藝書籍

文具儀器

並在武漢獨家經理

上海伊文思公司

上海開明書店

北平文化學社

武昌狂濤社

1930年

第 2 期

狂詩

本期要目

文藝底理論與實踐	廖特全
青春底心	羽 巽
貧窮	胡菊儂
詩七篇	阮遠等
牧童	譚 天
孤獨的一對	王逸岑
活尸	颶 風
決裂	王菊芬
暴徒	逸 岑
匪禍	漪 兔
春的天使	長 髮
湖上	孟 平
戰士底悲哀	羽 異
含淚瑣記	梅 枚
現代詩人	陰 人

其 他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Lee Yuh Tseng

Printing Office

Liang Tao Kai Wuchang

Telephone 387

武昌李榮貞印書館

電話：三八七

地址：糧道街

專印

中西文件
書籍報刊

經售

教育用品
紙張冊簿

Mei Chang Hardware Compnay

Tai Ping Road Hankow.

We Carry a completed Line of Ha rdware, Paints, Enamel, Engine Oil, Cement, Glass, Household Articles, etc. at moderate prices.

Phone 2852.

SATISFACTION GUARANTEE

漢口美昌五金號

本號專售各種五金銅鐵器具漆油洋灰玻璃與及鐵路建築材料一應俱全零躉批發價目公道

開設漢口特三區太平路

電話第二八五二號

醫學博士 **陳位濂** 診所廣告

協和醫學博士在漢口設立診所八年對於男女內外科小兒科花柳皮膚科戒烟種痘暨各種病症均有相當經驗茲爲普及病家起見除擴充診所添購原料延聘助理及藥劑師俾處方後即可配藥外遠近延診隨時臨察門診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午後四時星期紀念照常處方

診所 漢口特一區二小路清義里

漢興肥皂廠

本號聘請優等技師專製各式日用肥皂如蒙各界惠顧請至本廠營業部接洽可也

地址 漢口流通巷河街上首

電話一八七二號

第一卷第二期　　1930年五月十五號

狂 濤 月 刊

投 稿 簡 章

1.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譯文請附寄原著者
2.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3. 投寄之稿本社收到後概不答覆如不登載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附寄郵資者不在此例
4.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甲)現金(乙)本社刊物
5.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寄稿時同時聲明
6.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删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删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7. 投稿者請寄武昌候補街十六號本社收

編輯者　武昌狂濤社

發行者　武昌狂濤社

印刷者　武昌李榮真

代售處　武昌文化書局

每期二角，定購全年十二册，二元，半年六册一元一角，國內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另加郵費八角半年另加四角，本期爲五月紀念號，零售實價二角五分，定購不加。

狂濤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目次

文藝底理論與實踐……………………………1
論文　　　　　　　　　　　廖特全作
青春底心……………………………………………33
創作獨幕劇　　　　　　　　羽　巽作
貧窮…………………………………………………53
Hans Alin 作　　　　　　胡菊儂譯
詩七篇………………………………………………67

一，血淚的結晶　颶　風作
二，歸不　長　髮作
三，心的安葬　靜　哉作
四，致異國女郎　廖特全作
五，瑪門之宴　阮　遠作
六，冷冷清清　（林格）　誠　初譯
七，輕盈地自我心扉（海涅）　誠　初譯
牧童……91
短篇小說　譚　天作
孤獨的一對……101
長篇小說　王逸岑作
活尸……129
俄·A Chekhov 作　颶　風譯
決裂……151
中篇小說　王菊芬女士作

暴徒……………………………………………………………… 175
短篇小說　　　　　　　　　　　　　　　　　　逸　岑作
小品隨筆六篇
一，匪禍…………………漪兎女士作………… 185
二，春的天使…………………………長　髮作
三，湖上……………………………………孟　平作
四，戰士的哀悲…………………………羽　巽作
五，含窗瑣記…………………………梅　枚作
六，苦人記事…………………………梅　枚作
現代詩人……………………………………………………… 205
介　紹　　　　　　　　　　　　　　　　　　蔭　人作
讀“狂濤”創刊號……………………………………………… 217
批　評　　　　　　　　　　　　　　　　　　紬　雨作
餘波………………………………………………………編輯部

文藝底理論與實踐

廖特全

文學的意義

文學是人生的追求的一種强有力的武器，這是很顯明的，因爲事實已經告訴了我們：許多人類爲追求眞正的人生而去暴動，不知發生了多少次，而引起他們去這樣去做的，却是文學的力量，像有了辛克來 Upton Sinclair 的莽林 Jungle 便激起支加哥屠場工人的罷工，有了托爾斯太 Tolstoi 的復活 Resurrection 便影響到美國牢獄的改良；有了屠格涅夫 Tugenief 的獵人日記方引起農奴的改良解放；有了易卜生 Ibsen 的傀儡家庭便引起了婦女運動。這些事

實的發生，僅僅是幾本文字書的力量，所以安諾德 Armold 他認爲文學是人生的批評，這便是說文學是人生的護身的工具，文學是描寫壞的方面的人生，而在這壞的裡面便引起我們去追求好的人生的法則，去創造我們理想裏最高的國度。由這裏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說：文學是動的思想的結晶而很活潑的透露在紙上，這點，在比較文學的作家？波斯堤Posnett 他曾說過：“文學是準據於當時思想的”，這便說文學不是超時代的，純理想的，而是實踐的。由他們的話看文學的意義已經是很清楚了，似乎不必再多舉些文學家關於文學下著的定義，因爲下定義，根本是無意義，而且無聊的事情。轉頭來談到文藝的本質的方面，我們可以拿着漢堤Hunt的話來解釋一番，他說：“文學是表現思想的文字，通過了想像，感情與趣味，並不以專門的形式去寫一個事物，而以很通俗的興趣訴出一般的心理。”他的話說得很透徹，假若我再需要另外解釋一番，那便是說：文學是表現思想的。經過了作者的想像與熱烈的情感的衝動，而以很通俗的形式與文字，將作家個人的苦悶的情緒，描寫出某一件事或某一個人物，同時傳達給一般的心理；而

以作者是客觀的忠實的態度寫出，並不帶有絲毫的貴族的高級藝術的色彩，完全擺脫布爾喬亞的氣息，而不拘束於形式的低級的描寫就是。同時，我們應該注意的便是：他所說的感情和趣味並不是單純的作者個人的，而是需要一般讀者能够被牠激動而引起那强有力的共鳴，同時，也就是說一件藝術品的成立，裏面是應該包涵着生命力的，不但是作家感到悽愴，而且讀者也同樣地感到悽愴；關於這一點，托爾斯泰在他的什麽是藝術（What is Art）裡面告訴我們說："凡是能把我受的感情與印象傳授給別人，而能使別人也受着和我一樣的感情。"這纔是藝術品的成立。他也告訴了我們，術術是能够喚起我們死去了的思想的，他以爲藝術的功用是有三種：第一，藝術能增加鑑賞者的趣味；第二，藝術能深遠鑑賞者的觀察；第三，藝術能革新鑑賞者的思想。文學是藝術裡面的一種，牠的功用當然是那樣的，這是不待我們多言的。同時，關於文學的意義，諒來討論到這裏，已經很是淸楚了。我們的結論便是："文學是寫思想的，通俗的，無形式的，非貴族的。文學的要素是思想，感情，想像。同時文學是隨社會的思潮而

變遷的，換句話說，文學是動的。”

在原始時代的人民，藝術的思潮便已萌芽在他們的腦海裡，不過當時僅僅只有舞蹈或音樂來表示他們的情感罷了。這也就是藝術的起源，達爾文 Darwin 論藝術的起源說：“音樂最先，但那是雄物借以招引雌物的。”這未免太流於功用，和他這說對立的恰是斯賓塞爾Spencer 的論調，以爲“藝術的起源是游戲，在下等生物之生命裏的許多力量，完全消失於生命的維持與繼續。人類却於滿足這種要求之外，更有餘力從游戲的衝動而引起藝術的衝動，游戲是摹倣，藝術也是這樣的。”他這種的說法，未免太過於偏義，其實，藝術的起源，既不是像達爾文那樣廣汎，同時，也不是像斯賓塞爾的所謂摹倣與游戲，却是人類情緒衝動的結果。這是很明顯的．藝術的起源是在人類的熱烈的情感與情緒充滿了的時候，而以聲音，圖畫，線形及文字表示着。而表現這種衝動的東西，便是藝術品。表現的藝術品的本身像舞蹈，詩歌，小說，戲劇，雕刻，圖畫，裝飾等的創作的意思，是在使理性和情緒的調和，而這種調和便是形成偉大的藝術的重要的要素。假若失了調和，便

是藝術將落伍甚至破滅的象徵，譬如在歐洲中古的時候，情緒的發展超越了理性，術藝乃因之而頹敗，消滅，直到文藝復興的時候，理性的伸張達到極點。而同時對於情緒的調和也很得法，方才挽救藝術的墮落，反形成了歐洲藝術的當時的偉大。由這樣看來，情緒須與理性互相調和，也是文學的一個最大的關鍵。

現在，我們應該轉論到文學的起源了。在文學方面的最初出現的是敍事詩Epic這是出現於沒有歷史之先，同時還沒有文字的時候，內容純粹是歌頌當時的宗教的及宗敎的典禮和戰爭的功蹟的詩歌，而且是利用口傳散佈在民間的。像歐洲的文學的起源，純粹是希臘荷馬 Homer的兩首史詩與特塞和伊里亞特 Odyssey and Iliad, 印度的文學起源是由於伏它Vedas, 英國的比瓦夫 Beowelf, 德國的像麗培浪根歌Nidelungen, Lied 法國的雪絲特歌 Chanson de Gesteso, 芬蘭的卡爾佛拉Kalevalo; 這些都是爲那一國的文學的起源的敍事詩。承繼而起的就是詩裏面的抒情詩 Lyric, 而現今所存着的便是這種，敍事詩已經漸漸的在向沒落的道途上走去；除却最聞名的但丁 Dante 的一部"神劇"和米爾登的

"天堂喪失記"而外，似乎再沒有看見什麼了。

自文藝的起源到如今，存着的遺物，計算起來很有許多東西，但現今一般的人或許沒有注意到這個上面，以為在新的文學而未建設完成之先，應該從事破壞舊的，將他們一古腦兒遺棄去！這，真像中國現今一般無聊的文人般，主張不讀中國書，去唸外國文一樣的可笑。關於這點，日本詩人野口米次郎曾經矯正過這個錯誤說："無論那一國的新文學，都必須知道古代的人民的文化和天才，及近代的時代的精神，有怎樣的關係，而後從這處所來培植新文學的生命。"這，他已經再明瞭沒有地告訴我們：古的是新的萌芽；新的是古的文學所結着的果子。同時，坎特爾也說過："混合在傳說和原民史中的神話及傳說，乃是資產階級的絆脚石。"由這點，我們更認清了他的本身的偉大，是怎樣的包涵着熱烈的情緒與同情，牠並是當時平民階級被當時貴族的高壓而呼出的呻吟，是在野的非布爾喬亞的文學。

再就事實方面講：牠更是偉大的，藝術家常借着它而構成一件動人的藝術品；像沙士比亞 Shakespear 的一本戲

劇"凡呢絲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情節有幾段便是依傳說作底本的。由事實方面講，牠是這樣；我們還可引着艾麥生 Emerson 的話來作結論——藝術中的新東西是由舊的出來的，造成的。

派別的來源

文學是與時代有關係的原故，所以從起源以到而今，便有許多的主義和派別；最初的是古典主義 Classicism，繼着而起的有浪漫主義Romantism，再就是自然主義 Naturalism，寫實主義Realism，最近的潮頭最高的，却正是新寫實主義 proletarian Realism——就是普羅列塔利亞的文學——了。經過這多的變遷，而每以派別和主義的原故，文學界常常起一種沒有意思的關於理論方面的爭執。在現今的中國却也是一樣，其實，却用不着像這樣的鬧扯，每一個主義的存在並不是隨隨便便可以成立，我們是應該看牠的本身有沒有存在的價值，假若牠是有成立的可能性，那是用不着我們去反對或者擁護的，如果是這樣，那便是做了一個主義的奴隸，這是無聊的表現，因襲的存在，是最危險的。一個文藝家或者一個愛好文藝的人，在我以爲都應該這樣——

極力幹去，從不超出時代的思想，至少要握住時代的輪軸，跟着趕上前去，絕對不應該像現今一般的文人學者，犬吠而成為可鄙的行為，美其名曰批評。更須注意的就是文學的理論的探討，換句話說，便是怎樣去握住社會的近化的意識？而同時值得注目的就是關於文藝的道路的方面的選擇。我們知道古典主義那是已經葬掉了的，而浪漫主義也是和古典主義差不了許多，都是唯美的文學。站在藝術方面講，牠們是"為藝術而藝術的" Art for Art's sake，理想而非現實的，被時代所擯棄了的落伍的文學。古典主義最大的毛病便是以布爾喬亞為中心，同時是以冷靜的知覺和感覺為牠的基礎，但又絕對非科學的真理的理智的發展，而且是一種機械的合理的形式的理智；而浪漫主義自承繼之後，僅僅的脫除了形式的拘束，主張活潑潑的去描寫人物，但他絕非平民的產物，因為做牠描寫的中心的是中世紀的英雄，而他方面却極力發展着理想，高談自由，所以牠的發展祇墮入了崎嶇的道路裏，結果形成了的虛無和渺茫；這便是牠的優點，同時也就是牠墮落的原因和牠被時代擯棄的結果。代表這派的幾個重要的人物有德國的歌德

Goethe，梅涅 Heinə，英國的有華茲華士 Wordsworth，濟慈 Keats，雪萊 Shelley，拜倫Byron，俄國的有普希金Pushkin，法國方面有囂俄 Hugo，在這些人裏面，差不多都是世界著名的作家，在中國也曾介紹過他們的作品。而且我們也曾在有一個時候，覺得他們的作品的偉大，和他們創造浪漫主義打破傳統思想的沈艱的經歷，但是我們又爲着什麼要反對浪漫主義哩？牠是不好嗎？這點，我的答覆是，浪漫主義在剛創造成功的時候是很好的，第一點，因爲合於當時的環境；第二點，因爲當時的古典主義的末流以理性爲中心，結果使藝術陷於衰敗的現象，而浪漫派却創行以情緒調和，才挽起時代沈淪了的藝術而爲一代的作風。因爲有了這兩點功績，所以很受當時的人士的歡迎。但是爲什麼到了現在却又不受歡迎，却反爲時代所擯棄哩？這就是時代進化了的一種最大的表現，因爲質物的變化促使文化跟着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所以有寫實主義的出現，到最近却又轉變到新寫實主義的途上了。

什麼是寫實主義呢？與浪漫主義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關於這個廚川白村的意見以爲：——

第一，浪漫主義是高歌的，牠觀察現實是站在主觀的立場上，是以創造理想爲基礎，而寫實主義則是以客觀地位來觀察現實，同時是非理想的，且極端的反對浪漫主義的高歌而主張絕對的冷靜；

第二，浪漫主義是追求美的，完全憧憬幻化於崇高理想的漩渦，故與現實分離，是超越現實的人生，願自囚於象牙的塔裏，而寫實主義却是求眞和現實。前者是理想的追求，後者是事實的實現；

第三，浪漫主義是唯心的，以世界現象爲精神的，而寫實主義則是以唯物論爲牠的基礎，所以牠是物質的，肉的；前者是虛無的，靈的，後者是現實的；

第四，浪漫主義是立根於熊熊的烈火樣的熱情和奔流的感情上面；寫實主義則以冷靜的知覺和感覺做牠的基礎，但和古典主義不同的地方是在古典主義是合理的形的理智，寫實主義則是科學的眞理的理智的發展；

第五，浪漫主義是唯美派 Aesthetics 的文學，所以牠祇注重技巧，祇求雕琢的美點，故牠是虛僞的文學；寫實主義是以忠實的態度去描寫生活，毫不注重技巧而去加以虛

僞的裝飾；

第六，因爲浪漫主義是講求技巧，所以牠是以韻文方面如詩，歌，戲曲等爲牠的描寫的工具；但寫實主義是注重散文的，因爲要來實地去描寫眞的事物，最方便的是散文，而用得最多的還是小說；

第七；浪漫主義是過去了的，因爲空想力豐富的原故，所描寫的多屬中古時代傳說中的英雄和歌頌戰功的偉蹟．這正像中國的一般劍俠小說樣，寫出一些驚心的事情，帶着很濃厚的英雄主義的色彩；寫實主義所取的題材並不像這樣的奇特，祇是以一個很平凡的人物和事實來構成一部小說，這是偏重於平淡的日常生活。

我們再總括起來說，浪漫主義是封建時代的產物，所以牠所寫的祇是些候，王，英雄的事蹟，尊重威權，完全忘去自我的表現，而同時是偏重理想，憧憬於空空惘惘的環境，所以牠的藝術觀是“爲藝術而藝術”的，視藝術是茶餘酒後的一種消遣的工具；寫實主義則是科學和文化及資產階級在極力發展的近代的社會產物，所以重視現實以科學的手段，解剖一切藝術爲人生的表現，所以牠的藝術觀

是"爲人生而藝術" Art for Life's sake, 也可以說浪漫主義是傳統的文學；寫實主義是平民的產物的文學，關於牠的代表作家，在法國有弗羅貝爾Flaubert, 左杜 Emile zola莫泊三 Manpassant, 都德 Alphcuse Daudet; 日本方面有水上太郎，中村藏等人。

現代文學的趨向

最近已由寫實主義轉變到普羅列塔利亞新寫實主義了。什麼是新寫實主義呢？杜羅斯基他在'文學與革命' 裡曾解釋說："新文藝——即指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是充滿着對於將來有無限創造和信仰的。"同時他又說着："新藝術是寫實的,積極的,有生機的，集合的。" 這便是說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是一種集團主義的文學，而且是追求現實積極的有物的文學，除却是唯物的而外，牠還有一最大的特徵，便是前面所說的："充滿着對於將來有無限創造和信仰，" 這就是講普羅例塔利亞文學並不是一種無病呻吟的文學，而是要創造普羅列塔利亞的階級的光明的前途，而這是純第四階級的，專寫第四階級的痛苦，而且是要普遍到別的階級,而握着社會的意識形態 (Ideology)，需要在

這意特沃羅幾的領域裏做着指導階級，就是要使他的階級的意特沃羅幾完全成爲社會上的意特沃羅幾。這就是說要使普羅列塔利亞的意識形態，能夠支配別個階級社會的意識形態；同時波格達洛夫也會這樣的解釋那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意義和牠的內容說：“普羅列塔利亞所需要的，是集團主義的文學，這文學是指導人們，以深厚的連帶心和同僚的共同勞動，和以共同的理想相聯結的奮鬥者和建設者密切的同盟的情調的。”這一點，便證明了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是集團的，而且是需要從理想的裏面去追求現實，在闇淡的環境裡要創造光明，而牠的最重要的關鍵便是需要握住着進步的社會的意識的形態，而後勇敢地去發展牠的理想，達到意特沃羅幾的裏面去支配着別一階級的意特沃羅幾。

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發生，便是布爾喬亞文學發展的結果，因爲資本主義是向着進化的途中駛去，而裏面的矛盾便也隨着他的進化而增加，於是代表第三階級的文學也形成了牠的崩潰，隨着這個命運而萌芽的便是普羅列塔利亞階級的文學——普羅列塔利亞文學。若站在唯物論的立

場上來分析這個原因，簡單的說便是由於經濟制度變更的結果，我們知道社會構成的根本的基礎，是物質和經濟，假若這下層的基礎一旦動搖，那麼上層的政治和法律，便也跟着發生激烈的變更，同時卽影響到人類的生活狀況，所以建築在這個下層基礎上面的文藝也隨着而轉變，最大的證例，就是歐西的文學的變遷的歷史，自法國革命之後，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握有充分的力量，纔發現了寫實主義的盛行，驅逐了浪漫主義，及至二十世紀的初期，資產階級的關於一切的威權，漸漸趨到沒落消沈的方面，無產階級有盛興的樣子；於是在文藝的道路上由寫實主義轉變到了新浪漫主義。大戰之後的世界，一切都有激烈的變動，因爲大戰的影響催着無產階級的深刻的覺悟而自動的更把握着雄厚的一些勢力．由此，過渡期中的新浪漫主義，便不得不讓位於新興的文學的新寫實主義了。關於這些的事實，固然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足以證明文藝之所以變轉到新的傾向，確是由於“物質”的變更的緣因，也可以說是社會下層階級的物質的基礎的生產組織的搖動而波及於人類的生活的結果，這是必然的不可抵抗的事實，在世界整個

的文壇上說來，不過在中國是似乎還談不到這個奇特的問題。

關於普羅列塔利亞文學似乎還未曾說完尚要補充一點的，便是一般人對於牠的本身的誤解和曲解的地方——在一般人，不了解牠的內容一般的人，常常是說牠是祇限於普羅階級寫的或讀的，同時是單純的偏重於普羅階級的文學，或者說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是集團主義的文學，所以牠的內容是充實有普羅列塔利亞的生活與集團的鬥爭的描寫，其實，這是錯誤的見解，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是像這麼個樣子地——在其和集團底生活合致，反映着集團的意特沃羅幾的一點上，有牠最偉大而鮮明的特色，决不是像一般誤解着牠的人們所說的是單純的描寫集團的作品；我們除了解牠之外，更引用着波格達羅夫 Bogdanoff 的一段話來作我們的結論：“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內容，不限于普羅列塔利亞的生活，集團的勞動與鬥爭，也不是這樣，牠的內容是全生活的全世界的吧！他們大概用集團的眼光來看，是在追求與盼望整個的個人主義所見不到的地方，尋找出關係交涉來，而且是涉及一切一切的。”在這裏面我

們可以找出牠的前面所未說及的另一個新的焦點了，那便是與寫實主義相同的——普羅文學也是寫實的追求眞的文學，所以普羅文學是寫實的生活的，辛克萊，他想成個普羅文學的偉大作家，可是還沒有成功，但他的批評還值得我們介紹。關於批評現今文學的一句話，他是這麼的說着："我以爲一個作家無論怎樣，應該說點生活的話，對於一般人，應該有點用處。"在他這段話裡面，所包涵着的，是對於一般非追求實的文學作品下了一個最嚴厲的斥責與忠告，同時也就是說普羅文學是需要描寫全世界的與全生活的作品。而且他更批評現代的文藝的劣點。據他觀察，現代文藝是墮入了罪惡的深淵裡，漸漸貴族化了，忘掉文藝的本質，是大衆的，所有並不是貴族階級的私有品；第二點，便是文藝的傳統主義的因襲的結果，形成了文藝本身的污點，其實，文藝何能做歷史的囚徒哩？他說的第三點，就是現代趣味主義的邪惡，漸次促使現實，迴避理想和幻影侵入，這樣便是文藝退化了的鐵證。再有一點，是批駁現今一般的文人不認文藝爲社會的道德的經濟的虛僞，照他個人的意見却認爲一切的藝術都是宣傳。他更指出現

代的文藝最大的毛病趨重於至上主義，因而完全沉醉於追求美的，創造理想的，已和現實的路途隔絕，而牠們需要轉變，向十字街頭的人生至上主義的身上走去！

辛克萊的意見是這樣，已經給我敘述完了；同時介紹給諸位的普羅文學也應該趕緊收束，因爲篇幅的關係，還有許多的問題需要在下面發表的緣故。不過，在我個人還有幾句話（不關重要的幾句話！）覺得要和諸位談清的，便是我寫這段文字的動機全是立於客觀的地位，介紹介紹而已，至於某一種主義是否能夠成立，是牠本身好壞的問題，並不是說在一篇文字裏面就能估定其價值，評判其優劣的；何況中國所多着的就是做這種批評事業的一般無聊的文人，這時或許他們正在興高彩烈的筆戰，鎮天價的呼號着他所信仰的主義萬歲！萬歲！萬萬歲！其實，主義何用得着來反對或鼓吹哩？我們祇需要觀察牠的本身是非眞正的合乎我們人生情況的，假若能夠合乎這個原則，牠便是成立了。我們用不着去反對；如果有反對的，那是無益而且是他反對者的淺薄和無聊！中國現今的文藝界弄得這樣烏七八糟的結果，便是由於他們不願遵守這個原則；或許

還有一般文學家專糾合着他們一般無聊的同輩，聲言提倡某種主義，而其動機却祇是想借此而出鋒頭，造成一派的勢力，專從事於他們所謂之批評工作，晝夜的奔走，而其最後的目的，不過是在私人的名利而已，嗚呼，可憐的中國文藝界，可憐的中國文藝界，可憐的中國文藝界的作家，批評家！

德國和烏克蘭的文壇狀況

上面已經將我們所要說的話敘述了一遍，這裡我想說的是關於世界文壇的近況，但是從哪裡講起裡？我想，假若將各國都介紹一下，那未免太過麻煩，且事實上亦不會給我以這樣的一個機會，於是我最後的決斷便是主張提出幾個後進的國家的文學狀況以及轉變到了怎樣的地位來做本段的結晶——世界文壇的近況的代表。提出的國家有三個：德國，烏克蘭和日本，至於英美的過於複雜，非簡單的可以敘完，俟有便時，我或許能專文述及。

我們知道的，表現主義 Expressionalism 是創行在德國，且曾風行於一時，這是大戰前的情形；但自大戰而後，社會上充佈的是混亂的現象，以至現在拋以先的運動，早

經宣告了牠的命運的終止，無聲無臭地死去，不過關於牠給社會的一些印象，依然存在着，並爲德國的現今一般少數人所重視，這個原因，就是合乎少數人的心理，足以代表他們個性的需要。什麼是表現主義呢？馮桎 Fanch 說：

"表現主義是文學及藝術裏的小資產階級的意特沃羅幾，漸次頹廢的最嚴格的現象，牠是從自然主義開始·創出了由小資產階級Petit Bourgeois引出了的諸問題的藝術的表現的，藝術發展方向的繼續。"依照他的理論而去分析他的本身的時候，可以決定牠是小資產階級的產物，他們是反對科學和技術，同時也罵資產階級及現世界的一些存在着的現象，詛咒混亂的國家的秩序，不過牠們並不是站在階級的地位上面而去作這反對支配階級的運動，立於自由發展的基礎上而去儘量地反抗，他們祇是背向現代世界的不良的秩序而已，所以說他們祇是富於悲感的一種厭世的思想義主，但絕未想到應該怎樣去解決這個幽闇的環境與振起凄凉的國度的衰頹；由這一點立論，也可說他們是保守的而非上進的，就以表現派的著者哈光庫列夫埃爾 Hasenele Ver 作例，他在他所著的'兒子'裏面，極力詛咒電氣和電

信，電話的發明，這便是他們背向世界，誣蔑世界進化的一個明證。但是不久，表現主義也改變了一番，主要方向漸漸的往神秘主義 Mysticism, 象徵主義 Symbolism, 進展，方纔發生了行動主義的運動，認爲必須與世界觀的反政治的性質抗爭，文學是應該爲社會而勞動，文學是與政治有關係的，文學應該政治化且須附有政治利害與政治的性質。他們這一般的意見，一致的明白地表示是正統表現主義。握住了社會的進展，這是牠們的初次。時候約是西歷一九一〇年，裡面的代表人物有滿圓夫埃爾特Pzemfert 主編着一個雜誌‘行動’，到一九一二年，便產生了圖庫 Tung,果爾 Goll, 呵埃爾夫埃爾 Wavfel, 惡天 Otten, 埃連希夔塔印 Ehrenstein, 盧貝涅爾 Rubiner, 和克支列 Sheickele, 一輩人。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戰爭開始的當兒，他們因爲愛好和平的原故，於是由行動主義而轉變到了非戰爭主義，極力鼓吹着和平，反對戰事的擴大，延蔓；忘去了祖國的情緒，漸次充滿着他們的頭腦是國際的主義的思想，不過他們有些轉變不了的，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永恆地浸透了他們的全身，所以他們根本轉變不着的是他們的意識，而同

時又不能接着延長他們的生命，這就是社會並不需要他們了，終於是落伍於時代，成爲文學史上堆着的一堆遺骸罷了。堆砌起來的却是經過了裝飾的初萌芽的文學。行動主義，但不過是形式上失掉了他們的派別，對於普羅文學不過是抱着個人主義的見地，至于思想方面絕對沒有什麼相當的一種見解，所以他們在戰後便隨着戰爭的消失而滅蹟了。

烏克蘭的文學狀況是很普遍；不過因爲他是不出名的原故，所以特來介紹一下。該國的文學比較起來是發展的，普羅文學雖然是剛在萌芽時期，但所聞名的確也有着幾個，像詩人方面有可黎克 Kulik, 蘇琴 Sagun, 蘇雪耳 Sosura, 唐克 Donenk, 這一般人，作家有郭梨漿 Korjar,米克添可 Mikitenko, 蘇伏田七哥 Savtchenko, 和易克西 Ecofance, 等人。這都是最近的，關於近百年來的馳名於世界的大作家有佛郎哥 Franko 强非堤其哥， Chevtchenko, 可屑丙斯凱等人，而且在世界文壇上確也曾佔得個很重要的地位。一九二〇年，因爲工業進展的速率，使文學界也跟著起了大的變化，工人加入着這種運動，如是的發現着的結果，乃產生

了蘇琴蘇雪耳他們這一般無產階級的作家，他們曾組織了兩種文學刊物揭載着們的作品藉以宣傳他們的主義，地點是在卡爾可夫和起扶兩個地方。更有個好的消息來安慰我們的，烏克蘭的工人不但是如此，即鄉村裡的農民也是有着代表的刊物，名稱，是"犂"，所有的農民完全是站在"犂"的旗幟之下，走着他們的道路。他們無產作家裡面爲內戰而不幸的死去了的一般人，更是值得我們追悼而太息；最令人佩服的，是他們奮鬥的勇敢情調，決不像我們中國的一些無聊的文人僅僅在筆頭的領域裡呼着"奮鬥！奮鬥！"或是"幹呀！幹呀！"而終日躲在租界中，住着洋房高談革命的無聊。現在我將烏克蘭的幾個有志的文人，因內戰而死去的文人開列着，——詩人方面，有它枚克Tohumak,批評家有米且利特强可Michailitchenko,作家意爾蘭Ellan.蘇來非提且和前面列着的幾位。這都是爲革命捐軀，現在已成爲幽靈了的。

烏克蘭的非普羅文學的作家是巧非拉非 Chvalovvi 潘克 Pank, 班超 Pachan, 劉柏得蘭克 Ludtulenko, 開幸起 Kasjnka, 和詩人第且萊 Titchina, 諸人。關於作品的量的方面

最多的是小說，次之戲曲和詩，其餘的要算散文方面的作品，和其他的雜著，我們由這點，我們着眼望去，知道烏克蘭的文學是向着散文方面而發展着；這也就是烏克蘭的文學的進化的表現——散文是飛騰地進展着，而韻文却漸次地沒落了。

日本底文壇

這一段我們談的目標是進化的日本。本來在這些事體裡面所擺動着的都是些經過了力量的成績。且歷史的輪廓裡並沒有幻化的黑影，或憧憬於理想，在這些暗礁都是被歷史所逐放於現實的境地之外的一些冷酷空虛的陰影。裏面所存著的僅是活的力量—一些現實的過去的歷史上的遺痕，這便是我們去追求現實的一些應得的材料，我們想着得而且要抓着的便是這些在歷史已轉過去了的齒輪和握住社會進化的意識。日本因為得着了這個，所以他們得有今日的發展和躍動的狀況。我們假若回頭去觀察日本一下，可以得着牠的幾個我們應該知道的事情；大衆文學的完全取得了勝利的地位，而露着一些驕傲的淺笑，純文藝雜誌的沒落，眼見大衆文藝方面的雜誌的增加，而流露着懊悔的態

度。在大衆文藝面向着勝利的樓角，極力要求迎合低級的趣味，旣驅逐了純文藝的作品，當然牠的質的方面傾向着低下，而這種分野却又掀起別的一番新的事實晃晃地現在我們眼前，那便是無產階級的普羅文學之突起，在日本的文壇上，完全取得了別的文學所站着的同一樣的地位，別人都承認牠的本身的存在和取得自由行動的能力，事實並不這樣的簡單，不但是站穩了牠的地位，而且，在以爲有位置的前途有無限的遠大的一般作家，也並不見怎樣去圖謀殘殺牠的生命了，他方面更形成牠本身能異樣地發展的，乃是一般年青的新進作家都在傾向着表示着，牠們對於歡迎的熱烈與保護的熱忱，並極力的從事於普羅文學的本質的追求，這絕對不是由於一時的好奇心的衝動而促邁著他們的這樣一致的行動，乃是由於他們感覺到迫切的需要，社會的意識已今進向到了這一步，潮流允許牠的存在，同時也是一班作家的關於社會的認認 Gesellschaftliche Erkenutnis 的高漲，探到了社認識的高層，握着了進步的社會的意識，使牠的戰綫得到安定的狀况，而個執地去發展着。

還有一點事實是能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偏於日本的文藝批評方面，舊的批評家都已經走入了荒郊而消聲隱跡，毫無生氣，新的號筒大半是發自無產階級文學和其他隣隔的營幕裏，引起的問題並不定是限於單純的某一種或某一個雜誌的問題，乃是一般的關於特殊方面的理論或事實的探討。日本整個的文壇上，關於派別方面有着關係的雜誌，種類極多，例如大衆文藝方面的有"平凡"和"朝日"，普羅文學方面，有"戰旗"和"文藝戰線"兩份機關雜誌，再享有盛名而號稱爲日本文壇上的四大舞台的，是"改造"，"中央公論"，"文藝春秋"和"新潮"，頭一個改造是由山本實彥主編，中央公論的編者是島中雄作，主編第三個雜誌的人就是在我國享着大名的菊池寬；而新潮則是中村武羅夫和猶崎勤彫編的一個雜誌。其餘有所謂慶應派的雜誌，三田文學由平松幹夫編輯；提倡婦女文學的雜誌有長谷川時雨主編的女人藝術與高信峽水主編的婦人公論，餘外的是些報紙上的園地及其他的小刊物。

日本的關於小說已經由藝術小說漸次變轉到通俗的長篇小說，這個景緻是徘徊在日暮和晨曦的中間的過程，藝

術小說的抒情式和唯美式的已入窮途，而晨曦裡發現的新的埋藏的寶貝，這就是很通俗的迎合於低級趣味的長篇敘事體的小說。都是這樣的很激烈的變動着，體裁 Style 方面是轉移到變象集團的生活，在以先的描寫個人生活和斷片的日常的小說，爲人們所擯棄，已成爲昨日的黃花，落掉了的黃葉，小說史上的幾根枯骨，直言之，就是因爲牠抓不着羣衆的心理，羣衆感覺並不會需要牠，所以祇得將這幾根枯骨埋葬了，而保養着新的嬰兒——就是寫集團生活的新寫實主義的小說。

關於日本的戲劇方面，顯然是有着很大的進步，無產階級的公演以及一般羣衆的公演更是蓬勃地顯示着一團生氣，哪像寂寞無聲的中國呢？即在研究無產階級藝術的團體也組織成了兩個——勞農藝術家聯盟，和全日本無產者藝術同盟，他們底行動方面已是在向着政治和經濟方面進展。這裡面的人物最著名的有平林初之輔，村松正俊，大宅壯一，中野重治新居格等人。

日本的情形是那般的在向前進展着，我們比較起停滯的中國的狀況，大約對於日本趨向於新的征途的行動，大家

還能滿意吧。

荒蕪底中國

我除掉鼓起精神將小題寫成之後，再沒有一絲的勇氣想繼續下去，或許是由於窗外的細雨絲絲的織着春天的愁悶的網罟牢罩着了離人的心頭；覺到淒凉，感着淒清的寂寞的斗大的房子裏的空氣的冷酷和靜悄。我總祇有瞑瞑的搜集材料想寫出點關于『荒蕪的中國』的話，但的是怎樣不湊巧的一些跳躍于窗帷上的幽靈般底黑影總是行動的像魔鬼的跳舞樣，在黃蒼，頹蕩的電燈光下搖曳，搖曳着，永恆底搖曳着在我這生命的旅途上的一程！荒蕪的中國的文藝界上的一塊白而且大的幕布，是和我命運中的不幸映照在窗幃上一樣，永恆是夜，永恆祇是魔鬼的跳躍的陰影，無聲無臭地．搖動在紙上，間或也會發現點閃閃的星光，但不久也是破滅，消失，雖然雷有時發出洪大的鳴聲，但不久仍是沈靜着，而點綴在些荒蕪園內的，依然祇是魔鬼的黑影，縱有點點靈光，却在荒凉的園裏搖移不定，永恆地祇是搖動！

我覺得材料的缺乏，根本上就不想去談這些事，但是又

是又不能不稍爲叙述一下，雖然提到這些滿肚皮是不高興的，但是這也是沒辦法解决的，最經濟的祗有略略地出提幾個很淺易却又感覺不滿的事實，來評判一下。

在文藝界上最是現着矛盾于我們眼前的，就是事實與理論的相違背，這，並不是盜襲着一般文人的故技，來批評革命文學家的喝紅酒，住租界而談革命的故事，乃是一般的通病的擧發，這個毛病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哩？就是一般文人的先行的鼓吹而未能實踐的一個事實，比方說在文藝的領域裏，絕對不應該有黨或派的區分，這是對的，我們確實贊助這良好的提議，但是事實是時常給我們不幸的消息，以致主張的人反而自認是什麼派，這種可信的人，還有虛僞的濃厚的色彩之衣罩着他的汚臭的軀壳，而欺騙一般的人，這種政策的施行誰也承認他並不是良心的發端，祗是文藝上的一種卑劣低下的手段，這站在藝術的觀點上去批評是不忠實的。我除很盼望□□社的人捨去這種成見之外，更引着有島武郎的幾句話作最眞摯的一個忠告給他們——“我是極端的嫌惡黨派的，若是文壇上有了牠，我簡直以爲牠是一種罪惡！”武郎的話，固然是有過火之處

，文藝是有階級性的，那是事實，不過黨派在文藝之領域裏；根本是斬輕文藝進展的。

同時，值得我們談談的是第二個事實，關于批評方面的。是崎嶇的向着岐路上進展而且是猛力的；由此形成了一個模型，批評者極力的發展着強倔的個性，祇有講別人的能力，而沒有接受別人的批評的意思，其實，一個批評家應該批評人；但是也應該接受別人的批評，而需立在公正的觀點上，像這樣纔是正確的批評，在中國的情形究竟怎樣哩？這是令我們失希的，所謂批評祇不過是作為罵人的工具，甲攻擊乙，乙攻擊丙，雖然是含砂射影的，但這是神聖的批評；假若有人是站在文藝的觀點上而去批評"批評家，"固然是正確的，但是他為顧惜他的名譽起見，決不會虛心的接受，或更會反抗你的公論，反着評論你的文字是"犬吠"的變相。更有一點令我們痛心的就是他們一般批評家，認為這是一種職業，做做書評渡着生活，像他們這樣專將文藝當為一種商品，而以此為業，關於這種人的人格，我們是不問可知，也用不着多去批評他們而花去我們那有用的寶貴的篇幅，不過，我們所需要急於挽救

的危機便是——文藝的職業化！記得自命爲革命詩人·革命文人的□□□□等，他們時常批評別人的劣點，說某人是寫三角戀愛的小說，這是不對的，某人又是寫某樣的小說，那是不對的，但是檢舉他們的作品，也不過那個樣子，沒看見他們曾寫出一篇什麽富有生命力量的革命作品，甚至連他們和愛人來往的書信，也刻印成本子來賣錢。

再有一點是證明中國文藝沒有進步的一個事實——中國根本是沒有產生出什麽關於文學的好的作品，並且是極端的在摹倣着外國，譯本哩，也曾有着幾本所謂世界名著的文學作品，但是，都是陳腐的東西，譬如現今譯着幾本許多年前的過時的小仲馬 Alexander Dumas fils 的東西，便算奇異的了不得，而一般的作家是費着千辛萬苦的力量，去翻譯，但是在一般讀者們是愛和苦心的翻譯者們，開開玩笑，每一見着是譯的作品，便睬也懶得睬的往旁邊一摔，關於這個錯誤的糾正的方法，讀者固然是應該負一部份的責任，極力設法增加自己的鑑賞之能力；而在譯者本身方面，更應該負起責任；在選擇譯品時，應該注意的一點，就是選擇應該求合乎"適合時代的要求"的作品，這個原則

的焦點就是講需要和國際性的東西滲合着，應該能夠合乎國情的，也即暗示着無論什麼作品總應該能够抓住羣衆，和羣衆的心理。

革命文學的問題已經轟動了許多的人，而且也不乏內行的批評，也不須我來湊熱鬧，不過在我個人的意見是"革命文學並非坐在高樓大厦裡能够寫出來的，或者進電影院而寫工廠的工人的痛苦的情形。"同時，也不是在無聊的時候能够呼出幾聲革命的口號而就成就了革命文學的偉大，"革命文學是寫實的文學。"所以革命文學所寫的是"眞"，是以現實的生活作牠的題材，而以很通俗的技術將情况忠實的活潑潑的描寫，透露在白色的紙上，並不定是所謂"血和淚"的文學，所以我的結論是"革命文學之所以能成爲偉大的時候，那就是作者經歷的情形的偉大，事實的偉大，而這個作品便是作者經歷的一種變相。所以要寫革命文學的作品，是須要作者有偉大的革命的經歷的事實。"

至於現今號充是革命文學家，和革命詩人，無產詩人們的一些行動是怎樣的，我們可不必去談牠，不過，我們

頂好的概括的說一句，"他們的生活狀況，決不是他們理想中的作品所需要的。"

總之，中國是個荒蕪的國家，文藝家們都是徬徨着在十字街頭，而我們所盼望的，却是能够負起責任的一般青年，努力掙扎開出一條血路來。以偉大的力量來開墾這荒蕪了的園地。

我是這樣地企求着，聽啊，聽你們行動的足音，新舊厮殺的交響，這就是荒凉的國度發生的微聲！

夜深，三，十四日脫稿。

運動家注意

從事運動之人，體格大都强壯，工作生活又異於常人，故用尋常衣着服用物品，每覺容易損壞不能耐久，惟漢口三友實業社各種衣御物品，倍受運動家歡迎，因其品質異常，堅牢經用，美緻而顏色不退，甚合運動家之胃口。

中人裝，學生裝，西裝，新國民裝，西式櫬衫，反領衫，運動衫褲，運動背心，反口運動襪，浴衣，浴巾，擦背帶，皮鞋，領帶，西裝用品，

總發行所一馬頭欵生路　第二發行所中山路口　電話二八九〇

漢口三友實業社啓

Foo Chang

Ladies And Gentlemen's

TAILOR,

BREECH MAKER
GENERAL OUTFITTER

CHA YUAN POH
WUCHANG.

福昌 西服公司

穿西裝的資格愈老，愈覺着樣式要時髦，樣式時髦，穿起來，才好看才漂亮・凡着本公司裁製的西裝個個都滿意，都漂亮・因本公司不惜厚資，聘請優等專門技司，研究新式時髦，諸君來試，就會滿意，方知言之不謬。

武昌察院坡

青春底心

羽　　異

時間與地方：　近世紀的某一天在遠東的一個都市中。

角色：

柯田心——是一個詩人與劇作家，從他那飽經世變的面容看來，至少是六十歲上下了。

戲院裏的經理——是一個道地底市儈。

櫻子——一個享有盛譽的美麗年輕的女優。

老張——柯田心底用人。

警官——三十餘歲的一個極奸狡勢利的人。

兵士甲，乙，丙，丁。

幕開：這兒我只告訴你是柯詩人底住室，老張正在掃地，戲院裡底經理在室中不安地走來走去。其他詳細的布置，請各位聰明的讀者自己去想吧。必要底在後面也自然會逐漸表示出來。如果是搬上舞台的話，那就是導演者底工作了。

經理　（焦急着問）柯先生怎麼還不來呢？我眞等了不短的時間了！

老張　那有誰知道？他平常不大出去，不過一出去就不能限定有多久。你先生如果是沒有什麼特別重大的事，我想留張名片在這裡，自己先回去好啦！

經理　不，我需得親自會着他，這事非當面請求他不行的。不要緊，讓我自己等好了。（無心地翻看棹上底書。）

柯詩人挾着外套從外面進來。

經理　（高興狀）呵，柯先生你回來了！

詩人　唔…請隨便坐，不必客氣。（向老張）今天有些什麼人來過？

老張　只有那個演戲的櫻子姑娘來了兩次，說等一會還要來呢，要我告訴你一下。此外就是幾個學生，還有這位先生也等了好一會兒。

詩人　櫻子，那孩子眞不差……

經理　柯先生！

詩人　呵，你到我這裡來有什麼貴幹呢？

經理　你先生的那個劇本『青春底心』眞是傑作，差不多連小孩子都要來看，你瞧，我們戲院裏曾未看見有過如此好的生意，票價提高到了五元，而那些觀客竟依然發狂地搶着來買，離開演還有十多分鐘座位就賣完了。　我們預備繼續演十天，照這個情形看來，就是二十天接續演下去，生意也不會差的。但是這完全是柯先生賜給的，我特代表敝院全體向柯先生致一百二十分的謝意……

詩人　够了！一個戲劇底完成，好的劇本不過是一部分；你不要以爲能够獲得那樣多的觀衆是我一個人底力量，你應該知道還有演員，佈景，燈光…他們，沒有他們，我底劇本不過是一些白紙黑字的書而已，並不是

戲劇……

經理　固然，但是沒有先生那樣好的劇本，就是他們再好到怎麼樣，也是白的。

詩人　你根本不懂得戲劇，你只會營利！

經理　這是當然，不爲賺錢，誰又來辦這勞什子劇院呢？

詩人　所以你是一個市儈。所以是你才會把票價提到很高，來限制沒有錢的人看戲底機會。這個樣子拿我底劇本去上演，簡直沒有一點意義了。

經理　提高票價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詩人　是沒有辦法的事？票價隨你提到怎樣高，你能賣出更多的座兒？

經理　柯先生不必動怒，算我錯了就是。……我到這裏來的意思，一來是向柯先生致謝，二來就是因爲這次『青春底心』上演的太好了底成績，所以想向先生再買幾個相似的劇本，如果有做好了的更好，倘使沒有，也得請先生爲我們編幾個，酬金自當從豐。這個事情；務必要請你答應才好，因爲不但我們盼望，就是那很多的觀客也同樣要求着呢！

詩人　感謝盛意！只是我現在還後悔不該拿『青春的心』讓你們去上演的。你是錯認人了！我并沒有市儈的心，如果我寫東西是爲着錢的時候，那我决沒有這樣蠢，我要賺錢爲什麼不去幹那可以撈大錢的勾當，而來做這樣吃不飽的事情呢？我活了幾十歲，但從未出賣過我底靈魂，而你，你今天竟想拿錢來購買我底靈魂麼？那你就眞太高明了。

經理　想不到你先生活到這年紀，還有這樣大的火氣……

詩人　惟其我有這樣大的火氣，所以我還不老，還可以繼續活下去，否則我早進了墳墓了。　請你保留着你那美好的言辭，不必向我多費。要知道那戲也許會引起更不幸的糾紛來，你不要專看在表面，以爲有很多的觀衆歡迎就是很好的事，將來倘若發生什麼意外你要推開恐怕就會悔恨太遲呢！

經理　這些我都知道。你何必這樣迂呢？任你是如何的清高，但你能束着肚皮清高麼？清高，不要太自苦了！如果是先生的作品，我說過，酬金當特別從豐；而且不僅在錢的方面，如果先生底劇本在敝院連續演下去

我想可以在不久的時間內，就會使全國的人對先生底天才，認識更深刻了。我們可以『打開窗子說亮話』，人生除了『名』與『利』還有什麼！先生難道不願自己的名字在文學史上佔着更大的位置麽？先生年紀已不小了，再不努力是沒有時候啦。

詩人　我不高興聽你的教訓！我們的觀點不同，還有什麽可說？我從沒有想做富翁，或佔歷史上什麼位置的野心；在開始我就已聲明過了：我并不出賣我底靈魂。我倒不知道，歷史上偉人底位置是怎樣得來的？請你告訴我……

經理　（在室中走來走去）我真沒有法子使你明白我底好意……

詩人　好意？我感謝你，只是我沒有這聰明來接受你底好意，請你不要再向我糾纏了吧！

櫻子上。柯詩人很高興的地站起來歡迎她與她握手，隨後空氣沉默。櫻子向院裡的經理點頭。

櫻子　柯先生！你好？回了不久麽？

詩人　我？很好！是剛才回來，聽說你今天已來了兩次，

是不是？眞對不起得很………………

經理　呵，你也來了，

櫻子　經理好？在這裡有何貴幹呢？

經理　你來得正好。我正勸柯先生爲我們寫幾個劇本，酬金從豐；你想這不是兩方面都有利益的事麼？而柯先生竟不答應，哈哈，反把我罵得一個不亦樂乎。所以我說你來得正好，請你替我向他說說吧！

櫻子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只好望着柯詩人底面色——

櫻子　我怎麼能夠呢？你先生尚且不能夠說得柯先生願意，何況我一點口才都沒有………………

經理　總之，我拜託你好了。柯先生，改日見！我希望你對於我今天過分的言辭不要掛懷。

詩人　再見！希望你不要再拿這種事來吵擾我。

柯詩人并不起身，稍爲把頭一點，看着他出去。

櫻子　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呢？柯先生！

詩人　這個不知趣的市儈，毫不看清楚我是什麼樣子的人，開口酬金，閉口出名；以爲我會受他的籠哄，其實

妳想這種事情都是可以打動我底心麼？

櫻子　這位先生眞壞，他只曉得要賺錢，在我剛來的時候，我幾乎是他底奴隸，他底丫頭；他任意的喊我，罵我，只差打我了；柯先生，我眞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我不明明是他請來的演員麼？訂合同的時候，并不曾說過做他的僕人，我和他的關係僅是這樣簡單，然而他常常想加我一種不可說的侮辱，我雖每次都拒絕了，在他的威赫下，我還是不敢聲張，不敢不容忍。柯先生，是誰注定着女人是應該受這樣踩躪的呢？

詩人　孩子，你沒有看到，全世界的人都在暴力下受苦哪。不過女人總是更苦些………後來呢？

櫻子　後來，我的舞台技術漸漸得到了讚美，我的身價像物件一樣的身價，很快的增高起來，別的舞台都爭着聘我，害得這位經理急得不得了，他增加我底月薪，一直到高過全市任何劇院的最高俸額，這樣，別的劇院才不與他爭了，有時他爲着怕惱了我，竟把我恭敬得像祖宗一樣。你瞧，這個樣子多可笑？不知道是我變

了兩個人，還是他變了兩個人，不然爲什麼前後的態度竟會這樣不同呢？（說着微笑起來。）不過我總相信我是沒有變更的，你說是不是？阿，竟講了這樣多廢話。你是很討厭吧？

詩人　我一點也不覺討厭。我正要一個你這樣直爽的人把劇院內部底醜狀告訴我，你不要客氣，我很喜歡你能高興到我這裏來呢！

櫻子　只是，我是一個被任何人輕視侮弄的戲子呢！

詩人　在我并不如此，你在我眼睛裡只是一個人，一個藝術家，一個與那些寫劇本的大作家相等的戲劇家。我不是訶諛你，也不想從你那裏得到一些什麼，實在的，你底表演技術真好，真感動人……

（櫻子受着這樣的讚美，覺得又欣喜又嬌羞，倒不好怎樣。）

櫻子　（囁嚅着）柯先生，你的話太過分了。我實在一點也不值得，……眞的。

詩人　對我無須乎客氣或謙讓，我是不恭維人的。告訴我，你爲什麼演得這樣好，特別是公演我這個劇本『青

春底心』這次眞演得出神，當你演到流出淚來的時候，不但台下的觀衆都哭了起來，就是我，任何事件都不能影響到心的，也無法制止，不流出幾滴淚珠。告訴我，你爲什麼竟會那樣傷心地哭？

櫻子 (有點凄然了)唔，這次演得好，是由於你那動人的劇本，我們不過把牠從紙上表現到舞台上來而已。我們演者受了那偉大的精神底感動，不能自已地流下淚來；那些觀衆，更不消說了。

詩人 這次是顯然的不同，我總這樣覺得。我覺得你底哭泣裏是含着深痛的苦楚，存在你軀殼中的靈魂似乎是受着很毒的鞭傷。請你告訴我究竟是什麼原故，瞧你這樣悲傷的樣子？(櫻子哭起來)也許你是不知道我，不了解我是怎樣的人，所以不敢說，是不是？請你放心，我最高興幫助旁人，因爲我也是一個受苦者……

櫻子 我知道你，從你底作品中我認識了你底一切。我相信你是現在所有人中的最偉大的；你有熱的血，不朽的精神，與青春的心；我欽佩你，我才到你這兒來受敎，對於你之肯延見我，是至以爲榮的。

詩人　如此，你就應該對我說出你底實在；一個正握着青春底火花的少年姑娘，照理是應該要如何快樂嬉戲才對，而竟你這樣悲傷着，眞怪可憐的……

櫻子　我底生活造成了我底悲傷，過去的歷史太使我傷心了！我不願意告訴你，柯先生，請原諒吧！這些事是將煩惱你的。（又泣着）

詩人　說啦！孩子。沒有事能够煩惱我的，請把你受苦底經過告訴我吧，我等着……哦，忘記拿烟給你了；你是吸烟的吧？

櫻子　我現在不要吸，雖然有時也吸一點。

詩人　我自己是不吸的，因爲牠損害我底健康；我也不高興看見別人吸，但是沒有辦法……

櫻子　唔！以前的詩人大概都是與痲醉劑和女人爲鄰的。

詩人　那他們都是病態的詩人，現在的時代已不需要他們了。除非他們健康起來。孩子，你說啥！

櫻子　我過去的遭遇，正像你劇本中所寫的一樣。同一的的情形，我是生在一個極舊式的家庭裡，我底家並不

在這都市，而是在很遠的一個小城，那大概是在關東外省吧?!父親曾經是個秀才，中封建的毒很深；母親更不消說了。家裏底資產雖然不多，然而在城中總算是一個紳士。我沒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一個也沒有；所以父親母親都看得我很重，然而他們無非是想把我照他們底模型造成一個孝女，烈婦。自革命以後，我父親氣得很厲害，然而到後來終竟受不住時代潮流的衝擊，而把我送到那裏所謂洋學堂了。他們原是以爲因此可以選到一個更好的女婿，誰知那却讓我學會了叛逆！他們眞弄巧成拙了。

詩人　你們的敎員是一些什麼人呢？

櫻子　那個是一個像小學又像中學的學校，敎員一共只有三四個人，可是思想新的了不得；我眞不知道那些人如何會許他們在那裏辦學校的。現在只記得有一個是去年被處決了的朱天名。於是，在他們的薰陶下我們底思想漸漸的改變過來．正當那個時候，家裏突然叫我訂婚而且即刻要我結婚；我用盡了方法去反對都不成功，於是跑去問朱先生，朱先生說要反抗到底；我

說反抗不成又怎麼樣？他說那就只有脫離家庭了。我便信從了他的話，加之我把要走的意思向家中透了一點後，而家中却想不到我會有這樣的决心，所以還繼續的恐嚇我，威逼我；我再也忍耐不住，於是便走了，一聲也不做的走了。（停一下）起初是到省城裡朱先生的一個朋友家裡，但不久又走了出來。從此我便開始了我底流浪生涯，那時我剛剛十六歲，到現在已足足經過四個年頭了。我做過女工，我做過咖啡店的招待，我也被別人送錢讀過一陣子書，我到過很多的地方，我也受了更多的欺騙；可是同時也增長了不少的見識；許多人想來欺騙我，却常常上了我的當，我看透了一切人們底良心是早已沒有了。然而他們却永遠不能知道：想把我做玩物而不料自己更做了玩物的玩物哩。

詩人　不是他們沒有良心，而是他們底良心被私慾與金錢隱蔽着………

櫻子　不管他怎麼樣，我對他們總只有戲弄而已，因為這是我惟一的報復方法。可憐我是已經有四年不曾回故鄉了！我再沒有看見我底父母，也沒有得到他們一點

消息，不知道他們是死了或者還活着；走遍了這些地方沒有看見一個比父母還愛我的，雖然他們愛得那樣偏僻。我眞害了他們，他們在我走後，不知道急得或氣得怎麼樣！我在黑暗的海裏浮浪了四年，（突然歇斯底里亞似地立起來，但又坐下去。）到今日才見一盞明燈，就是你！我發見了你底偉大，我欽佩你不屈的精神，我愛你那青春底心！我愛你……（靜默着像昏了過去。詩人倒了一杯茶給她，替她撫摩着）

詩人　孩子！不要這樣興奮，靜一靜吧！

櫻子　靜一靜？唔……我不知道爲什麼這樣興奮，像又回到四年前那個樣子去了。那時我也是這樣的不顧一切，便跑了出來，……唉！

詩人　所以，孩子，你應該冷靜地去想想，一切的事情便都可由情感解決的麼？

櫻子　我沒有冷靜的頭腦，我不能欺騙我自己底心。聽說你是沒有妻子的，是麼？

詩人　是的，我底妻早已死了。從她死後再也沒有人來愛我，我也不要人愛；我這樣孤獨地渡過了這一生，現

在是不敢接受人家的愛，其實又有誰來愛我這貧窮而又平凡的老人呢？我不能同任何人結婚，孩子，你底心我很知道，但是沒有辦法……

櫻子　沒有辦法？連你這生命力充足的詩人也這樣說了！你沒有方法可以阻止我來愛你，你不同情我，不愛我，或許更厭煩我，是不是？

詩人　我同情你,而且我也愛你。惟其是這樣,我才不願意就這樣犧牲你底青春，你要知道，你是一朵剛開的花苞,你有無限的希望,你有無量的美好時光；你正年青，你應該享樂！你可以努力你的前途，你底前途正是光明而美麗的，我願意幫助你，但是你與我住在一塊兒是有害的；櫻子姑娘，努力吧，請珍惜你底青春！

櫻子　這正是我寶貴底青春，不願牠在醉夢肉慾中消逝。柯先生，請允許和我同居吧！我相信這絕不會有什麼壞處的，我可以盡力幫助你，幫助你造成更偉大的事業，我已决了心，不會後悔的。

詩人　一個年青的女孩子是應該享她底青春的，然而我沒有錢，我不能使你享樂，而且我老了，在世上的時候

已剩下不多……

櫻子　享樂就是錢嗎？我如果眼睛會看到錢，也不會到你這裏來了。你只是沒有錢，而你却富有生命力，富有着强烈的情感，稀有的天才，熱的血！你才是一個世界上少有的富人。至於說到你老，那老的是什麼！你有青春的心和少年人的靈魂，那就是我所愛的。

詩人　這些我並非不知道，但是這種環境對於一般少女是很難忍受的……

櫻子　但我是我！我願意這樣。人間苦我總已受了不少吧？我想不會再有更苦的事，何況我自己是高興做呢？請你放心，對於這件事我已有了深刻的認識，不是隨便頑笑的。我只問你是不是愛我？在你底劇本中你不是寫了一個少女與一個老人戀愛而且結婚麼，而且你不是在讚頌他們麼？而今這條路是擺在你面前了，你難道竟不敢下步？

詩人　我是含有很重的危險性，雖然我虛心自問是公正的。但是人總要排斥公正，真理早已在這世界裏埋沒了！我底工作便是把牠從地下掘起來；我小心翼翼地工

作，然而社會，政府始終不能容許我，好像最近還要將我拘留起來，我這些事對我們是不利的。

櫻子　這些事並不在我的心中，請不要過於顧慮，這些事是不足阻礙我的，請你答覆我最後的要吧。

詩人　好吧！　敢以至誠接受你的要求。

櫻子　啊啊！你答應我了！（發狂地立起來，擁抱着柯詩人，親吻！親吻！）現在我是你的妻了，是不是？

詩人　是的，從現在起你就是我底妻了！

櫻子　你愛我，是不是？

詩人　我愛你超過一切。第一次在劇院看見你，就覺得你極可愛，然而因你正是一個快樂活潑的少女，不願意以某種事件來煩擾你底純潔的心，所以把要突出來的熱情壓住了。

櫻子　我眞高興，我底生命能夠安然有着歸宿了！

詩人　我們可以從此開始我們的新生命了……

（老張驚慌的跑上。）

老張　柯先生，外面有一個軍官和幾個兵士，說要親見柯先生，問他們是什麼事又不肯說……

詩人　叫他們進來得了。(老張下)

櫻子　怎麼？你叫他們進來做什麼？他們來當然是危害你的，你走吧！讓我在這兒。

詩人　這些事我早已料到，在他們的鐵蹄下你逃到那裏去？只是害了你了。

老張，警官，兵士上。

兵士甲(向詩人行禮)柯先生！……(警官怒目的望了他一眼，把他底話嚇斷了。)

警官　你叫柯田心麼？

詩人　我就是。你們跑來要怎麼樣？

警官　我們是奉着大帥密令來拘捕你的。

詩人　那是什麼理由？

警官　因爲你謀亂有據。

詩人　據在那裏？

警官　像這次你做出的文明戲，就是宣傳反抗政府的怪僻思想的確證。

詩人　那才怪了。你拘捕我難道不依照你們自己所定的法律手續嗎？

警官　大帥的命令就是威權最大的法律，我勸你不要向我宣傳吧，這你是白費了。要安分些！

詩人　哼，橫豎在你們手中。

警官　來，把他帶起走！

突然，櫻子將詩人奪回，大喊。

櫻子　你們難道這樣不講道理嗎?!

警官　這個女人是誰？

櫻子　我是他底妻子。

警官　哦，好一個詩人！你是他底妻子，那更好；來，一起帶去！這樣不講王法的傢伙！

兵士乙　大人，我說不帶去的好。

警官　什麼！你是他們的一黨？(語氣和緩下來)一起帶去是可以多請些賞，大家都有益的。

兵士乙　不是這樣說；我因為這女人並不足重要，而且恐怕廳長說我們多事，不能遵守命令。

警官　好，就依你說，把她留下來。

警官親自上前把櫻子摔開，讓兵士們把詩人帶去；詩人始終沒有作聲。櫻子想搶向前來

，但被警官攔阻着不能成功。

警官 把他趕快帶起走，幷且把這所房屋封閉起來。

警官，兵士，詩人下。櫻子呆立着，一刻，突然大叫一聲，倒在地上，昏了過去。

幕布於是慢慢合攏來。

3,25,1930.

漢口

華利猪鬃廠

採辦黑白

猪鬃精製

牙刷材料

開設小蔡家中巷

電話一五一五號

漢口

福康商店

呢絨綢緞西裝洋貨

統辦呢絨嗶嘰
運輸時新洋貨
自定呢帽草帽
挑選優等禮帽
兼售洋裝用品
應時無美不備
荷蒙各界賜顧
無任歡迎之至

開設特三區一碼頭歆生路中

電話一一〇六號

貧　　窮

（獨幕劇）

HANS ALIN

胡菊儂譯

角色：父

母

子

女

佈景：一間小室——陰沉，黯淡，配着微弱的燈光。四壁皆空，到處呈現潮濕痕跡。室內陳設，表現雜

以描寫的貧窮，正中一門，可通前室；右部一門，可通另外一室。左部一窗。室之正中，有圓桌一張，被四椅圍繞着。室內，因燈光微弱的緣故，令人感覺着一種陰慘淒涼的意味來。

父：彎着背，縐着眉，身上穿着一件襤褸的棕色浴衣，坐在桌子的右方，只看得出他臉的一半；他的頭擱在他的一隻手上。

母：瘦弱，枯乾，穿的是一件被蟲蛀過，破裂不堪的披肩；她面對觀衆坐着，手上正補着舊衣。

女：容顏消瘦，坐在桌子的左方，呆呆望着天空出神。

一個令人怪難受的長久的沈默。

母　（歎息）

父　（不舒服地移動着）。

母　（顯上復嘆息）。

父　（移開）。

（沈默）。

母　你在想什麼呢，爸爸？

父　（給她一個簡短的回答）·沒有什麼·

（沈默）

母　（繼續工作·一頓·向上望·轉顧其女）·你爲什麼那樣呆呆地坐着——懶，什麼也不做？難道就不能够找點事情出來做做嗎？

女　（不答）·

母　沒有聽見我所說的？

女　（鄙夷的表情）·沒——有！

母　你爲什麼找不出事情做？聽見嗎？

女　沒有事情做·

母　不會說沒有事情做的·像你這大個丫頭，老坐在那兒什麼也不動動手！

女　對你說，我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母　補補你的破衣服得了·

女　沒有·連破的也沒有·

母　那嗎，讀讀書長長見識·

女　書！從那兒來書？你不是不曉得的——我們沒有書·

我們連一份新聞紙也備辦不起哩——我們所看的唯一的一張，還是雜貨店的老板爲我們包了魚而送給我們的——當他要特別顯示他的慷慨的時候。

母 你可以到惜芬那兒去借本來好了。

女 他的書爲我太深——你那裏捨得給我一個能讀這些書本的滿足的敎育。

母 (發氣)什麼？我們不是把你送到學校裏去，讓你一直讀到十四歲爲止嗎？再者，爲你學鋼琴，我們不也是付了將近五年的款子嗎？

女 確——那有什麼用處呢，既然現在你們已經把那架鋼琴，從我的手中奪去了？

母 奪去了！你知道得很淸楚，我們是逼於不得己才把牠賣悼的——我們是要讓惜芬能繼續讀書啊。

女 所以我的就被犧牲了，哈哈！

母 你要知道他是我們唯一的盼望——我們之所以要讓他一直讀完的，就是盼望他將來能够幫助我們。

女 他的前途眞無限量哩。可是你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爲你們自身設想，自身打算啊。你們想從兒女手中奪

下餅來，丟給狗吃，是對的嗎？

母　你存心稱我們為狗嗎？

女　不——我並沒有一定那樣存心——這句話就不知不覺地從口裡出來了……

母　你真有點蠢啦，克達．

女　那證明我是像你，踏你的代．

母　你總不會忘記把話說轉去的．

（沈默）．

母　（自胸懷迫出一聲嘆息）不要坐在那兒老想，爸爸．抽抽煙管解解悶

父　沒有煙了．

母　到惜分那兒去借一角錢來，讓克達上街去買，

女　我是定意不到什麼煙舖子裡去為誰買煙的．

父　沒有誰要你去，我也沒有打算從我的什麼兒子手中借錢去買，　不抽煙，我還是可以過日子的．

女　那正是我要說的．窮人不應該有什麼不良的嗜好的．

母　克達，你自已可有錢為你的爸爸買點煙回？

女　沒有．就是有，我也不願意用在買煙上面去．我首先

得買點麵包充充饑，叫我們大家不致餓死。

母　那嗎，去買你自已的麵包得了，怎麼又不去呢？

女　那還不是因爲我沒有錢。

（一頓）。

母　（將披肩圍緊了些）·這兒多冷——有股寒氣·（顧其女）·你可曾在借分房裏預備了火——叫他不致於受凉？預備了沒有呢？

女　預備了——請你老人家不要爲他耽心；他那兒熱得發燙·但是我們呢——我們自然前世注定，應該坐在這兒受凍的，未必他不能够把門打開，讓我們也享受享受點熱氣？

母　他是在工作着——他應該多有點熱氣·他的手總是那樣冷冰冰的·

女　可憐的孩子喲！他的脚不是也那樣冷冰冰的嗎？

母　什麼時候了？（顧上）·自從壁鐘搬走之後，壁上望去總是赤裸裸的·倒很像一所公司·（起立）·我想現在該是預備用晚飯的時候了·你餓嗎，爸爸？

父　（不答）·

母　（一聲嘆息）・可憐的爸爸喲！你願意幫幫我的忙，克達？

女　不・

母　多謝你的美意・我看你對於你生身的母親還要愼重一點・每每總是我一個人獨担一切的事務的・——一生都是這樣・我慢慢看出我好比是一條陳腐的拭布——破爛得不堪再用了——遲早是預備給人家投到垃圾堆裏面去的

女　再者，我想你現在預備拿出來吃的，恐怕正是我們在用午飯時所吃過的那種腐爛的臭魚吧・若是你決意要把牠煮熱拿來為晚飯用，謝謝你，我一點不嘗・我已經受够了牠終日所給予我的那種不舒服・

母　我看你有點想蛋吃——那個恐怕為你還太貴一點吧！

女　（含有惡意的表情）嚇！蛋！聽她說喲！啊，蛋——蛋是為惜分的哩！如果你願買蛋給我吃，我相信那一定是個有毒的蛇蛋・

母　爐子上面還有雀麥粉哪・

女　那我也不要，多謝你——那滿有着藍色的去了奶酪的

牛奶·

母　（不禁怒從心上起）·那嗎，你的飯就免了·『凡不工作的，就沒有飯吃！』

女　（做出冷冰冰的侮慢）·你老人家眞聰敏啦！

母　仔細點，克達——老是這樣，就難得在世上做人的·

女　你爲我算命嗎？

母　不是——不是——凡不尊敬父母的人……

女　(傲慢地)尊敬!? 尊敬像你這樣的？…

父　（以拳擊桌）·够了！不再說了！若再多說一句，就滾！

女　（由椅上起立，椅被絆倒在地上·她也沒有安排將牠豎起·以一種冷冰而且生硬的聲音）·你不要下逐客令——我自己就會滾的·

父　(無憐憫心)·那嗎，就滾！

女　不要着急·就滾的·我再也不吵鬧你們了·但是在滾以前，我還有幾句緊要的話對你們講講，這是你們不要一刻忘掉的……不要想我是在現在才立下這個滾的志願的——啊，不，我蓄意很久了——但是也費了我

不少的時光來作逃避這個不幸的生活的決斷啊．試問，在這兒，除了受餓受凍之外，我還享受了些別的什麼呢？像這樣被幽囚在你們當中，除了學得卑鄙和恨惡之外，還有別的什麼叫我可以學得呢？以我從這霉爛而且骯髒的牆壁之內所呼吸進來的一切而論罷，我什麼也沒有得着，所得着的只是恨惡和毒害罷了．他們毒死了我！他們毀壞了我的青春——他們使我消耗了如像一個得不着空氣的患肺癆病者……

母　你說話好像發了狂似的．

女　不，我還沒有發狂，但是假如我在這兒再多停一會，那我眞要發狂了．我明白我現在所說的——你可不要欺哄你自己．我是從不焦急一下的——就是對於我要進去受罪的那最壞的地獄，我也不．街道要伸開手來擁抱我，水溝要爲我歌出喧鬧的歡聲來．

母　對呀——你要做一個大街閒蕩的女流氓——那就是你打算要做的．我早看出你是趨向那一途的．若果不是我一向對你監視得厲害，我不知道你現在已經變到個什麼地步了呷．

女　（鄙夷的神氣）。啊，是的——謝謝你所給予我的一切好忠告，更謝謝你爲我而起的諸般恐懼——就是怕我落到野獸般的男人手中去的恐懼。你像這樣假借他們的手來恐駭我，眞地，我對他們連望都不敢望一下了，怕的是產生了一個私生子呀！哈——哈——哈！

母　好不要臉的東西！滾出去!我不願再聽你多說一句話！

父　（起立，表現恫嚇的神氣）。你還沒有滾？

女　（向門走去）就滾的——你不要心焦。我起誓，我再也不來攪擾你們了。（到了門口時，她轉過身來面向他們）。流氓哩！（她走了，接連就是一個關門的響聲。沈默片時。）

母　（心慌意亂地扯着披肩）。你想他是眞走了嗎？

父　讓她走吧——我們不能够再留她了。

母　（一聲嘆息）但願上帝幫助她。

（她下場）。

父　（起立，踱來踱去）。

（一頓）。

（母上場。她佈置着晚飯，並將椅子一把放在桌子旁

邊・一個關門的響聲由前室傳來）・

母　（諦聽）・有人在猛力地關閉前室的門——會不會是克達呢，你想？（向窗走去）・是的，慈悲的上帝——是克達！（四顧）向她追去，亞密耳・快點，亞密耳！我們不能够這樣晚讓她在街上拋頭露面……

父　我不去追她・我眞是一個指頭也不願動了，若是那個能够叫她回轉來的話……今天晚上她坐在那兒，與你狡口騙舌的那種神氣，眞使我的內部沸騰了・我無時不想走上前去給他幾個嘴巴・（踱來踱去）・不要心焦——太晚了的時候——她還是要回來的・

母　不，克達不會的・她再也不會回來的了・我深知她・她一硬就硬到底的・（她嘆息着）・我們現在只剩下惜分一個了・（她走下）・

父　（仍舊踱來踱去）・

母　（攜雀麥粉上）・坐下，爸爸——我去喊惜分來，但千萬不要告訴他，怕他覺得難過．等到她的氣一平下去了的時候，他也許會來回的・（她去叩他的門・輕輕將牠推開）・我吵鬧了你吧？你可有時候用飯？晚飯已

經擺在棹子上了·

（回到棹子那邊去·爲惜分安耕椅子·坐下）·

子　（上場·瘦弱，蒼白，帶着眼鏡；現出用功過度後的一種疲倦的神氣來）·這兒多黑呀——未必又是燈內沒有油？

母　是我們故意把燈心扭小了一點，爲的是可以儉省一點油·

子　（坐下·取了一份雀麥粉·後乃四顧）·克達那兒去了？

父母　（沈默）·

子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克達那兒去了？

母　（含胡答着）·她出去了·

子　出去了？在這個時候！單獨一人嗎？這是什麼意思？（皆不回答）·

子　她到底到那兒去了？

母　（作戰慄聲）·克達已經——已經走了·她已經離開了我們了·

子　離開了？

母　是的——她對我們太放肆了，她把爸爸和我簡直看爲是兩個强盜，因爲我們賣掉了她的鋼……（她不說完這句話）。

子　（起立，怒不可遏）。你們這是什麼意思？你們果眞把克達的鋼琴賣掉了？你們全然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我哩。未必你們不應該告訴我的嗎？你們已經繳淸我的學費了。（坐下）。她到底到那兒去了？

母　我不知道。她剛才對我太無禮，爸爸說了她幾句，說，若是不學好，不放平穩點，就走，於是——於是她就走了……

子　以她那堅决的意志看來，她再不會轉來的了……這一切都是由於我……（他起立）。

母　你不打算吃晚飯的嗎？

子　不——我現在吃不下去。（回到自己房裡去）。

（一個緊張的沈默。父與母繼續吃着。可以聽見有人在前室裡——又是一個關門的響聲）。

母　（諦聽）。有人在前室裏！是她回來了嗎？——感謝上

帝！惜分是這樣愼重其事。（一面諦聽，一面起身而走）。也許是……（向惜分的書房走去，諦聽，叩門，復叩門，終於輕輕將門推開）。是惜分——他到外面找她去了——他還讓燈燃着在。（走到惜分房裡去。忽然一聲驚叫從裡面傳出——她急出，面色蒼白，如受極大的痛苦似的。她手上緊握着一張紙）。上帝拯救我們啦！亞密耳，唸——唸！

父　（以戰慄之手取紙而讀）。"我出外找克達去了。倖而找得着她，我就回——不倖而找不着，我將永遠不回了。再見。兒惜分上！"

母　（躺在椅內，以手遮臉，傷心之至）。惜分…惜分……

（父坐在椅上，呆呆注視着空間，手上緊握着他兒子的留字）。

幕。

百有餘年

曹正興老刀店

爲全國最大鋼刀店之一，開設最久，信用夙著，中外馳名，最近得湖北全省國貨展覽會之第一等奬狀，諸君欲購家常菜刀，及各類工業藝刀，盍興乎來！

漢口民生馬路

（即張美之巷後街）

興茂益

專售

草帽呢帽，洋傘巾扇，化粧香品，冷水熱瓶，綫衫內衣，西裝用品，絲毛綫襪，雪茄香烟，倘蒙光顧，定能滿意。

漢口法租界如壽里左首五號

Liu Yeu Yu Tong Dispensary

武昌

劉有餘堂中西參燕藥號

設武昌芝蔴嶺正街

飲片	參茸	泰西	花露
丸散	燕桂	良藥	化粧

精功選擇
督製精良
採辦道地
選擇正路
各廠出品
各種原料
提驗鮮果
應時特品

電話二百五十號

胡書城診治所

主治男婦老幼
內外各科疑
難雜症
午前門診
午後出診

診所
設武昌
省城內後
長街十二號

血淚的結晶

颸　　風

我有一位從事革命工作的武裝同志，因為要出發前綫，曾親自交給我一個黑皮夾，慎重地對我說：“朋友！你知道我們軍人底生活是漂流不定的，現在我們受了命令，馬上就要開拔。將來我們能不能再見，極是個捉握不住的大疑問！……………”他說到“大疑問”三個字，喉腔裏阻塞着什麼東西似的，再也不能說什麼了。我料着他心裡一定有極難過的事情，正想用幾句套話來安慰他，他却大大地咳一聲，掙扎地鼓着餘力一氣說出些我不十分懂得的譫語：“我早已定妥我自己的命運，死不過是遲早的問題，我并

不在乎。我是定了爲羣衆謀利益而犧牲我自己的志願，我底肉可爛，我底骨可碎，可是我這黑皮夾內藏的一點小東西，不可跟着我這原該朽腐的軀殼一同朽腐。特特地寄存在你這裏，請你代爲珍藏。倘若一年之後我沒有消息給你，這皮夾就可啓封了，夾內的東西就是我送給你的紀念品了，你有全權可以隨意處置牠。好吧！朋友，再見”

他說完就走了。我就照着他底話，把那皮夾珍藏起來，只是現在快兩年了，還沒有得着一點訊息。我就不得不疑惑他是變爲“無定河邊骨”的烈士了！

照着朋友底遺囑，我將皮夾啓封來看，內中僅找出幾十分長信長詩，其餘是什麼也沒有！我從頭至尾看一看，內中有好些是我看不懂的，我現在爲紀念那位朋友附託之盛情，特選一首我所時常喜悅默誦的長詩，藉狂濤月刊來發表發表。

在最近的將來，我若找得出閒空，或許將他底詩和信，全體在這刊上發表也未可知，請讀者忍耐地等着罷。

—

啊！小生命！小生命喲：
你在母腹尚未成形，
就受着猛如虎毒如蠍的
譏諷怒罵指摘批評！
你母親被逼得逼得
晝夜憂愁時時恐驚！
天地雖大却是却是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瘴氣蔽天荊棘滿地
無處藏身！無路可行！

二

啊！小生命！小生命喲：
你在母懷未及半載，
前途險惡愈前愈險，
環境壓迫愈壓愈緊！
快箭穿心兮——冷笑熱嘲！
巨斧斷腦兮——斥責批評！

萬矢一的，蝟集一身，
啊，十字架上的苦難！
啊，十字架上的磔刑！
何能容忍！何能容忍！

三

啊！小生命！小生命喲：
刀繩海水一切毒藥，
是十字架上的苦難者
唯一的唯一的底救星。

幽靜午夜朝見死神：
她高高地伸着臂膀，
她滿滿地堆着笑容；
不住地招手，引誘，
不住地點首，歡迎。

『來呀！來呀！

羔羊者的般弱，
我愛你有深淵似海的煩惱，
尤羨你有皎潔如雪的靈魂，
我是始，我是終，我是我是
避難所——弱者底聖城。

『聖城四面環繞着城堡，
并有神秘的鐵門，
禮敎宗法底天使，
從未扣門，何敢問津？
來呀！我是 SANCTUARY，
快來投奔，快來投奔！』。

四

啊！小生命！小生命喲：
午夜幽靜，萬籟無聲，
胸中紊亂，有似萬騎騰奔！

空際出現一顆小星，
忽然地四射光明；
朦朧迷糊的眼珠，
照耀得血淚盈盈！

幻影的死神底微笑，
隱沒得無影無踪。
音樂般的聲響，
似在靜夜裡回應：——

『啊啊，煩惱苦悶的青年，
諦聽諦聽：
你倆誠懇的呼籲，
我已垂聽，
在你倆呼籲之先，
早已洞悉你倆底苦衷。
我是生命之源，
兩性之主，戀愛之神，

『休要加害小生命，
那是我的禮物，
恩賜你倆做個成績品。
休要妄殺自己，
自殺是弱者底惡行。

『起來吧，起來奮鬥，
勇敢地勇敢地奮鬥
做個靈魂的冒險者，
做個偶像的破壞者，
做個時代的先驅者，
做個忠實的‘人’！

『勝過一切的阻礙，
改造現有的環境，
準備着準備着：
偉大的無量的犧牲，

天國不會從天降下，
祇會由人的血肉造成，

『啊啊！煩惱苦悶的青年，
諦聽諦聽，
黑暗中的苦戰，
寓着新趣味！
藏着新生命！』

五

啊！小生命！小生命喲：
神秘的啓示，
提醒了我甜蜜的大夢，
明亮了我久瞎的眼睛，
改變了我崇拜的信仰，
暗示了我走錯的迷津。

至聖至賢呀，

有了你們底聰明，
深不可測的陷阱
就漸漸地掘成
陷害了自己，
又陷害了他人。

明哲俊士呀：
有了你們底智慧，
牢不可破的桎梏，
就漸漸地造成，
鐐鎖了自己，
又鐐鎖了他人。

誰覺悟着禮教宗法，
僅是過渡時的模型？
圓頂方踵的怪物・，
却是宇宙中的主人！

六

啊小生命！小生命喲：
奇妙的啓示，
豐滿地賜給了我倆
新的能力新的生命。

再也不畏物議，
再也不顧輿論，
獨往獨來！
孤立孤行！
好容易給你平安地誕生！
好容易給你獲得人類的生命！

細看你底小眼睛，
秋夜月色——黑白清明，
遠望你底小嘴脣，
血紅如石榴的裂紋。

臉蛋兒額角兒，
秀美又崢嶸。

啊！你這模樣兒，
不全似你父親；
啊！你這模樣兒，
也不全似你母親；
啊！你這模樣兒，
却是他倆調合了的新人。

你的朋友一見着你，
無不異口同音讚美，
"這是戀愛的優美成績，
這是靈肉一致的證憑。"

但誰能明瞭，
在你父母底心目中，
却是與世奮鬥的奇蹟，

血淚的結晶！

血淚的結晶！

一九三〇年二月

歸　不

長　髮

歸不？母親，
母親呀，傷心！

她，那裡？——
在天涯，是夢擬！

庭前，孤桐幾顆，
晚風來，淒凉，冷落！

故里，人眼——
人眼——冷箭！

何去？孤鴻，
望………冥色的長空淚淋！

心的安葬

靜　　哉

我這顆鬱鬱的心如秋風轉舞落葉般地飄蕩，
今日踉踉蹌蹌的走到一座幽僻的村莊，
慢步蜿蜒的道上，展望四方的風光，
前面飄飄然的來了一位嬌艷美麗的姑娘。

纖纖的艷影，輕輕地搖振，顫顫地流動，
隱隱幽幽的蕩來娓娓輕揚的歌音，
穿梭路旁林梢的小鳥喨喨瞬瞧，
宛如歌和的音樂悠悠，裊裊。

我迅速地追趕距離艷影的路道，
歌聲漸漸消失，猶覺有餘音渺渺，
小鳥騰飛空際，又旋落另一枝樹的林梢，
艷影却仍留這寂寞的道上輕輕窈窕。

啊，那里來的姑娘哟這樣的逍遙，
既歌且行，又美貌，又多嬌；
幾疑是仙女遨遊這蕪穢的識寰，
怎能將這媚人的戀影淡淡輕描：

適勻的軀幹，輕盈，輕盈又苗條，
幽態緘默的舉趾一綫，溫溫嫋嫋，
兩隻潔玉雕成的手臂如油透波光裡的桅影伸展，
一腦蓬鬆的柔絲如春風渡過湖心的漪漣。

兩片菲薄的芳唇，像是將破尚未的櫻桃，
臉如黃昏的夕陽去後，留餘的嫣嫣殘照，
依依的垂柳，好似翠羽葺葺的眉毛，
眼如明媚的夜月，映入湖水澄澈的柳蔭下輕跳。

鼻如鷹嘴的模樣，微隆如花上的蜜蜂，
兩耳如春林初生的芽，脆弱，鮮嫩，
雙頰微泛桃紅，像有無端的情潮暗湧，

滴滴的花容，無處不勾路人的靈魂。

今日踉踉蹌蹌的走到一座幽僻的村莊，
我顛狂，癡迷的邂逅一位嬌艷美麗的姑娘，
我這顆鬱鬱的心如秋風轉舞落葉般地飄蕩，
承蒙喲，承蒙姑娘隱隱的素手悄然為我安葬。

致異國女郎

廖　特　全

哦　流浪的漂浮的泊宿于古城的異國的女郎
我怎想地球上遇不着的像你這樣窈窕的女王
雖然你是滿充了異國的情調穿着短小的衣裳
可是嫩白的肉　眩目的裝飾　秋波似的眼光
哦　這些　這些都值得人們為你憔悴而死呀
將愛情的眞實埋葬在你高聳着的豐滿的乳房

我很想將童年的寶貴而純潔的初吻委給于你

眞摯的愛情願擁着你的爛熳不惜爲你而毁傷
這樣我方纔値得啊　固然晝夜是漂泊　淪亡

哦　別掉了你愛的祖國而放浪于異國的女郎
我和你並着肩　着江岸的鐵欄而翹首　遠望
遠望着各人的故地　細語于泛上石崖的波浪
當你　了一眼　我方發現我的病臉異樣蒼黃
哦　將離別你了　離別喲　令我懷想的女郎

而今我作了這首詩給你尋找涵着的心之悽愴
戀慕與悵惘均已埋葬　讓片片在詩句裏滅亡

瑪門之宴

阮　　遠

朔風帶來的砂塵，漫天飛揚，

天空的旭日，放射出金色的光芒，
田畦間的油菜花也在那兒裝模做樣，
一顆顆的黃色小頭顱臨風徜徉。

我獨自踽行在那古城外的大道之上，
我的心兒却無目的地徘徊彷徨。
我的眼簾所接觸全都帶着金色的黃。
黃金的世界喲，我要怎樣地將你讚美頌揚？

我笨拙的舌頭怎能說話來將你表彰？
我所能說的總不免帶有幾分誹謗！
我思索着。我眞不知我究竟應當怎樣，
這可眞苦了我呆板的腦子，我激顫的心房。

誰說蠢漢不會作有系統的思想？
在夢裏過活的人至少會有做夢的特長。
這種特長也不去利用，那，眞才是寃枉！
如是在我腦子裡便呈現出圖畫一張。

你聽！那兒豈不是有一間絕大的廳堂？
牠的結構可眞算得富麗堂皇！
長方形的天花板是玉砌金裝；
當中還黃亙着有一根合抱的玳瑁棟樑。

水晶的玻璃配着純金的外框；
紅寶石的燈罩下，射出黃金色的光。
這樣的燈，這樣的門扇和窗，
朋友，你幾時見過這般闊氣的排場？

大理石的餐檯正放在房間的中央。
棠上首還擺着有珊瑚的寶座一張。
一個戴着王冠的老頭兒端坐在那寶座之上，
他的氣派眞有飄飄欲仙的模樣。

四週侍立的多是一些王侯將相；
和一些詩客學者英雄美人富室巨商；

最希奇的是當中有一個穿袈裟的老和尚，
和一個我們所認識的革命的少年兒郎，

老頭兒開口說話了。聽！他的聲音何等洪亮！
他說，“你們就坐罷！快飲朕的玉液瓊漿！
衆人合十稽首異口同聲地歡呼頌揚，
“瑪門至尊，願吾皇龍體康寧萬壽無疆！”

就坐了。衆人都散坐在這餐臺的兩旁？
侍者用玉盤端上了一盞盞的金色的酒漿。
誠惶誠恐地衆人舉杯細細地品嘗，
其中沒有一個人敢發微聲，沖破這莊嚴的悽涼。

最後，老者又開口說，“諸位愛卿，朕的兒郎，
在這兒你們不必拘泥，儘管胸懷開放；
良辰難逢，盛會不再，須知道利用你們的時光；
回頭我還要聽你們報告你們工作的現況。”

一霎時，滿室間頓換了一種新的氣象。
有的起來跳踊舞蹈；有的坐着高歌引吭；
有的和着音節，擊着金盞發音鏗鏘；
也有的面帶笑容袖着手兒站立在兩旁。

歌舞停息了，餘音還嫋嫋地繞着畫樑，
工作報告的聲音便趁時佔領了宏大的廳堂。
許多人的報告，都來得非常的漂亮。
可是，朋友，這怪不了我，我天生的毛病就是健忘。

雖然我不能把他們的報若一一地印成單張，
可是我還記得其中的一樁兩樁。
朋友，你聽了這些之後，你務必要四處宣揚
這樣才對得住我們的瑪門至尊黃金帝王

“我所訂的法律爲的是保護那般有錢的兒郎。”
這句報告是出自一個法律家的口腔。
“有誰個窮人敢對我的法律發生憤慨？

除非他快要進監牢和殺人場。"

英雄立起來說，"我的方法和你的不完全一樣，
我所倚重的是鐵楞，戰馬，巨炮以及長槍。
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誰叫他不比我強，
既是弱者，就該受我支配，還配說怨謗？"

絕世的美人，說話的姿態自然另有一種風光。
"我的戰具是我的姿色以及我嬌羞的模樣，
對於一般窮小子，我眞是艷如桃李，凜如冰霜，
使他們覺得他們是應該生在一個下賤些的世界上。"

以後站起來說話的是那大肚皮的巨商。
他說"絞盡了他的血汗，粉飾我的貨窗。
他的責任只是在我的貨色的質量與數量，
怎能許他有機會問出品是放在誰的身上？"

詩人終究是詩人，他說話時如同百靈在歌唱，

"我所採用的方法比你們任何人的都强，
我只哥呀，妹呀，花呀，鳥呀地軟化他的心腸。
他那裡還有閒空去想到站起來反抗？"

"我用的威脅利誘的法寶是地獄天堂。"
現在說話的是穿着黑色袈裟的老方丈。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他還想提起反抗，
他的前世今生來世不都是在我掌上？"

最後起來說話的是我們的朋友，革命兒郎。
他說"我的方法却是叫他們起來反抗。
反抗的結果是他們送命，而我有汽車洋房；
這樣他們再也不會想幹這革命的勾當！"

"瑪門至尊，願吾皇龍體康寧，萬壽無疆！"
這樣地便結束了這次宴會的盛況。
雖說是苦了我呆板的腦子，我激跳的心房，
可是我已得着了對于這黃金世界的一種頌揚。

詩二首

誠初譯

(一)

冷冷淸淸　　林格

冷冷淸淸
　風侵，
我心憂慮不寧，
　因爲你，親親！

因爲你呀，
　親親，
我的工作不幸，
　夜深也無眠。

怒濤震檣
　如冬，

薔薇雖發華英，

無你怎動人？

（二）

輕盈地自我心扉　　海　涅

輕盈地自我心扉

鐘聲振鳴如醉，

前去呀，小小春唱，

前去迢迢之鄉！

前去呀，到一人家，

那兒開有好花，

你若見了那月季，

說，我向她致意。

此二詩譯自KarlZettel所編之Heidenröslein。Hermann Lingg的詩我未見過有譯品。海涅的雋永的短詩是我們所熟悉的。"輕盈地自我心扉"可於Zucker編的Western Poetry中見到英譯。

——譯者識。

生記

君如欲組織新家庭

建築部

木器部

租賃部

價廉物美

積二十餘載之經驗，精造各等上等木器，質地堅固，式樣斯頴，富麗堂臬，兼而有之，聘有經驗豐富之打樣師，工程師，專爲顧主計劃工程，建築房屋，倘蒙惠顧垂問，無不竭誠招待也。

莫忘本公司之木器

漢口法租界偉英里西貢街第18,20號

電話一八〇六號

漢口法租界恆生里

惠記西服商店

電話：三九二七號

兼製

常服禮服，
春冬大衣，
新式西裝，
軍學制服，

專售

歐美呢絨，
硬領軟領，
襯衫襯褲，
時新領帶，

得欲下足

合身新式西裝

駕臨惠記，定能滿意，

牧　童

譚　天

這天是初夏的黃昏，一個牧童，騎在一條水牛的背上，任牠沿走在田上吃草。隔他不遠的一株樹上，幾隻喜鵲朝向西斜的銀陽欣愉地歌噪，他抬起頭來，輕輕地換一口含有青味的空氣，展望阡陌鄉間的田野，農夫稀疏地在尺餘深的田禾裡顫顫地工作，三五家茅舍都顯示緘默的態度，前面也有同他一樣的牧童騎在牛背上流動，遠處傳來犬吠聲，這大概是他剛才遇着的那位乞丐婦人，走進誰的家裏去了。

跨過短短的木橋，經過幾條田間，走上一個山坡，他停止進行了。這里，有青的草，有深的茅；也有叢生的灌

木，也有高大的橋木，他不必再騎在牛背上，將牛放上山去，讓牠自己去吃草，他就坐在山坡下的崖石上，或躺在草地上看守，有時覺得寂寞的時候，便瞭起淸嘹的山歌。

他寂寂地遙望遙遠的一簇山峰，又默默地鑒賞平原的屋頂上晚炊衍的烟霧，幾隻飛鳥在他的頭上掠過，他的視綫也就隨飛鳥落在這山坡的斜對面，一棟矮小的茅屋側邊的樹上。樹下有幾塊長方形的菜土，一位姑娘，穿一件藍竹布衫，手擕一隻腰形的篾籃，獨自幽幽靜靜地在那裡摘菜。他認識她，就是這家茅屋裡向老伯的女兒。平素他們牧童相聚一起的時候，總是拿她做談話的資料，他們談起來眞起勁，沒有那個不垂涎。

昨天，他還到她家裡，他看見她，而且還和她說了些話。她那婷嫋的姿態喲！她那靈活的眼睛喲！她那櫻桃小口喲！…………她那可愛的一切喲！當時，他迷住了，恨不得永遠停留在那裡，停留在那裏！現在，眞是牧童意外降來的眼福，即忙隱藏在林叢裡，痴呆地望着她，望着她，幾乎失了知覺，那幾隻憩息樹上的飛鳥，不久又遨翔於空際，繼續行走他們的飛程，他不曾知道。

忽然，他看見田間的小路上走着鄉長的兒子，他是這鄉裡沒有那個不恭維的。人家總是喊他做當少爺，牧童不懂解："為什麼人家不這樣呼我呢？呵！是的，他是讀書人喲！然而，我的父親為什麼還不送我進學堂呢？他不是說過嗎？他自己沒有讀書，到處都吃苦，今晚必須去問父親，牢牢地記著。"

牧童正在思索的時候，當少爺一隻汽鎗橫握在手裡，走近了她的身旁，涎皮戲臉的又更挨近她，拋下汽鎗，一隻手摸摸他的臉，然後又將她的菜籃搶擲在地上，緊緊的捻着她的雙臂，乘她沒有提防就搶着前去接了一個吻，隨即就扯她向一簇茅草裡走，她，死死地掙扎，反抗；然而軟弱的她，已像屠殺了的豬一般。被拖進茅叢裡，她驚恐滿臉的坐下，喘不過氣來，他又將她推倒在茅叢裡不見了，兩個都不見了。

牧童省見事情來得突然，那弱小無知的心裏，浮起一點好奇的衝動，急忙從岩石上跳下來向着他們走的方向追跡去尋，尋到一段四面無涯的草叢裡，沒有看見什麼。但那遠遠的草叢中，只有一堆乎似有些顫動，他就向着顫動

不停的草堆裡跑去，就發現那幼女被壓在草上，那闊少却橫騎在她身上，正用勁去扯掉那已經拉下一半的花布褲子，男的雖兇猛地亂扯，女的却仍掙扎地抵抗！從來沒有看見這樣野蠻舉動的牧童，他底好奇的衝動不知不覺變爲一團怒火，三步做一步，跳上前去，向着那跨在女人身上的少年，就是兩拳兩脚，把牠打倒旁邊去了。她也就乘勢爬起來，滿臉羞得要死，說不出話來！急忙紮起褲子，恨不得用死勁抽他幾下，洩洩自已底寃屈，可是那錯手不及被擊倒在草上的敵人，現在正爬起來了。一起來，就拚命地攻擊那牧童，她準備加入鬥爭，打倒她自已底敵人，牧童却一邊掙扎地防護自已，一邊喘氣吐出幾個不聯續的字“……你……你……走走……開……決……。”她懂得他底意思，菜籃也沒有檢，她馬上就迅速地走開了。

他他們仍在草堆裡撕打，鬥掙了好幾分鐘，闊少的年紀雖是要比牧童大些，但他是讀書的少爺，身體過于文弱了。在氣力上，優雅的闊少敵不過野蠻的牧童，結果，他又被打敗了。他想這裏太荒野，沒有法子報復，等些時再講，他只好忍着氣，懷着恨，檢起氣鎗來，憤憤地怒罵着

：“你怎要碰到老子手裡來的……”恨恨地走開了。

牧童見他竟走開了，現在只單獨留在草堆裡，莫明其妙地他幹了一件什麼事，他也不知道他是得罪一位鄉紳底少爺，更想不到他是和一位鄉村中的王子挑起戰來了。他只是一個無知無識，天眞爛熳的鄉村頑童，那裡會顧到“名哲保身”的哲理呢。

他現在滿身發出熱汗，心裡也起着異樣的感觸，呆立好一會他才慢慢地走出草堆，回到牛跟前，跨上牛背，預備到牧童們時常聚談的義塚山上去，把這件事情當做新聞告訴他們，大家開開玩笑，助助興趣。

“嗟嗟！”他反手拍着牛背，催他開步走，他疲倦地斜坐牛背上，舉目四處隨意地遙望，口裏却唱出一首牧童慣談的山歌：——

南風暖暖北風涼，
家花那有野花香？
家花有風香十里，
野花無風十里香。

牛馱着他慢慢地爬上山去，行了一段路，轉過山坡，

就現出一叢濃密的樹林，內面似乎有個人影，迅速地隱藏了。他想這又是什麼人在山裡偷伐山柴，他看慣了，懶管得這些閒事，仍慢慢地走下山坡，向那叢林盡處的塘頭走往前去。

牛沿着右手是密林的小坡左手是綠色的池塘的路上走，牧童不知不覺貪看着那展在他眼前的青山綠水的美景，在林中小鳥又發出那婉轉千變的妙樂；他想這種天然的景緻只有他們窮人才能享受，也只有他們窮人能永遠地有權利享受，……他正想得入神的當兒，忽然從樹林裡，衝出來一個人影，他凝神一看，不是別個，正是剛纔強姦幼女未遂的當少爺。他正睜圓他那嚇人的怒眼，憤憤地喘着氣罵：——

"你這小王八蛋，膽敢管起老子的事情來了，老子請你見閻……王……"他一邊怒罵，一邊就舉起手中槍柄，用着全身所有的氣力，向着牧童亂打，一下又一下，牧童沒有提防，祇好用雙手遮蔽着頭頸，讓他打，有幾下打在他身上，有幾下落在牛脊骨上，當時牛就驚猛地四蹄亂跳亂跑，全身發出猛烈的震動，牧童在牛背支持不住，"哎喲

一聲，早從牛背上滾下來，掉落在塘裡。登時打起水點濺跳，激起一個大的波浪；起首還看見牧童的頭蓋衝出水面，漸漸祇有他的兩隻手閃動，最末，一隻手，僅僅一隻一閃，於是，沉了，沉了。圈圈不息的波紋，不久又恢復平時的凝靜，空氣也額外顯得嚴肅。一隻烏鴉含酸地向這塘裡叫了幾聲，落日如殷紅的繡球，尚戀戀不捨的還未歸去。

常少爺不免也有點驚惶，四顧沒有行人的踪跡，早就乘機跑開了，遠走了。

一個老農夫牽一條水牛，走進這鄉里惟獨一家花花瓦屋的檔門裡去了。階簷上，一個胖子口裡含着旱煙桿，躺在籐椅上；老農夫走近他的跟前，說道：

"鄉長！這條牛吃了我大半坵田禾！"

"啊！"鄉長望牛一眼，點點頭問道："這條牛是那個家的你知道嗎？"

"好像劉福堂家裡是有條這樣的牛，鄉長！"

"好，你去，等我來處罰他。"

老農夫像是得到勝利似的走出來，隨即鄉長就命人去叫劉福堂。一會兒他來了，鄉長仍舊躺在籐椅上，他畏縮地挨近攏去。鄉長拿出鄉裡紳士慣用的威嚴，向他責問：

"你的牛怎麼吃了人家的田禾呢？"

"鄉長！這是因爲我的兒子不小心，請……"劉福堂請鄉長寬恕，同時忿恨他的兒子，"但是我的兒子從來不曾出個一回這樣的事，今天爲何這樣不小心，敢在泰山頭上動起土來了？"他心裏却很懷疑。

"這倒與我無大關係，你祗趕快辦五元罰金來。"

"鄉長！我家裡僅僅祗有二十五個銅子呢？

"那我不管，限你明天交錢來牽牛去。"

鄉長說完，含著旱煙桿起來，搖搖擺擺地向屋裡去了；這時他的兒子常少爺提着一隻汽鎗，神氣十足的剛走回來了。

劉福堂垂頭喪氣的祗得走出鄉長的家裡，在路上，他更痛恨他的兒子，他預備今夜回家去，狠狠地給他的兒子搥一頓。

夜晚，劉福堂從四處東借西挪，將罰欵辦齊回來，沒

有看見他的兒子，這，是他預料得到的"媽的，隨他躲到那里，老子都要尋出來搥他一頓，搥死這畜生！"他心裡這樣氣憤着。祗有她——劉福堂的妻，懶懶地倚靠門框，愁容滿面的望着天上的星光，耽心牠的兒子怎的還未回來？

1930，4，10于鄉間

楊壽豐燕參商號

採辦道地藥材

精製丸散膏丹

漢口分號中山路中市電話1852號

武昌老號火巷正街　電話170

警醒

食品公司

人之大欲飲食爲先，本公司專製中西糕餅糖果麵包，並售汽水冰淇淋，如蒙賜顧，格外歡迎·

地址武昌曇花林

孤獨的一對

王逸岑

（上）

——第一信——

幼倅妹：

罪過，罪過！我有資格稱妳爲妹麼？我有資格佩爲妹的對稱的哥麼？我該死萬分，太冒昧了！然而，這有什麼辦法，熱火似的心情叫我不得不這樣喊，雖然妳看了是會罵我或咒我的。告訴妳我在未寫這封信以前我曾在牀上或想入非非的時候，這樣喊過妳多回咧！

當妳讀到我給妳的這封信的時候，妳一定很駭異咨！

我現在一面寫這封信，一面想像到在妳的腦海中，絕對沒有預料的時候，忽然接到這樣的一封信，或者也要感着一種恐懼的驚奇的情緒罷？

妹！妳也不要表示特殊的驚奇；妳的心目中，雖說沒有我的印象，可是在我的腦海內，已經把妳的影子，清晰的留下了。妳在舞台上三番兩次的顯身，明媚的眸子，繁星也似的閃爍着，清脆的聲音，流水一般的訴訴着，天真浪漫的表情，幽遠輕雅的歌聲，都早已映在我的眼耳裡面了。我現在只要閉着眼睛，在我的眼睛的黑暗光中，妳就帶微笑的，站在我的前面；只要一凝着神兒，彷彿從遼遠的瞭空中，妳飾牧童唱的佛歌，抑揚的鼓動我的耳膜。假使妳知道一點兒我對妳的這樣的心情，那妳接着這封信時，或者也不表示特殊的驚奇了。

說起我，現在這個寫信給妳的我，妳也許會知道一點罷。你們演劇時每回站在男性一起的一個學生模樣的就是我，幾次在報上爲了妳的緣故而記載着你們演劇的盛况的就是我，有兩次在妳們校內門口和妳碰見的也是我。啊！我記起來，和妳碰見的時候，儒怯的我不僅不敢說話，反假

裝正經像沒有看見什麼的，低下頭來悄悄的走過了。啊！多麼矛盾的我啊！

妳們校內放寒假的那一天，我恰好有一點事要到妳們校內去；啊！何嘗是有一點事，老實說是要看看妳罷！那是一個白銀飛舞的天氣，颼颼的寒風，捲飄着燦爛的雪花，獻媚的紅梅，披上了一層潔白的衣裳。果然不負此行，妳穿着一身素而瘦的旗袍，姍姍的和幾個妳的同學從外面來了，在雪光的反映中，妳，可愛的妳，可以說是雪之神，也可以說是天女。我從妳們校中走廊下過身的時候，本想同妳話話我的心情，還想同妳話話我的對於妳的眷慕。那天我雖說增加了我平日沒有的勇氣；可是一想到我們倆向日的生疏，兼之在妳身邊的那幾個礙眼的同學的時候，我的勇氣便馬上又消沉下來了。記得妳那時的面龐上，沒有一點什麼表情，只是和妳的同學們走着談着，一會兒便過去了；完全沒有理會到我的意識和舉動啊！妹！可愛的妹！妳何曾知道在這個沙漠似的茫無涯際的世界上，還有一個這樣孤寂冷落的青年，在這兒熱烈的真情的眷慕妳讚美妳呢！妹！在妳的心目中，雖說沒有我的痕跡，但是我的

腦海裏藏着的妳的影子，怎能除得掉呢？

寒假期中，我沒有回家，寄居在校裡只是整天整夜的發呆。同學的有的說我瘋了；當然，有的也說我在想心事。我自已呢？也莫明其妙。在大年初一時候，清早醒了還沒有起來，依着迷信的觀念，自已不免把往事作一結束來想想，同時也把遼遠的將來也認為有一個大的希望在前面等候我的幻構着。妹！我一想到這的時候，我的心馬上就抓住了妳，我認妳是我以往的戀情的心神，我認妳是我將來的希望的導星！妹！實告訴妳，活了十九歲的我，賭咒沒有戀過一個女子呢！如果"處女"的"處"字還可以象徵是性的方面純潔的話，那末我可自負的說我還是"處男"！

妹！戀愛是多麼慎重的事！我相信對於這一方面我可以自誇了！妳們貴校內不是有一個我的同鄉S女士嗎？她幾年前一直到現在都是在向我示意，可是我對於她却是怎樣呢？妳如果願意打聽的話不久妳就會知道；我現在在這個 Coeducational 的學校內，不是很有幾個女同學嗎？可是我連一眼也不顧及。這些，並不是說給妳聽以自尊，實在戀愛的要素是要出乎內心的感情的，沒有感情的戀愛等於

父母命媒妁言的包辦婚姻。妹！我再說一句，戀愛是應該慎重的事！如果妳對於我而取我對於她們的慎重態度，那我是再贊成也沒有的了；就是妳不愛我的話。

話又說回來了：妹！流水似的人生，有幾十度寒暑呢？草木的榮枯，是循環不已的展轉牠的生死，長江裏面的大水，是萬古千秋流不盡的牠的源泉。月兒缺了又能重圓，月兒沒了又能復出。只有人生，只有生命短促的人生，就不能再踏到他們的玫瑰的青春的路程了。妹！再過幾年，恐怕我們都到了暮春的園裏了罷。

什麼是前途，前途有什麼偉大，恐怕除了愛情，談不到一切罷。眞正偉大的前途，還是要靠愛的光明，照耀着我們的途徑呢！

好像是太唐突一點，第一次的信，就寫了一些不應該寫的話，可是在我的心靈的認識，只要我自己承認我自己的一切，是熱情的，是眞誠的，我就什麼也不管了。假使妳以爲我這封信，褻瀆了純潔的妳的時候，那我只好請愛之神來檢驗我的對於妳的心情了！

聽到妳們開學以來，天天想寫信給妳，天天不敢動筆

，今天在黃鶴樓走了一躺歸來，心中感着無窮的孤寂與冷落，暗流了一刻兒眼淚，大胆的寫了這封無緒無頭的東西。我並不是在妳的面前，賣弄我的詞章的美麗，只要妳在這幾個片斷中，能看出我對於妳是怎樣的心情，我就算是勝利了。

現在也附了一張小照在此，不過聊以給妳看看我是個怎樣的人，就是妳以前看過而不曾留意的人。萬一的話：妳要是有了愛人，或者在理想着較我要好些的愛人的時候；那麼也請妳回一兩句話兒連同相片賜還以斷我的痴而妄的念頭罷！不過，我在這一生的內心的深處，總還是不會把妳的影子消失的啊！

春來了，冬去了，新的東西都在發芽，舊的東西也在另圖滋生；萬物都是情動的當兒，人大概也不會是例外罷？…………困人的天氣，一天一天的近來，妳的身體，恐怕比春鳥還要清麗，妳好好保重些！

我這裡的景緻很好，舍前幾根桃李，時在放着清香，操坪裡的淺草，輭輭的嫵媚極了。難堪的，就是在孤明的月下，悵望着蛇山那邊的天野，眷戀着收這信的主人

！

妳願否認識的人晴雲上．3,16。

——第貳信——

純倖妹：

我計算那第一封信發出有三天了！三天！在平常這短促的三天是如何的容易過去，可是現在這三天却像老天與我故意爲難似的悠長極了！妹！我發信的第一日倘無究竟，意料到回信必不至於有這樣的快；可是我在第二天就老實有點希冀起來了，但，可惡的郵差，也是嘔人似的連一個信影兒也不帶給我，我喪氣極了，跑到宿舍內躺在牀上痴痴地幻想了一頓，終於哭了，妹，我哭了，好哭的我又哭了！

哭！有什麼補益？未必一哭就會把回信哭得？儘管我是怎樣的哭，而這一日終於不曾哭出所希冀的結果，而且，就是第三天也是一樣的渺無音信啊！妹！我怎樣是好呢？難道以爲這就是暗示着妳沒有鹵我，而我就因之休止嗎？不！不！我以爲，妳不鹵我就正是我勝利的第一步，我

要如辯論家一樣强詞奪理的說妳已是默認的了，我信上一切的一切妳都是同情的了。可不是，暗泣比大哭還傷心，默認不要比明認還肯定些嗎？

因了這個，——或許是我單方面誤解的這個理由，我便毫無遲疑地又寫這第二封信給妳了。

妹！妳能不能告訴我妳得那封信後幾天的態度的實情？妳是在哭泣着痛罵我這輕浮輩的無聊舉動呢？還是在微笑地心情感着溫輭而適宜的安慰呢？抑或是處之泰然地置諸不理呢？妹！告訴我，我的枯燥的心的深處正是急需着這樣一個天真無瑕的訴述啊！特別在這個當兒。

妹！這在妳或許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憑了妳的天真的態度，活潑的舉止，令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一種美麗，或許在我未寫信給妳以前已經博得其他的有情者的迷醉先我而寫給妳了；所以，所以妳就視爲尋事，置諸不理。或許還要加上一句第三者似的贋意說：“可鄙的一般男子！”是不是？妹？

但，我告訴妳，十二萬分誠懇的告訴妳：妳不能說妳終身不戀愛，妳不能說妳本能的愛火而不給以歸宿，妳更不

能說妳抱着獨身主義以終！所以，和別的女人一樣，妳須愛着一個男子。雖然一般的男子大都可鄙，然而妳却不能絕對認定所有的男子都是如此啊！

可鄙，本是客觀的批評；我，現在這個向妳求愛的我，當然不能鑒定自已是否在這大都"可鄙"的男子的外，不過，我自已拿着整個的人格作當保無妨主觀點說，我是比較"不"可鄙的，我是差堪稱爲純潔的，我是值得被和我差不多的女子施愛的男子！……………啊喲！太自大了！妹！妳看到這裡或許會展開妳的紅唇蹙着妳的黛眉笑駡寫這信的人的狂妄了！

妹！我從妳演戲的能體貼入情的天才中，曉得妳喜歡看劇本和小說，曉得妳對於戀愛已有相當的所謂戀愛觀的認識了，更進一步的推測，或許妳已曉得新性道德的一切，對於假道學的性底秘密，至少已具有個人解放的願望。普通女人一說到性的問題，說到男女的關係，便覺得赧顏的；我相信妳是決不會肚裏賣假藥而形色上如此的！妹！妳乾脆的坦白的答復我罷！

要是妳已有了對象，不要緊，尊重戀愛神聖的我決不

會做些卑鄙的事來搗亂你們的過程。爲了妳的緣故，我要爲妳們祝福禱告，爲了妳的緣故，我要謳歌着"願有情人都應了眷屬"的曲譜。而且，如果你們的戀愛成熟達到同居的時候而我曉得的話，還是爲了妳的緣故，我要掬出我的心來爲禮物恭送你們的盛筵。

要是妳在理想着比我好的愛人，不要緊，我惟願妳的理想趕快實現，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決不會把本來面目藏住了另換上一付假的面具來投合妳的所好，我是怎樣便是怎樣，爲了尊重愛的眞諦的緣故，我不欺妳，人只是這樣，面孔只是這樣，學問只是這樣，資格只是這樣，經濟狀况也只是這樣，妳覺得我可愛便回信說愛，不可愛便乾脆的回信說你不中用！

啊喲！這些話又太說得汎濫了，而且也過於斬鐵截釘。妳不喜歡吧？妹？但是，我的感情衝動到了這種田步，要抑制也不能夠，可有什麼辦法呢？

否則，妹！妳在演咖啡店中之一夜時不過說過嗎？"我看舉社會都是一個大沙漠！……………我眞不懂得我們人類之間何以定要取這一種冰冷的態度，何以不能够互相愛

撫互相慰憐啊！人在人世間眞是寂寞極了！…………”啊！這些話並不是妳說給林澤奇聽的，乃是田漢故就了爲天下有情青男女預備孤寂時的哀號的吧？妹！妳和我便是這有情青年男女中的一對，我認爲妳這話便是對我說的，在那天我看妳演這戲說到這幾句時，我確實感動了，同情了，我願意馬上便上台去回答這幾句話，擁抱着說這幾句話的人，假使另外沒有台下的觀衆的話。

妹！在這沙漠的旅途中、我瓶子內的水確是乾了，口裏與心的深處都確已渴極了，我希冀着有一個別的旅行者慨然的給我一口涼水，給我以絕望中的一線光明。妹！妳担任這個罷！給我涼水，給我光明，………給我所需要的一切。

我想：妳願意担任演這個劇本，至少妳是滿意這個劇本了，妳願意飾這個白秋英，至少妳是同情這個白秋英了；妹！我一樣實對妳說，兩年前我看到這個劇本的零版時，我是和妳一個樣子了：妳滿意牠我更是滿意牠，妳同情白秋英我更是同情林澤奇啊！妹！妳現在能不能讓我用林澤奇的口吻喊妳一聲“白姑娘”呢？

夜深了，打更的校工到這裡敲過了幾次，死一般沉寂的夜的世界裡點綴了這個更聲，更加引起了這個孤寂的我的孤寂之感！妹！我沒有力再寫了，尤其沒有心思再寫了。同房的同學的鼾聲好像要引誘我走入睡魔之鄉也似的，我自已確實呵欠也來了。我只囉唣把郭譯浮士德詩切題而片改的再申寫過一次在這裡，作這一次最後的筆兒罷：

"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
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
這是我們人性中的至聖至神…………"
妹！我們起來罷實現我們的本能！

虛偽的社會算得什麼！虛偽的禮教算得什麼！在這新舊時代的交關間，我們勇敢的起來改革現社會打倒舊禮教吧！我們替後來者建築着新的一切規範吧！妹！我們來！

獻給我戀的人兒！

愛妳的晴雲上.3,19.

——第叁信——

幼倅妹：

妳討厭吧？我現在又寫這第三封信給妳了！

從寄第一封信時起到現在足足有一個星期了，一個星期之久而本城的來回信却還未到，我相信郵局裡再慢也不會慢到如此。妹！我想到這裏，我失望了，失望而至於又要哭了！哎！妳是不會回我的信了的啊！

妹！妳實在沒有理由不回我的信，同情我也能，拒絕我也罷，總應該有些隻紙單字來示我一個趣旨，換句話乾脆而明瞭的說，好使我定一個去取，免得痴儍的念頭橫梗在無明的心中沒起落啊！

妹！我用十二分的眞誠，用十二分的毅力，再來向妳表白我的心迹。我明明知道我的行爲是非常囉嗦的；但是我的理智在這裡却不能決定說是囉嗦而不擧筆！啊！請妳原諒我的一片苦心吧！莫使我像死囚上了斷頭台一般的感到絕望與痛苦啊！

計算我自從識認妳以來，——哎！這僅僅是我認識妳。——雖不能說長，也足足有四五個月了。在這四五個月的當中，我所見過的女子，雖不能說多，可也足足的在百

餘以上了。啊！妹！爲了妳的緣故，這些有餘的女子，我一個也不覺得可愛呢！我對於她們一點也不發生感想呢！妹！說到這裏，我不禁要爲妳賀了，妳會有這麼一個痴心的男子爲妳傾倒，那是妳勝利了！我敬祝妳永遠這樣的勝利，也敬祝我自已永遠這樣的痴心得絕底。

妹！痴心是煩惱的開始，煩惱是頹廢的根苗，自已明曉得痴心是不好，但欲求不痴心又不可得。妹！妳要曉得，世界上最苦的東西要算是人，最苦的人，要算是青年，最苦的青年要算是學生，最苦的學生要算是痴心於戀愛而戀愛又求之不得的所謂感覺性的煩惱的人。我不解我的父母爲什麼要我來讀書，我不解政府爲什麼要設學校，把這渾沌愚昧的我從睡眠狀態中喚醒，使我因得着一點知識而逐漸感覺得自已的不滿！我要是一個未出茅廬的鄉下孩子，那末只要是一個女人給我就會滿意，我要是一個未見世面的無知農夫，那末只要得滿足肉的性之慾望就會無求。但是，啊！我現在是一個學生，一個半通不通的學生，我的知識告訴我說那種限度是不能令自已通意的。妹！我現在滿懷抑鬱的情緒，未始不是受了政府與我的父母的恩賜！

我覺得我的前途黑暗到了極點，光明沒有一絲存在！我一方面羨慕鄉下的孩子和無知的農夫；一方面怨恨我自已的知識和現狀！我細細的推想，細細的追想，我是世界上最苦的人了。我也曾想過自殺，自殺究竟有什麼意思呢？這種懦夫示弱的行爲，別人知道了不會笑死的嗎？而且，因着性的問題而自殺，這簡直是不值錢中的不值錢的無意識行爲了。所以，所以我決定了一個新的方針，預備作一個人間的擺佢，裝瘋作痴的向那人們不能捉摸的心地走去。

自從遇見了妳——啊！妹！自從遇見了妳以後，我彷彿在黑暗的道上，看到了一盞莊嚴燦爛的神燈。我才發覺自已是打錯了主意，將走入那密箐荒草叢生着的岐路去了！妹！我一生永遠忘不了我最初看到妳的那一天，永遠忘不了妳的好似對我說的那些劇中語。我能够改變念頭，能够整作的向人生的正軌上走，我總不得不感謝妳那無意間的劇白。妳眞是一個救苦救難的菩薩啊！

妹！讓我來如常人一般的說幾句濫調子話罷：我愛妳，我實實在在的愛妳！妳是我枝頭上的艷花，我願終身做

襯托着妳的嫩葉；妳是美麗的蝴蝶，我是妳刻不離身的影子；妳是芬芬的香草，我便是傳播妳的香氣的淸風；妳是一個空谷牧羊少女，我便是終身伴着妳的羊兒；妳是發出來的淸聲，我就是妳的廻音。妹！我的心是一絲飄渺的游絲，妳就是我黏着的地方，我猶如無依的孤舟，願妳作爲我永遠依傍着的沙岸；妳是汪洋的大海，我願作一個出沒於烟波飄渺中的白鷗；妳是沙灘上的蘆荻，我願作叢生在妳旁邊的紅蓼。妹！我願我們兩人終生攜手，向深山中去找尋那理想的桃源仙境。

妹！我現在又說開去了！我雖然是願意爲妳的一切的一切，可是妳能響應我與否却還是疑問。我現在這樣的獨自高歌不是有點神經質麼？唉！我一想到這裏，我的心的深處幻忽的要震動起來了！我沒有喝酒，我却好似是酒醉了！

不錯，此幾天來，我的言行確實是失了常態，人家說我如此，我自已也覺得是如此；耳內聽講心內却在想着妳，眼內看書心內也在想着妳；結果是教授的演辭成了比牛叫還討厭的粗聲，書上一行一行的字句成了極刺目的黑線

，平常覺得有趣味的顏意或工作現在都視爲枯燥的無聊的了！妹！我眞的到了"茶不思飯不想"的神仙境界了啊！

妹！我爲的誰？

妹！妳不救救我，妳便是罪人了！

獻給我要戀的妹妹！

愛妳的晴雲上。3,23.

——第肆信——

幼倖妹：

夜深了！滿圓的好月正在中天，燦爛的銀光，由玻璃窗裡透了進來，吻在我的空着的床上。校裡的同學，很平安地入了睡鄉。四邊烏雀無聲，宇宙間的一切，都沉浸在迷離的煙霧，寂寥的空氣中了。

除了溫柔的春風吹動新發芽的嫩葉，和諧似的聲響以外，還隱隱約約的可以遠聽到嗚嗚咽咽的一…………五………合…………六的調簫聲，接着又一揚一抑一抑一揚地吹着若訴若怨的西宮詞譜。這樣神秘的環宇適適的感動了我脆弱的心絃，逗起我的悲哀的情緒，——欲求不得的片面相思

。我表面上雖則同春天的情景一樣的平靜，然而我胸中的寂寥，我腦子裡的思想，有什麼人能夠推想得出呢？

緊閉着我倦怠的眼皮，伏在棹上裝做熟睡的樣子。但是終究睡不着，我有些很煩了，慢慢的舉起睡在桌上的非常沉重的頭，凝視着窗外，啊！眞是玉宇無塵，晶光似濼。我想此時若能倚在妳的懷裡，或者我倆挽着手一同步月，是何等的愉快，何等的幸福啊！

妳的清麗的面孔，瘦細的身條，流星似的兩眼，青絲似的頭髮，以及溫柔的媚態，……………妳的一切的一切，又在我的過敏的感覺中浮動起來了。

我歎了一口氣，重復的又把眼睛閉上，一時竭力的去推測妳接到我前幾封信的情景，一時又回味到妳演戲時的春態。不知不覺的有時把脚在地板上亂踩，有時把手在空中亂擾。我簡直發瘋了！假使這時另外有人看到我這種狀態的時候，一定要聲張給我進瘋人院去啊！唉！妹，妹！我親愛的妹！或許這是我太想入非非了：我想把我的身體化作浮雲！輕輕地逐着春風，飛過高聳的蛇山，竄進你們學校的扉戶，偎依在親愛的妳的溫軟的懷裡呢！

一片薄薄的紗也似的浮雲，鬆鬆地籠罩着一球明月，月下的一切景物，都變模糊起來了。我昏沉沉的腦筋，覺得煩惱極了，即刻跳了起來，披一了張毯子，輕輕地走到操場的西角，一輪澄清皎潔的月光，略有些向西去了，工商繁盛而塵俗的武漢三市，幽穆而高傲的遠遠的洪山，抱冰堂下的偉幹新枝，都在月光迷漫之中。月光照得滿地銀光，眞如積水空明。在這樣幽靜的夜裏，皓月照澈了我的深處；不知道也能不能同樣的照澈在妳的心的深處？在這個時候。啊！妳決不會像我這樣的傻氣，半夜三更時候到露天裡來浴月光的啊！妳是早就睡了，現在或許正在做那神仙似的甜密的美夢啊！

我背着手走了幾步，驟的記起我寫給妳的第一封信時，是上絃的新月的時候，現在忽忽的過了月圓又將走到下絃的殘月光景去了。我想：時候眞過得快啊！不知不覺的月繞地球將及一轉，而疏懶的我却一無所覺。戀愛呢？新月努力的結果成了圓月，而我努力的結果却還是一個孤獨的我。啊！我只好嘆氣，我當天長嘯了！

我這時又做了一首似驢非馬不新不舊的詩，讓我寫在

這裏：

新月如妹眉，

圓月如妹面；

見月不見人，

愁腸日千轉！

夜風迎我，一個人立在場中，却有些冷意，急忙忙，揩乾了眼睛中因月光透來的透明的眼淚，一人踽踽地走回寢室來。………………

——3,26.夜深時寫。

事情眞有那麼巧！昨晚記好了上面那些瑣碎，預備馬上便發出去的；但過細一想起第二天是星期六，妳或許會請假回家或是找朋友去頑，於是乎怕妳不在校信落到別人的手，就計算着到星期日早上發出去，在妳回校預備上課的當兒，信不是剛剛到了麼？可是，我的天哪！就是這一天的時間，這短促的一天的時間，出人意料的，我竟又有緣得親一次芳顏！雖然那時我是那樣的侷促，那樣的不敢正視，臉上是那樣的紅，心內是那樣的跳，啊！終究我

却算是有緣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偶然的這樣同船過渡，恐怕不止五百年修成的罷！我負着我們校內球隊職員的職務，同我們的隊員及同學等應漢口口口會的召去作友誼比賽；我抱着一個職分內應該抱的球，正興奮的走上輪渡的時候，我和我的同伴們是多麼高傲啊！船上的人個個都望着我們，尤其特別注意這個抱球的我；並且都私語着：“這是武漢有名的W大學球隊，今天要莫是又到那裏去賽球的？”說着，眼珠却瞟着我，好似要向我問個究竟似的。

我，高傲的我，毫不在乎似的置這些話不理，目空一切的昂着頭挺着胸向前走去，啊！一霎時，我的眼花了，我是入了夢中了！我的兩個瞳孔內在幾個女的當中發現了妳的倩影！妳，可愛的妳！或許已在我未看到妳之先，妳已經發現我了，妳是把微微發了紅的臉龐伏在膝上，態度是那樣的不安！我看了，一種不可名的心情湧了出來，我怕，怕極了！我回身便跑上樓去。……………

船是到了漢口，我從樓梯上走下來，去預備去和我們體育主任商討着一樁馬上要做的事的時候，我的同學們，

可惡的一些同學們，都異口同聲的喊起我的名字來了！他們是發現了我倆的秘密，頑皮的他們是正在肆其頑皮的技倆呢！

我趕快從人叢中擠上岸去，我的心忐忑地跳個不住，我跳上了一部人力車叫車夫快點跑，好像一個背逃的奴僕發現了原主人翁的一樣的張惶。啊喲！事後想起來眞有點好笑！我爲什麼要這個樣子呢？我爲什麼不可以攏去問問妳的好呢？問問妳得到我的信後是怎樣的心情呢？我！懦怯的我！無能的我！我不禁要自罵了！

唉！妹喲！我相信妳是能够了解我的人，老實說，我是一點也不會所謂愛的技巧，我的愛只是死板板的：妳肯原諒我嗎？妳肯原諒我這失却了意識作用的不可名言的行動嗎？……………

獻給我愛的妹妹！

妳的晴雲上。3,27,午後。

——第伍信——

幼倅妹：

前兩天的天氣那末熱，做事差不多可以打赤膊的樣子；可是風一刮雨一下起來了，這兩天就會變得這麼冷。武漢的氣候眞有點怪！妹！好好的好好的保重點身體，添減衣服都要看冷熱的情形起。這種天氣，一弄得不好就會生病的呢！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極美麗的夢。先是未睡前我看了一點關於 Dante 的 The Divine Comedy 的事，睡後就依着這個故事爲中心做起我的甜蜜的夢來了；我看見妳遠遠的從一個樹林中好像迷路的樣子走了出來，妳的頭髮是蓬散着的，天仙一般也似的彳亍地走上前來了；那時四面寂然無人，我站在那裡本來不知幹什麼的，當我這樣一發覺了妳，我便忘情一切也似的跑上前去迎接妳，妳也不如在輪渡上含羞的態度，是很坦白的接受了我的握手。我問起妳是怎麼到這兒來的，妳說只是散散步，因爲接到我的信後心內是如此的反覆不安，哭不是笑又不是，悶急了只得出來透口氣。………

我惑然了，我問你爲什麼反覆不安？問妳現在不拒絕我的握手是否就是表示接受我的愛？我問了有類乎此的許

多，可是妳一點也不置答，只是帶些儍氣的笑，媚人的兩眼痴痴地望着我的兩眼，我們的四個瞳孔是相對了！一點也不動，我便就這樣的朦朧了。

另是一番天地，或許這就是 Earthly Paradise 罷：我看見妳和 Beatrice 一樣的坐在一把椅上，身上穿着紅的，白的，綠的神秘之色的衣，頭上戴着時新的橄欖葉的圈環套着剪了的頭髮，披上白如雪的披紗；我是穿着一身漂亮的西服，挽着妳的手站在妳的身旁，四周有許許多多的人圍繞着我們，唱着歌，散着花朵，我快樂極了！我不顧有四週的人在旁邊，我便擁抱着妳了！可是，就是這個當兒，這個快樂的當兒，可惡的春雷霹靂一聲的把我驚醒了，我的幻夢消滅了，妳和四週的人都不見了，我擁抱着的只是一張無生機的被臥；外面雨點猶自空空的打着牖窗。

我睡不着了，在牀上翻翻覆覆的想來想去不休。聽到外面的雨聲，觸起我喜歡唱的歌曲中的毛毛雨的詞句來了：

小親親，不要你的金，

小親親，不要你的銀，

奴奴，只要你的心，

哎喲喲！你的心！

妹！我現在不唯不要妳的金，不要妳的銀，連別人的金錢我都不要呢！不唯不要別人的金銀，連別人無論哪一個的心我都不要咧！妹喲！我現在只要妳的心，除了妳的心以外，什麼都不是我的需要！

妹！妳爲什麼不把妳的心和着回信一同寄給我呢？

說到這裏，我的心裏又不好過起來了；大約無論如何妳是不會回我的信了的啊！但是，但是，妹！所謂寃家窄路正相逢，偏偏在妳沒有料到的時候，或許像上回我們在輪渡上的緣分又遇着呢！妹！假使還有這麼一個不湊巧（？）的時候，妳能不被我再看一個飽嗎？妳的美麗的面龐能避免我的眼吻嗎？啊！這是我的權利，我的唯一的權利！我在不勝利之中是勝利了！妳要再不被我看見除非妳是死！哎喲！死！我說錯了，我不願意妳死，在我還活着的時候。我死了以後妳再去死罷！

死，我很喜歡牠，尤其是現在我對於牠更有興趣。我覺得一個人在世界上如果沒有什麼興趣，就會比死還要難

過，唯一的解決法子是去找得興趣，找興趣而找不着，那末比死中的死更要難過，倒不如乾脆的死了好些！我喜歡死，地球毀裂吧，妳和我以及全世界的人都一齊死去吧！

我好像在那一封信上對妳說過這麼一句話：我們的前途沒有什麼是偉大的！苦悶不是我的需要，傷感不是我的需要，消極悲觀當然更不是我的需要，我只需要興趣；可是，利不是我的興趣，祿不是我的興趣，名也不是我的興趣，我的興趣，唯一的興趣，只是全在乎妳。我覺得我現在吃飯為的是妳，喝茶為的是妳，讀書為的是妳，打球也為的是妳；一切的一切，沒有妳在前面做我的憧憬，我便覺得了無興趣。但是，妹！妳太殘酷了！我的唯一的憧憬，——唯一的興趣，却被妳冷水臨頭似的完全給我以幻滅了。我不需要的苦悶，而苦悶却來了，不需要的傷感，而傷感也來了。消極悲觀差不多會佔滿了我的理智的全部。啊！我恨妳，妳的確太殘酷了！

妳可愛，同時妳也可恨！妳的可愛之處正也是可恨之處。妹！愛就是恨的雋語，誰說不是至理呢？這兩天有時在極無聊的時候，我一想到妳的可愛，我便想擁抱着妳，

我一想到妳不回信的可恨，我便想將妳生吞下去。嚇！我要生吞妳，妳怕不？

獻給我恨不得生吞的倖妹！

愛妳的晴雲。3,31。

（未完）

文化書局出版

日出月刊

第二期目錄

論郭沫若……… 沈從文

十九世紀俄國文學 盈昂

郁達夫張資平論 沈從文

昨朝 丁玲女士

鳳凰 淩叔華女士

枝柯 沈櫻女士

光明在我們面前 胡也頻

春天 沈從文

一個紳士的太太 沈從文

其他

各科常識問答

定價二元

現售預約 每部祇收一元

該書係武漢大學校各科教授編輯內容豐富極合投考之需

六月半截止 同時出書

文化書局出版 武昌察院坡

活　　尸

By Anton Chekhov

颶　風　譯

“讓我來駕御喲！”蘇斐亞，法佛娜高聲喊叫。“我要坐在馬夫旁邊，馬夫！停一下，我來同你坐。”

她原先坐在馬車裡，有她底丈夫法列謠靡爾，尼克第施，和她那位從幼年就認識的朋友法列謠靡爾，宻開立施，一同坐着，二人用手扶着她，怕她跌倒，這時車子正跑得快呢。

“我曾告訴過你”，她丈夫輕輕地對他底朋友說，“她不能飲 Cognac 酒，（你竟灌醉她，）你是何等地忍心

啊！"

團長很知道將纔這種狂歡的宴會，大家痛飲狂醉，會使他妻得着時哭時笑的歇司迭里症。他現在預料到一回到家裏，一刻是不能安睡的，必先勉强使她服藥，給她醫治病症，種種的麻煩。

"嘩！"穌斐亞厲聲叱着馬，"等我來駕御喲。"

她是一位美好活潑的年青太太，她和翟吉團長結婚僅僅兩月，在這兩月內她心中所懷着的她結婚是爲本身利益，爲'憎恨'的緣故底觀念，還沒有打破。尤其是在今天的郊外餐館裏，她好像眞能深信自巳是疼愛丈夫的婦人。可是她丈夫有五十四歲了，但他仍是健壯，仍是活潑，對她又這樣馴服。他還會做滑稽戲，唱那高加索遊民底戀歌哩！在事實上看，現今年紀老的人比起年紀輕的人還要千百倍俏皮呢，換句話說，班白者與靑春者更換了地位。她的妙齡現祇二十三歲，他底丈夫却比她父親還要大兩歲。但那有什麽要緊？他還是快潑，還是健壯。"好啊"她想，"他是我最親愛的，我最樂意的妙人兒啊！"

在餐館會食時，他更相信她那原來秘藏在她心底深邃

的情感，現在都已消沒，消沒得一點影痕也沒有了。她覺得她底總角交法列謠廉爾密開立施，就是她慣常呼爲“法樂蒂愛”的，現在與他沒有什麽關係了，因彼此冷淡了，雖然她昨日還是愛得他幾乎發狂，欠得他幾乎要死，但他今晚顯得靜默，沈沈欲睡，毫無精神，成了一個不足輕重的笨伯。他竟慳吝地拒絕付會餐底賬錢，這使她更覺得惱怒，當時她帶着刺人的舌鋒對他說，“你若沒有錢，就躲在家裡好了”，結果還是團長付清了賬。

她坐在車內見着眼前飛逝的樹林電燈杆，和旋轉飛舞的雪片，就激動她許多奇異的思想。她記起在餐館裡他們賞了一百二十個盧布給那百數歌唱的遊民，明天她若要從窗戶裡再拋散一千個盧布，一點也不難。然在未婚以前，那僅兩月的光景吧，在她名下找不出三個盧布。那些日子她要錢使用，必須向父親要求。這，在她底生活中，是何等重大的一個變化呵！？

當這些思想從心中湧現時，她忽記起他在十歲時的事情來了。當時翟克史——現在她底丈夫——那般熱烈地追逐着她底一位姑母，引得全家都說他把她傾倒顛狂了，因爲

她姑母每次上席時，眼睛是紅腫的非常，有時單獨離開餐室，她底靈魂上似乎隱秘着不可言喻的痛苦，那時的翟克史是位漂亮的青年，在婦女底交際場中極佔勝利。全鎮上底人們都認識他，有人說，他天天去拜訪與他有關係的情婦，好像醫生按時去探望病人一般的勤奮。甚至今日，他底頭髮雖有點斑白，臉皮雖起些縐，眼睛不戴眼鏡也不免有點朦矓，但他那細長的臉，尤其是他底側像。還現得很豐潤哩。

穌斐亞底父親曾在翟克史軍隊中當過醫官，也曾做過市政廳長，現在充當立那職位的，却是法樂縞爱底父親，法樂縞爱年齡尙輕，免不了追求戀爱，然對于學業，毫不放鬆，大學校底課程，很有心得，外國文學也特別精研，據人說，他寫過一篇國外文壇底論文。他和父親同住在營房裡，年紀雖到了三十歲，自已手中却沒有個銅銹，從小時候起他就與穌斐亞同在一個屋內長大，他時常同她作啣青梅騎竹馬等遊戲，年紀大些時他倆又同路學法文，跳舞。當法樂縞爱長成一位美好的青年時，她就開始嫉妒他，後來呢，她就熱烈地爱上了他，她繼續的戀爱着他，直到她出嫁底時候。

至於翟克史的爲人，從十四五歲起就走起桃花運，那些和他互相同謀着藉以欺騙自己底丈夫的婦女們，慣常說他爲人謙卑折節，和謁可親。法樂綿愛似乎在模倣着他底行爲，比方有人來到學院裏去扣他底書房門，他必慢慢地走出來開門，口裡却帶着同樣的口腔，"原諒，我還覺得不寂寞呢。"翟克史很贊賞這年輕的法樂綿愛，他祝福他將來的前程，很有點像哲提風祝福布施金的前程一樣。(1)他很喜悅他，時常和他親善，兩人打台球或玩紙牌；高起興來連玩幾小時不憩息，翟克史無論到什麼落地去消遣，必帶着他底朋友一路去，法樂綿愛也把自己從不願意別人曉得的秘密，盡量地單獨告訴他。當翟克史還年輕時，他同法樂綿愛做過勁敵，但彼此從沒有嫉妒過，在他倆時常來往的交際場中，翟克史稱爲大法樂綿愛，他底朋友稱爲小法樂綿愛。

除了這兩位法樂綿愛和蘇斐亞外，車箱裡還有位小姐，名叫蔓嘉儷達，簡稱爲儷達，她是翟克史底表妹，年紀已過了三十歲還未出嫁，顏色蒼白，睫毛却烏黑，隨身常攜着戲院望遠鏡，酷嗜紙煙，天氣嚴寒的冬日她出外也啣着紙捲。她底胸襟上和雙膝間，滿糝着煙灰。說起話來，

她總是從鼻孔裡拖出慢長的聲調，性情冷傲，能飲多量的酒，隨喝多少白蘭地她也不覺得醉。愛講述故事，講述時却又懶懶地提不起精神，故事裏底意義也講得朦糊不清。有時在家裏讀書，從早到晚，就呆呆坐着不起身，面前擺着一冊厚大的刊物，口啣着香煙，一邊抽煙一邊看書；煙灰聽牠掉到書頁裏，從不肯用指頭去彈掉一下，有時吃點水果，也是邊吃邊讀，似乎忙得很。

"穌斐亞"，她帶着歌唱的聲調說道，"够了够了，再不要胡鬧了，實在是厭人。"

馬車將近城門口，街道上的人顯得漸漸稠密，馬底步子就跑得慢些了，穌斐亞也就安靜些了。她緊緊地貼着丈夫，打斷他心裏的幻想。小法樂締爱仍坐在她身邊。她那些浪漫性的回憶現在忽滲雜些沈悶的思想。她料想坐在她身旁的青年該明白她是愛他的，並該相信她出嫁是爲着憎恨。她雖未曾明顯地向他承認自己是戀愛着他，那是因爲她不願意人家曉得內心的苦衷，但從他底臉面上看來，人人都知道他是十二分地了解她，更明瞭這位妙齡的姑娘是爲着自尊心吃苦。但最令人尋味的是，自她出閣後

小法樂縮愛忽然特別地注意她，向她表示從來沒有過的好感。

他常和她靜默地相對坐着，彼此不發一句話，縱談，也是不關痛癢的閒話。就是現在，大家坐在馬車內，他用脚固意的壓在她底脚上，又用手輕輕地撫摸她底手，口裏却不說出半句話。很明顯地他是等侯着要娶她，可惜他顯然地誤解了她，因她平時總是浪漫地愛和他開玩笑丟亂蛋。但現在呢，她對丈夫底好感還覺得熱烈，心中却同時浮動着那久被抑制從未發洩過的苦悶，她于是又固執地要坐在馬夫旁邊，信口吶喊，躁急得不開交哩。

當他們正經過一個尼姑庵時，那重有千多(2)布德的鐘，忽然發出叮噹的洪音，儷達畫着十字架。

"我們底歐麗亞是在庵裏修行"穌斐亞畫着十字記號，顫聲說着。

"她爲什麼要出家哩？"團長問。

"還不是爲憎恨"儷達粗聲回答着；這是明明地指着穌斐亞底婚姻而暗地裡射出來的譏誚。爲憎惡而舉行的婚姻，成了時代底潮流，因這是向着世界挑釁的態度。歐麗

亞原先是一位好賣弄風情的浪漫女娘，平時，她愛跳舞，更喜玩弄苦惱失戀的愛者，但她忽然間變更態度，出家修起行來了。

"那不見得吧，" 小法樂絲愛一壁說，一壁將外衣的披領放下來，顯出他那漂亮的小白臉，"那不是憎恨的問題，却是應運而生的意外，說起來，也很傷心！她底兄弟梅銳被政府罰遣作苦工，他現今的下落，沒有人知道。她底母親却又在憂憤中氣死了！" 他又拉起他底領子，用着深沉的聲調說下去："還有哩！歐麗亞此舉做得很對，不然的話，她就要拜見一位干母，或者要拜見純潔如金的穌斐亞爲干母，共同生活着，那或者另外成爲一種深有趣味的事情呢。"

穌斐亞曉得他是故意的嘲笑自己，恨不得說句粗話，報復他。起初他還能勉强地忍耐着，可是轉瞬，她竟失掉了自制力，馬上站起身來，悲憤地吶贓：

"我要出做禱告，馬夫，轉回去，我要出看歐麗亞。快點。" 他們把車轉過來後，這時別的教堂鐘也都振響了，互相遙應，傳出悲感動人的哀調，穌斐亞不覺回憶起歐麗

亞的一切命運來了。馬車一停，穌斐亞跳下車來，單獨跑進門內去了，

"請稍爲快點，" 他丈夫在後囑咐她，"時候不早了，妳稍爲快點喲。"

她經過那寂靜的庵門，卽轉到了走進教堂的小路，踏在脚下的殘雪，軋軋地響，吹過的鐘聲，貫穿她的全身，倍覺凄凉！走到禮拜堂大門前，登了三級就在堂中的過道上走，兩旁排着許多神像，她聞着敬神的檀香，再穿過一張小門，一個半面黑像現在眼前，聖壇前有一個尼姑在排臘燭架，另一個尼姑跟着點燃，堂中的座位中和堂旁的小聖壇前，許多不動的黑影，靜靜地跪着。"她們在此地跪着，直要跪到明日才得起身。" 穌斐亞心裏這想着。在這裡像比在墳墓間還要悲凉些，冷淡些，凄慘些；她悲慘地瞧着那些靜默不動，凍僵了的婦女，自己的脈搏都嚇得停頓了一下。在衆尼姑中有一個瘦小女子，兩肩狹瘦，頭蒙黑紗，像貌有點像歐麗亞，然她不敢斷定，因他未離紅塵時，她是一個體強而豐滿的美人兒哩。

她惶恐地懷着躊躇，移步走近前去仔細一看，果然是

她。“歐麗亞！”他將兩臂張開，她是異樣地爲情感所刺激，半天說不出話來。“歐麗亞！”

那尼姑一下子就認出她來了，却帶着驚恐的神氣望着她，露在頭巾的面紗裡那剛剛洗過的蒼白的臉上，射出喜悅的顏色。

看呵，‘一個從上帝來的神跡！’她一面歡呼着，一面跳起來，伸出她底那對蒼白的瘦手。

穌斐亞緊緊地擁抱着她，接連地親吻她，但她忽然怕這位小姐聞着她口裏有酒臭，她就喘氣用小聲對她說：“我從寺院經過時，我就紀念你，你人好嗎？你的顏色很蒼白咧！會着你我是多麼快活啊！你不厭煩嗎？”

穌斐亞向別的尼姑瞟了一眼，仍繼續用小聲說：“世事變起來眞快呢，你知道我已和翟克史結婚了。自然你還記得他，我現在很快樂哩。”

“好的，主應當讚美，你爹爹好嗎？”

“好，他常談到你，假期內來看我們，歐麗亞！好不好？”

“好的！”歐麗亞帶着微笑說：“我明日就來。”

穌斐亞忽然禁不住咽嗚起來了。她哭了一下之後又拭乾眼淚說："麗達若不看看你，她會不快樂，她現在坐在馬車裡，法樂縮愛也在那裡。他們正在門外等，他們遇着你該會怎樣地喜歡呵！跟我出去，好不好？禱告還沒有開始呢。"

"很樂意。"歐麗亞允許了她。他畫了三次十字，就同穌斐亞從禮拜堂出來了。沿路問着："穌斐亞，你覺得快樂嗎？"

"很快樂。"

"好！上帝應該讚美！"

那兩位法樂縮愛望見尼姑出來了，就跳下馬車，鞠躬致敬，她那蒼白臉和黑色衣使他們頗感凄凉，他們見歐麗亞還念舊情，親自出來和他們互道寒喧，都感覺得高興，穌斐亞見歐麗亞穿着太薄，怕她受寒，就將自己的圍巾圍着她，並把她擁抱在自己的大衣角內。穌斐亞將纔流出的那些眼淚似乎將她底心靈洗清潔了，在這樣情慾煽動的晚上，竟出乎意外地平淡下來，她很覺歡愉，爲的想久留歐麗亞一會，她就提議說："我們一路跑個圈子好不好？歐麗亞

，請進來，我們不跑太遠就是。”

兩位紳士盼望這尼姑會拒絕這邀請的，因爲聖品人從不乘這種馬車的．但出乎他們底意料，她竟接受并坐進馬車內來了！那三匹馬經過城門時，人人都靜默着，都注意到歐麗亞的舒適，怕她受着夜寒，同時他們都想看她的舉止行動；在她底那毫無表情的冷面上，現着又蒼白又暗淡的顏色，似乎在皮膚下循流的，是清水，不是紅血•但兩三年前他是一位身體豐滿臉現玫瑰的少女呢•所談論的問題，總離不開愛情，遇着什麼事，也是喜笑顏開。

將近城邊，馬車轉回來•十分鐘內，他們又在尼庵門前停住了，鐘聲早不響了•歐麗亞跳下車來，深深地鞠躬說道，“上帝祝福你們！”

“假期內你定來的嗎？”

“來！我定來的•”

她急忙地走進去，到陰森森的門口就不見了，馬車走動時，車內的人，都不知不覺感到一種悲涼•大家靜默不說話，特別穌斐亞感覺不舒適無趣味，全身無力，因她覺得引了一位篤信的教徒同一班像他們好娛樂的人同遊，未

免太不近情，太不雅緻。她的語默了，他那種要沈湎自己底慾望也跟着消散了。她現在纔明白地發現，她並不愛她底丈夫，她並不能愛他。她現在看出樣樣都是悲慘的，枯稿的。她原先嫁他是爲着本身的利益，因爲她底同學說他是豪富無比的，同時她也不想像麗達一樣做老處女，她與父親居厭了，並想向小法樂締愛爾報復，從沒有想到嫁後的生活是這樣的無趣，痛苦，醜惡，早見到了這些，她斷不會冒這危險的，但大錯鑄成，現在只有聽天由命了！

他們回到家裡來了，穌斐亞就躺在溫暖的輭牀上，用絨氈蓋着，她心裡就浮起那莊嚴的聖所，敬神的檀香，座中尼姑底半身像，她一想到那些半身影子會在她安眠時，還鎮夜地跪着默禱——幾點鐘的早禱，後來是聖餐禮拜，最後又是歌頌禮拜，——這一切都使她感覺沈痛。

“但有上帝存在，‘他’實際地存在。死亡是不可免掉的，所以遲早人必像歐麗亞一般想到自己底靈魂和自己底永生。現在歐麗亞已得了救，她已解決這些疑題。但倘若沒有上帝哩，他的生命就失掉了。‘失掉了’是什麼意思？他是怎樣的失掉了她的！”

一分鐘後，同樣的意識又回轉來了，"上帝存在，死亡定不可免，人必預想到自己底靈魂，想着自己底永生，歐羅亞若在一分鐘內要去世，她沒有什麼可懼怕的；她準備好了・要緊的事是她已經解決了人生的問題了・上帝存在・不錯，但除了進尼菴外，就沒有別的方法來代替嗎？進菴堂去，直等于棄絕生命，喪失生命！"

她感覺着恐懼，又將頭埋在枕頭裏，"人不應要那樣去想吧！"她咕嚕着，"眞不要那樣・"

翟克史到了隔壁房間內，在地氈上踱來踱去，脚上的踢馬刺叮噹地響・顯得他心神搖蕩不定・穌斐亞回想他這個人反沒有那個也叫法樂絺愛的少年和她接近親蜜・她從牀上坐起來，低聲喊着："法樂絺愛！"

"你要什麼嗎？"他丈夫問・

"不要什麼・"

她又躺下，遠處的鐘聲又響動了・或者是那菴堂的鐘聲吧・在她腦海又湧起了那聖所，黑影，上帝的觀念，死亡的意識，她將被蒙着頭，免得聽着鐘聲，就默想到在老年和死亡未來之前，她要渡過一個很長很長的時期，而在

這時間內，天天却要在她所不愛的男子跟前，勉強地活着。但這男子却正走進自己房裡來，豫備和她同牀共枕哩！她瞟了她丈夫一眼，但心裡正寄懷在那年紀輕像貌美的少年——在她眼目中一個格外可愛的青年——的一種的熱情，却要永遠地抑制了。她原擬對他道‘晚安’的，忽然間啼哭起來了，她不滿意自己。

聽阿，妙樂開始了，翟克史特別用重音發出‘音樂’二字。

蘇斐亞嗚咽着哭啼，直到次日十點鐘。她停止哭泣時，頭腦感覺昏痛，翟克史趕去做聖餐大禮拜，爲他整理服裝的家人，不住地挨他底辱駡，他進房裡來拿東西時，他輕輕地不使踢馬刺發出玎瑺的響聲，隨後他又進來戴皮帶和領帶，他顚着脚尖走，從他妻子看來。——她不知那是什麼原故——他像夜賊般行走探望。她忽聽見他搖電話：“請接法西列佛司基司令部。”一分鐘後，他又說，“司令部嗎？請你叫儆林睦佛史醫生接電話。”過一下，他又說，“誰？你是法樂締愛？好，朋友，請令尊即刻到我家裡來，從昨夜起我內人就不舒暢。你說他不在家嗎？啊，謝謝。糟了！”

翟克史第三次又進來了·靠近他妻子·畫着十字·將手伸出給她親吻·（凡愛過他的婦女們都這樣吻過他底手·他習以爲常了·）他說他晚間會回來吃飯的；講完這句話，他就走了。

正午時使女報稱法樂締愛來了·這時蘇斐亞仍覺頭痛身體疲乏，却急忙理着髮，穿上有毛邊的嶄新的紫紅大袍·現出說不出的嬌嫩柔和的態度·心靈因着愉快，身體幾乎發抖，同時很担心法樂締愛不耐久等，吧不得一分鐘內就能接見他。

小法樂締愛是來獻會的·他全身穿着白色的時髦西裝，領結也是白色·他一進房來，就吻着她底嫩手，問候她底康健，聞她有恙，表示誠懇的惋惜·他倆坐下後，他稱讚她底衣服，說是穿得特別漂亮·

"昨日與歐麗亞底會晤·"：她說，"差不多把我顛倒了，第一的她使我心難過，但我仍是羨慕她；不過，法樂締愛喲，難道她沒有別樣的解決方法嗎？那樣是埋滅自己，那算是解決生命的問題？簡直是尋死，那裡是求活！"

她提起歐麗亞來，小法樂締愛底險上不知不覺現出些

柔和的喜色。

"法樂絺愛，你是一個精明人，"穌斐亞斷續地說。'你告訴我怎樣解決我底問題，像歐麗亞解決她底一樣，但我不是信徒，不願進菴堂，要能找着別種辦法才行。我底生命太苦，求你敎導我。只要動聽的話，就一個字也行。"

"一個字嗎？Ta-ra-ra-boom-de-ay!"

"法樂絺愛！"她兒猛地喊着。"唉！你再也不敬重我了嗎？你愚弄我——原諒我這樣說——像愚弄一個傻瓜。普通人對着朋友，對着尊貴的婦女，都不這樣無禮，你是一位受着高等敎育，篤愛科學的學士，這樣對我說話嗎？怎樣？這，難道是我應受的嗎？"

小法樂絺愛隨意地聳聳兩肩，很滑稽地答說，"你須要科學有何用處？或者你須要我講點憲法給你聽吧；或者你所須要的，是切成薄片的鱘魚和蘿蔔吧？"

"好好，我成了個無足輕重的婦女，旣不學無術，更惡劣可鄙，我做錯了事，我患了神經病，我是一個墮落者。呵！那是你固意要誤解我。法樂絺愛，你比我大十歲，我丈夫比我大三十歲。我在你眼前長大的，你很可以隨意

造化我，甚至造成一位天使，但是，你……” 她底聲音震顫着。“你不那樣幹，有意虐待我，致使翟克史到年紀衰老的時候還得要我，你………………”

“够了，來來！” 法樂締爱一面說一面挨近她，吻着她底兩手，“我們讓叔本華來說明我們的關係吧。現在允許我吻着你這雙肥嫩的手。”

“你誤解了我啊！要是你能懂得我是怎樣地苦惱！” 稣斐亞胆怯地說着，心裡怕他不相信，“我正要改變我底生活，開始我底新生命！你怎能體會得到啊！想得我差不多要顛狂了呢！”

實際呢，狂喜的眼淚，早從她眼眶內滾出來了。她這時很想做個良善的，誠實的，純潔的女子，以後不說謊，在生命裡找個目的生活下去。

“來呵！來呵，不要做滑稽！” 法樂締爱嬉皮笑臉地說，“那樣做我不喜歡，别人會疑惑我們在舞台上串什麼新戲！我們還是正正經經像大人般舉動吧。”

“她又開始爲自己解釋，說她要如何解决她自己底人生問題，免得成個行尸走肉的活尸，也談談歐韙亞的事，

她這樣述談，爲的要使法樂縞愛多坐一會兒，免得他怒髮衝冠地走掉。

"Ta-ra-ra-boom-de-ay!" 法樂縞愛任意地唱着，"Ta-ra-ra-boom-de-ay!"

忽然他摟住她了，她呢，也不知所以然，同時伸着兩膀，緊緊他圍繞他底肩頸，她那秋水般的眼睛，注射到他那常帶嘲笑的面孔，漸漸又釘在他那精明的眼睛，和他那寬宏的前額，忽又瑩摘到他那秀美的短鬚上，這一切的一切，都能使她感覺快愉，"你老早就知道我愛你，"她感覺侷促不安，羞澀地用雪白的貝珠咬緊櫻唇，却終於承認自己的隱秘來了。"我愛你，你何故要使我吃苦？"

她閉緊着秋波，接連地吻着他。他十分地明瞭這是不應該的，這樣幹下去，連法樂縞愛或者都會誤解她，她更十二分明白，若是僕役撞見，那是萬難爲情的，然她吻着他，許久許久都離不開呢。

"你使我喫了苦喲！" 她再三地埋怨。

半點鐘後，小法樂縞愛坐在客室裏開餐，她跪在他底前面，雙目瞯瞯地釘着他，法樂縞愛說她像一隻伶俐的小

犬，搖着尾巴求人拋點食物給她。後來，他摟抱她，放她在他自己膝頭上；一壁把她當作小孩般在膝上不住地搖抖，一面放聲唱着：“Ta-ra-ra-boom-de-ay”

最後，他提議要告別了。她帶着興奮的聲音問着他：“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再會呢？今天？什麼地方？”她發問時。伸張兩只雪白圓膩的玉臂，好像要緊緊地捉住他快要發出來的答復。

“今天沒有機會，不易會見吧，看明日怎樣？”

他倆約好了，才忍暫時握別。

晚餐前，穌斐亞單獨跑到尼姑菴裡去看歐麗亞，有人出來告訴她，說歐小姐忙得很，正爲死者祈禱，對不住，礙難接見。她從菴裡出來，走回娘家去看看父親，他也不在家裡，她就乘輛馬車，在街衢上毫無定向地兜兜風，跑跑圈子，身子雖坐在馬車內，心思早飛到她底一位姑母身上去了，她患着眼疾，時常感覺痛苦，她這樣無聊地兜風，直到黃昏時才回家去。

到了夜晚，穌斐亞和朋友們照常乘車跑到郊外的一家酒館裡去看 Gypsies 做遊戲，當戲散後，回家途中經過尼庵

底門前時・歐麗亞的小影忽又在她腦海游蕩，同時她覺悟着：她自己和自己階級相等的妙齡閨秀和年青貴婦，鎮日祇有這樣同流合污地撕混，行尸走肉般地彼此欺謊。要不然，就只能躲到尼庵裏去單獨的抑制自己肉慾，除此以外，再沒有第二個法門，她明瞭這椿事實，已腸斷胆碎！

次日穌斐亞按期踐約，陳倉暗渡的風味必竟嘗着了。她乘着馀興叫輛馬車在街上亂跑一趟，在車中仍不住地想到她底姑母，可是一過之後，法樂絺愛竟負心地遺棄她了。

她以後的生活，又同先前一般——苦悶，憂鬱，枯槁。她底丈夫和法樂絺愛時常打台球玩紙牌，一玩就是幾小時不休息・儷達仍照常講述那些浮泛無趣的故事。穌斐亞呢？也照常出外坐着馬車遊蕩，兜風・夜間就要求她丈夫帶着自己同路出外游戲。

她差不多每天走到庵堂裡去，對着歐麗亞訴說自己不可忍耐的痛苦。有時哭泣，又怕從紅塵的世上帶着些污穢惡劣的意識，印響在那尼姑底純潔的靈魂上。歐麗亞呢？機械地安慰她，老用着她從聖課中學來的幾句老套話，說什麼一切都會轉瞬消亡哩，上帝定會赦宥她哩。

注 (1) Derjavine (1799-1837) 稱爲俄國最偉大的詩人，他鼓勵年少的 Pushkin 努力寫詩，結果，後者也成了有名的文學作家。

(2) Pood 爲俄之重量，約重三十六英磅。

"活屍" 原名 Big Volodia And Little Volodia 是柴霍甫從未發表過的一篇傑作，在 1927年九月由 Revue Bleue 雜誌上用法文發表，同年十一月又在Living Age半月刊上用英文發表。到今年恐怕這篇從未登載過的傑作已經譯成好幾國文字了。在中國文壇上聽說有趙景深先生正在翻譯"柴霍甫短篇傑作集"，我不知道他譯的這短篇傑作集中，有我譯的這篇'活屍'沒有，不過從已經出版的四冊裡看，好像還沒有看見吧。

在這篇傑作裡，重要的人物，不是大小法樂締愛底浪漫行爲，却是穌斐亞底心理和行動的矛盾，她在戀愛上失敗後，成了一個活屍，故改譯今名。 譯者附誌

1930，五月十日。

韋棣華女士來華服務三十週年紀念募款委員會啓事（一）

啓者敝會依照韋棣華女士來華服務三十週年紀念籌備之決議而組織任務係欲在中國募捐六萬元於武昌建築韋氏中國美術博物館一座募捐之法係由委員等或其請託人分執募捐册向各方面熱心中國文化事業諸公進行勸募收款之時有募捐委員會蓋章經手人簽字之正式收據塡送樂捐諸公爲憑經手人復將所收各款彙交保款委員會司庫漢口上海銀行行長周蒼柏先生有保款委員會蓋章司庫簽字之正式收據塡送經手人爲憑幷隨時將捐助諸公姓名及所捐數目登載上海申報北平英文導報漢文自由西報及漢口中山日報宣佈此啓

韋棣華女士來華服務三十週年紀念籌備會啟事（二）

敬啓者．韋棣華女士來華服務三十週年紀念大會．本定於五月十六日．開會程序．請客通知．均皆印就待發．不幸時局紛擾．道途梗塞．東西南北．到達爲難．迭接各方來函．要求延長期限．或另謀他法．總期景仰韋女士者．得便參與斯會爲主．敝會當卽召集會議．審察內情．默觀大局．一致議决．將韋棣華女士來華服務三十週年紀念大會．延至本年十月舉行．特此奉聞．尙希亮察．至於募捐進行．仍請照常毋輟．目下捐欵除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聞詢卽捐一萬爲天下倡外．滬漢北平．或有二萬希望．其餘之款．尙望努力贊助．成全此舉．是爲至盼．此啓。

决　　裂

王菊芬女士

(一)

午後四點鐘左右，正預備駛回S埠的輪船四川號的三十號房間內，有個學生模樣的年青女子；就伊那憔悴消瘦的面龐上看，誰都會相信，伊是念歲以上的人，其實伊的眞確年齡，連十七歲都還不够。

伊這時倚着圓圓的窗，把視線從混厚的玻璃中射出，目不轉睛的，對着翻白齒巉巉的浪花默默凝神，好像在深思什麼似的；但，伊究竟在想些什麼呢？這恐怕除了伊自己外，只有天知道了！不過若在伊的神氣上詳細的一打量

；只要不是太過於"笨伯"，很容易的就可瞧出，伊是飽嘗風霜，深識社會的一個青年，決不是普通一般的小姐式，太太式的人肉，活屍可比。

船上忽然響起鑼聲了，這是出發的信號，送行的人們都擠得一糊糊塗地爭着往艙外走，同時，保重呀，小心呀，一路平安呀，使人只感到耳鼓裡轟轟的，可是聽不清一句完整的話句。

伊呢，在這紊紊攘攘數不清的人叢中，有誰個是為着伊來呢？關心伊的遠親近戚，固然是沒有，就是普通的相識，又那有半個影子呢？宛若伊是被社會極端遺棄的一個！

難道說伊眞是世間的化外人麼？眞是連一個知道伊的人都沒有麼？不，不的，伊不是也有一個叫做"母親"的什麼人麼？！

"母親"，斗桶大的兩個字，忽然浮現到伊的眼前了，於是一種像火一般的憤懣情緒即刻就又闖入了伊的心胸，禁不住伊又切齒的痛咒着：

"萬惡的，險詐的社會呀！"

更大的難題隨着又浮現了。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呢？固

暫時的目的地是 S 埠，但，到 S 埠後又怎樣呢？還是住下？還是再………？這實在不能不算個急待解決的迫切問題！

很明顯地，伊是無家可歸的人了！憤恨中多少亦感到一些孤寂苦味；幾分鐘後，伊轉念一想，不禁到有點欣然了，到 S 埠後不會進工廠麼？！工廠不就是我的歸宿麼？！那裏不是有無數的與我同命運的勞苦忠誠的朋友麼？！他們決不會因我的裝飾不時髦而給我以白眼，他們決不會因我缺少鏗鏘的洋錢就贈我以唾液，他們會給我以安慰，同情，鼓勵的；我又可以把我知道的，盡量的告訴他們，訓練他們，組織他們，使他們的力量，都能活生生地運用起來，把這充滿了，黑暗的，壓迫的，萬惡社會，摔個粉碎，消滅淨盡；從新創造光明的，自由的新社會。想到這裏，在伊的哭喪的臉上，久已失去的笑痕不覺又泛出了一些。

好了，伊現在決定了到 S 埠後進工廠，這倒是一條再適合也沒有的出路。

撤了跳板之後，船身漸漸的蠕動起來了，在岸上送行

的人們，都作最後的歡呼，或是擺一擺手，或是揮一揮帽，慢慢的也都各自分散了．這時，伊因站的時候太久了！微微感到些疲倦，於是隨卽掉過身來躺入兩尺多寬的舖上，預備略略休息一下伊方才興奮了的神經。

（二）

伊是H省女子師範的學生，伊是除現在在這C地的母親外，是再沒有別的什麽近人的，一向伊在學校的生活，說來總還算平靜．雖然伊母親每月僅寄給伊大洋十元，充作全部的生活費，照H市生活程度，就從極儉省上着算，也覺沒法支持的；可是伊很能吃苦，到也不感到怎樣的窘難，加以一向伊因把全付的精力，都置諸於讀書上，同情於無衣無食人們的苦況上，所以一切奢華的享受，虛榮的幻想，早被伊驅到十萬八千里以外，過剩大洋的念頭，像早與伊絕了緣似的．當然，伊持這種態度，一般眼裏只得明晃晃的，金暉暉的，小姐式，太太式，的同學們都覺不不願理伊了。伊是那樣的不用全力來專注意於修飾．說，定在她們的眼目中，伊就是個襤褸怪樣的小醜鬼婆；但會這些伊是自來沒有着過意的，該讀書的時候是那樣聚精認

神讀書，該做事的時候是那樣興奮的做事。

更有一樁，使她們駭怪不已，厭惡不已，認爲十分賤不該的事，就是伊肯常常跑到學校隔壁的窮隣家裏談談家常呀，問問窮人的生活狀況呀………這在小姐，太太們的眼光中，當然是要被視爲有失上等人的體統，有失學生的尊嚴的事；可是，在伊，就兩樣了。記得有一次，伊剛從福祥嫂的家裡回來，手裏還拿着一個用高粱作成的饅頭，連跑帶笑的往校內來。不巧，一進門，偏偏就被幾個最愛時髦的同學瞧見了，馬上那位最喜歡戲弄人的 Miss 蔣就說了：

"文俠，你手裡拿的是什麼呀？嘡………嘡………"

有兩位簡直更不客氣的這樣說：

"文俠，你手裏拿的，可是預備喂金婆的狗子吃的麼？嘡………嘡………"接着一圈人，都笑的連腰都直不起來。

文俠也不惱，仍是付之以笑；心裡明明知她們是在譏諷戲謔。

最使文俠懷疑的，失望的，就是學校裏差不多，都是

些像上邊說話的一類沒有靈魂的狗東西！三百多人中，除文俠自己外，僅僅能找出一兩個，像與伊自己是差不多樣的，所以文俠特別地把這兩位看重，也就特別的與這兩位要好，於是讀書呀，談話呀，遊戲呀，就是常常的與這兩位在一起，三人好的程度，幾乎比親姊妹都還要利害。

後來，沒有幾久，文俠在不知不覺中聽到了一個綽號——"三穢婆"（意在不講究修飾）這，無疑的又是一般小姐太太，拿伊們三人作開心的！文俠當然是不願理會這些無意識的舉動，可是伊們中的一個，知道了這消息，却認爲是一種莫大的侮辱，曾對着文俠傷心過好幾次。以後，還是經文俠百般的慰勸解釋，才算罷休，慢慢的才不在意了，三人仍是依舊的很快樂相處着。

（三）

事情真是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啊！文俠周圍的環境，惡劣的總算可以了吧！嘗盡了各種各類的苦味，受盡了各式各樣的奚落：終於，伊還能很沉靜的在學校支持着，說來，確不能不算是一樁很可慶幸的事。

豈知，不幸的人，單會碰到些不幸的事體，這正是所謂："閻羅王專喜尋瘦鬼"啊！。

文俠已是兩個多月了，不曾接過母親的半個字，不用說錢是更………………！雖然是伊也曾寫過不少的信去質問過，哀告過，可是這些，　好像是多舉的事，徒使綠衣的工友，額外的空花些腿力罷了！

文俠起初還以為或許是母親病了？也或許是母親一向太忙？所以，到還沒怎樣着急；後來，日子慢慢的久了，及到現在已是整整的上十個星期了，音息仍是杳杳的如泥牛墜海！文俠到這個時候，纔再也沉默不住了，懷疑和恐慌兩種不同的心情，已深深的闖入了伊的腦府："病不管是怎樣的厲害，事不管如何忙碌，難道連幾分鐘功夫都抽不出麼"？！

至於文俠恐慌的是什麼呢？不用問就可知道是錢的問題了！因為在現在的社會上，要是沒有那個，無論什麼人都是休想生活下去的。

文俠的每月僅有十元大洋的生活費，已兩次都缺了！伊這時窘難的情形，不用說比從前當更要厲害，衣服也要

自已洗，飯也要自家煮，東西也要自已買（叫當差買總要少許打點折扣）…簡直娘姨該做的事體，伊統都作了，有時伊也不自主的笑起來，要不是我天天還是隨着同學們上上課，說不定會有不少的人要疑我是在校幹娘姨的差事呢？！

瞎匕的吃飯的鐘響了，同學們都餓狗般的，爭先恐後，齊往飯堂竄去了·獨有文俠，微微不動的仍坐在自習室的桌前默默沉思，剛才的紊亂狀態，伊像沒聽見一樣·這時，伊又在回想着，昨天廚房老板給伊的重大的難堪了，…………眼光是那樣含着敵意，面孔是那樣板的鐵青，每個每個的字，又是那樣鋼針般的銳利，唉！文俠再不敢繼續想下去了！身上不知不覺的己在打寒噤了！

處在這種情形下的文俠，不能不來與兩個好朋友打商量了。兩個，不，其實只是一個；因為那一個的境遇，是比文俠更要不如，在平常的時候，還不時在文俠身上揩點油的·

至於別的有錢同學們，文俠雖也曾幾次想過，向她們告貸，告貸；然而這不過僅是瞬間的幻想，立刻就會消失

的，而且，每想及此，常常不覺的有一種遏止不住的怒火，會即的時就燃燒起來，她媽的，她們能把錢整把整把地去買些吃不完的東西，留着叫耗子啃，買了大堆大堆的物件，玩幾玩，就往地上摔；但她們却連一個"大"亦捨不得來周濟周濟窮難的苦同學！最使文俠發恨的，就是那一貨色們，不但不對於窮苦的同學們取一種憫憐態度，反而常常做出了許多故意的奚落，想到這裏，伊禁不住，想把這個充滿了矛盾的萬惡社會，立刻毀滅個一點痕跡也不留！

飛一般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了，文俠期待的事，宛若一樁幻想，像伊母親早離開了人世般的；加以從前幫助伊的那位，近來也似乎漸漸不能支持了．這時．我們的可憐的朋友文俠君，恐慌的程度，不能不更為增大了；但，這究竟如何辦呢？誰個願白白的把錢來送給文俠花呢？文俠確不能不另外打主意了．

幾天以來，文俠簡直像是老了十年，頭髮是那樣亂蓬蓬的披着，眉頭是那樣烏雲般的緊縱着，面孔是那樣灰白

的哭喪着，目光是那樣失神的呆凝着，猛一看，誰都要疑着，文俠是剛從黝黑的獄中跑來的囚犯。伊已是陷入無底的苦惱中了！

突然有一天，文俠像獲到了什麼珍寶似的，精神興奮的連自己也有點奇怪，匆匆的跑往好友蘭舫的屋裏；這時蘭舫正躺在床上，聚精會神的閱讀□女士作的□□□□，忽然看到文俠這樣失常的樣子，不禁駭了一跳，文俠這時像沒有留意這些，馬上就坐到蘭舫身旁，說着：

"蘭姐，我想到C地找母親去。"

"你………"　蘭舫被文俠這樣的一個晴天霹靂幾乎弄得摸不着頭腳，一時也不曉得該說什麼話好。

"我曉得你會驚訝的，但這亦是沒法的事情，我反來覆去差不多想過好久了，只有覺得這還是一條穩當的出路。"說是穩當的出路，到也不見得，文俠在起這個意的時候，也不是沒有在別的方面耽心過：到C地會不着母親呢？母親要不認識我呢？母親另居別的心思呢？這並不是文俠神經過敏，要自找煩惱，實在的，伊母親一向對伊態度冷淡的程度，確不能不使伊多用一番考慮；但轉念一想

，最後總還是自信着：“無論如何總是她親生的女兒，能說一點責任都不負麼？能說…………”所以，文俠雖對蘭舫口頭上說是平穩出路，心裏的小鹿却不自主的也在忐忑的跳上跳下。

聽畢文俠的一席話，蘭舫仍是覺得不曉得說什麼好，鼓厲吧，一定會失去了知友，將來不免要感到相當的孤寂；阻止吧，眼看文俠的環境，是那樣的一天惡劣了一天！終於，用着半信半疑的眼光緊緊的釘着文俠說：

“最近就打算動身麼？”

“是的，橫豎在這裡也沒法支持了！”

“那麼路費呢？”蘭舫像突然發現了什麼。

“我還沒顧…………”鋼針般的幾個字，直刺到文俠的心坎上，不能不使伊把方才充滿了光明希望的容顏，即刻就收斂起來！眞的！文俠只一味的幻想着C地，幻想着母親，到沒有顧及路費這一層；且由W地到C地的路費，也並不是一筆很小的數目，就是搭頂便易的船，至少也非二三十元不行。再以路上的零用，客棧…………等等費用，數目是更要增多了。現在被多慮的蘭舫一提，文俠不覺躑躅

着說不下去了。

這時候文俠急的兩眼充滿了水晶般的淚液，像不怕腦殼破裂般的想，忘命的想，然而結果，仍沒想出有什麼地方能湊出這樣大的一注巨款。終於文俠的兩個肩頭，是漸漸的抽動起來了！同時蘭舫也急的什麼似的；但，自己又有什麼辦法呢？錢呀！錢是硬頭貨！看看文俠已淚人般的哭倒在床上了，遏不住的淚泉，不由的也源源向眶中奔來，像無骨髓般的，倒到文俠身上，兩人相扭做一團，毫無忌憚的號啕起來了。

突然，蘭舫從文俠的臂挽中掙起，一面竭力的抑壓着自己沉重迫促的呼吸，一面用着半啞的音調說道：

“俠妹：我，想到辦法了。”

在昏昏沉沉中的文俠，聽蘭舫說是有辦法了，於是，也就把頭慢慢的抬了起來，帶着似信似疑的神氣，把視芒透出了淚液，緊緊的釘着蘭舫的嘴巴，像那個嘴巴就能決定伊的命運般的。

“我箱裏現在有二十餘元，那是預備繳本學期的膳費的，不過這時可暫不繳牠，你先拿用；至於餘的一部分，

我們看還是把我們的東西，該當的當了，妳賣的賣了，我想總可以湊足你的路費吧。”

文俠把蘭舫說的一句一字都深深的刻入了腦府，不禁用着又感謝，又歡喜，又懷疑的眼光，不轉睛地凝望着蘭舫，像是要說：

“那是眞的麽？”文俠所以要半信半疑，也並非無緣無故的，爲的是蘭舫的經濟狀況也不見得怎樣優裕，雖不像文俠自己那般的受窘，但她要與闊小姐，闊太太之流的同學一較，那就有天淵之別了。文俠似乎又記起，月前蘭舫家裡來信叱責伊把錢隨便濫叫別人花的話了，唉！那是多樣難聽的話啊！文俠禁不住又想着；假若她把錢統統都叫我用了，她今後要怎樣過活呢？！

蘭舫像是會透了文俠的心思，隨即又毫不遲疑的接着說：

“俠妹：呆什麼呢？我們又不比別人，我的話你還不相信麼？錢算什麼！我唯一的希望：是你到了C地，莫……要……把……我……忘……記……了！”說到這裏，蘭舫的喉嚨！像有什麽塞住般的，再也說不下去了！文俠不

待蘭舫把話說完，早又伸出雙臂緊緊的把蘭舫抱住，兩人都又扭在一起，哭倒於床上了。這時，在這痛哭淋漓的聲調裡，可以斷斷續續的聽出：

“蘭：蘭姐……我……死……也……不……會……忘……記……你……的……”

（四）

是一個暮春的下午，E公司的輪船聯和號的甲板上，站着一對年齡彷彿，服裝樸素，學生模樣的女子，兩人不約而同的都把視綫投在將要倒入西山懷裡的太陽上痴望，空氣是那樣的沉默着，差不多連各人的呼吸緩慢輕重，都可辯得淸淸楚楚。

這樣死一般的沉寂，忽然被一個十分不自然的淒冷音調衝破了。

‘姐姐！你……你回去好了’

‘不，我，我候你的船開了，再回去不遲的。’是另一個把頭搖了一搖，用着同樣的音調答着，空氣立刻又恢復原來的岑寂狀態了。

甲板上的兩個女子，已經在那裡逗留的足足有點半鐘

的光景了；可是伊們却並不怎樣的熱烈交談着，祇是一味的對着西斜的太陽凝神，或者看着濤濤的浪花呆望，像伊們就是專爲了這兩件事來的，一刻鐘過去了，半點鐘過去了，一點鐘過去了，伊們所談的話，却是可以屈指計算得清楚的。但，伊們爲什麼不放情的談個痛快呢！難道是沒有話要說的麼？不，不的，伊們是那樣要好的朋友，是那樣能患難相助的朋友，沒談過多的話，大概是因爲別離情緒太濃厚，要說的話太多了，反而覺得無從說起；或者是因悲哀的心情太沉重了，怕再引起別的更大的傷感？可是究竟伊們爲的是什麼呢？這，恐怕非我們局外人所能猜得準的吧。

'哺…哺…哺…'像巨獸般的吼了幾聲，表示船是要開了，這時她們中的一個，含着兩包盈盈眼淚，匆匆的向着對方的同伴作最後的道別。

'妹妹，路上隨時珍重，到C地就趕快給我來信……'

似乎還有許多話要說，可是已來不及了，事實上已不可能了，只是呆呆的把對方望了幾眼，就很快的走開了。

'是的，姐姐，你放心，也望你…………'　答話的人

喉嚨像有什麼梗着般的，終於把話沒有說完。

一刻兒，船已蠕動起來了。

這兩個女子，就是蘭舫和文俠。

（五）

大概在第七天的早上吧。文俠懶洋洋的倚着欄干，又正在對着濤濤的波浪凝神，間斷的，無頭緒的，想想這些，想想那些，久負盛名的C地，不曉得該是怎樣的繁華？大概要比W地要好幾倍吧？三年沒見面的母親，也不知變了樣子沒有？蘭姐和英姐倆近日來的情形更不曉得是如何？一定會更要受她們的欺負的吧…………

這時，船上突然亂雜起來了，整理東西的，開鎖箱子的，收拾行李的，呈了各式各樣的忙碌，登時把船上造出一種非常不安的空氣。文俠看到這種情形，駭了一跳，還以爲發生了什麼事體，待問明別的搭客時，原來是快要到C地了。

聽說快要到C地了，文俠不但把剛才的疑懼的心情擲到九霄雲外，不曉得怎的心境上反而突然覺得暢快了起來，精神亦興奮了許多，不像日來的一舉一動那般病人樣

說起'病人'兩字，似乎我們還得稍微談談文俠的日來船上的生活是怎樣過的，那是要比患病還要難過得多哩！船是那樣的一顛一簸的搖着，肚裡是那樣一咕一咕的翻着，嘴裡不時的盛滿了酸水，胃內只要是有半點存物，就會即刻嘔吐出來；處在這種情况之下，常常要使人這般的感到：眞不如乾脆死掉了，還覺好受些！好了，現在船是快要到C地了，我們的朋友文俠君可要脫離這要命的有期徒刑了，所以，伊聽說快到C地的消息後，禁不住臉上亦泛出些笑紋來。

這時一般船客們，也都漸漸的快活起來，露出甦生的樣子，有的在船板上散步，有的在甲板上閑眺，好像都在休息他們的連夜疲勞似的。

不久，船攏岸了，文俠亦勉强打起精神，隨着蠕動而擁擠的船客們，乘小艇登岸了。

（六）

過了兩個鐘頭的光景，車夫氣喘喘的把文俠拖到一條滿背的巷子裡的一家門口歇住了。車夫一面從口袋掏出一

塊污穢的——簡直像原來就是黑灰色的——手帕，揩額上足有麥顆大的一粒一粒的汗珠，一面像完成了一件什麼大事業般的，怪自然的對着文俠說一個'到了'。文俠從車上跳下來；略微的定一定神，開始打量這家門檻，黑漆漆的大門，高高的台階，滿寬闊的走廊，宛若一家小資產階級模樣的寓所。文俠的意識很快的就告訴伊，母親在此不見得會怎樣的受窘吧，

難題突然發生了，伊往門檻旁邊的銅質牌上仔細的一注視，禁不住駭得頭髮都像一根一根的豎了起來，天哪！牌子上寫怎的賀寓呢？那裏來的姓賀的呀；聰明的文俠轉到別方面一想，一定是車夫拉錯了，於是不問三七廿一的就質問起車夫，并連連比手勢：

'錯了　這……………………'

車夫不待文俠話完，忙又把手裡箝的條子，展開來看。那條子是文俠雇車時繳給他的，寫的是文俠母親的住址，看畢即刻就用着很堅決的C地話答：

'平橫街四十七號，不是麼？'指手畫脚的，文俠簡直覺得他的話一字一字全都是從鼻孔中透出來的。

文俠看到車夫的口吻是那樣强硬，不覺有點躊躇起來了！仔細的向門牌上再一注視，一字也不錯的，確是自已要找的號頭，於是一種驚惶失措的神氣，馬上罩住了文俠的面龐，心房亦不住的怦怦怦動起來了！但伊明知道是失望了，可是仍覺不相信樣的强辯着：

‘這家是姓賀的呀！’完全是操着自己的土語，像幷不需要什麼人的回答一般的說着．

一場難劇，正在不可開交的時節，剛巧文俠的母親出來了，大概是她聽到外邊的噪雜聲，想出來看看熱鬧的吧，文俠一瞧到母親，猶如漆黑的途中，突然現出了一盞明燈，喜的簡直像正赴刑場正法的罪犯，想不到突又被赦免了的一樣高興；連跑帶跳的，‘媽，媽，’的叫着：走往伊母親跟前，像把剛才的難況，完全擲到腦後去了．

文俠的母親本擬出來看點熱鬧的，一聽有人向自己不住的喊‘媽’，禁不住驚訝了起來，簡直覺得自己是在做着夢呢——那就是說她是决想不到文俠會單獨地隻身來到C地的．於是她又把眼睛仔細的揉了幾揉，呆看了好半天，才說出話來：

'你……怎麼來了…………？'

文俠把母親的話沒聽完，隨就像是帶着怨恨的口吻，又像不是帶着怨恨口吻搶着說，

'眞不容易找到了你，一路上眞把我走死了！'

說着走着，文俠的母親已把伊領進門檻了，車夫拖着行李也跟了進來。

文俠被母親領在一個中等家室陳設的屋子裡，屋子佈置的雖不見得怎樣華麗，但看來到亦雅緻可人；牆上滿張着中西圖畫，桌上滿列着華洋物具，都像是很有秩序般的不紊不亂；挨着寫字臺的板壁上，掛了不少的用玻璃鏡框裝置的大大小小的照片，有的像是新攝，有的像是舊照，可是上邊攝的都是些什麼人呢？却一點也瞧不清楚，大概是因爲文俠剛進到屋子裡，心情還有點不定吧。終于伊像被好奇心支配着般的，走到掛像片的板壁處去了。

文俠聚精會神的注視着一張一張的照片，可是不知怎的，越看越覺得有點不解了，爲什麼在母親一張一張的照片上，都離不了一個陌生的男子呢？這個是什麼人呀？是母親的朋友麼？還是………伊這時禁不住又想到剛才在門

口爲難的情形了，於是益加使文俠不解，文俠已是深深的墮入了五里霧中！正在這個時候從後邊的套房內突然走出來一個，身材短粗，滿臉臘稍鬍的中年紳士式的男子，在他的惺忪的眼上一瞧，狠容易地敢斷定他是剛從朦朧甜睡中驚醒起來的。

文俠的母親看到這位男子，立刻就十分慌張狠狠起來，同時那位男子亦滿露着頗不自然的表情。

文俠看到這個陌生的男子，從母親的臥室走出來，禁不住亦駭了一跳，又望望照片上伴住母親站着或坐的男子，好像是和現在的這個陌生人一樣一樣，所不同的，不過是照片上有兩張比現在較爲肥胖些；於是即刻胸襟裏像閪入了一塊不小的鉛石，重重的壓閉着，連呼氣也覺得非常的不自然起來。這時，文俠懂得了母親的照片上有陌生者的所以然了；似乎也懂得了些兩三個月沒有接母親的信的原因了！原來都是這樣的一回事啊！但，怎好意思再問長問短呢，於是馬馬虎虎的也力裝着像是故識重逢樣的，隨便的搭訕搭訕。

（七）

文俠的新生活，是這樣的開始了，沒有等到第二天，就受了伊母親極嚴厲的處分，什麼：這次不該來C地呀！更不該預先不通知一聲就來呀！又是什麼：讀書不努力呀！墮落了呀！一向不該來信逼着要錢呀…………種種，

文俠看到這種情形，正像一個天清氣朗的時節，突然遇着了暴風惡雨，覺得眼前一切驟然都黑了起來！心灰意冷的把日來苦思的熱望，即刻就消沉去了大半。伊本想即時再轉回W地的，可是伊的意識告訴了伊，回W地去還不是一樣的沒有辦法麼？所以，目前的一切一切伊都十分的忍耐着，強受着，總還希望母親過幾天能對伊好起來。

文俠每天除照例的與他們談兩句無所謂的臭套子，忍氣吞聲的吃兩碗如嚥毒粒般的米子以外，是再找不出更有意的事情了，心焦的比爬在熱鍋上的螞蟻還要難受。

文俠有時也太感得煩悶了，也想到外邊走走，看看；但又有誰個肯與伊一道呢？所以結果，仍是像囚犯般的在屋裏兜兜圈子算了！每在這個時候，文俠就回想到蘭姐和英姐了，從前在W地，三人在一塊，那是如何的快樂有趣

！唉！看看自己現在呢…………像罪犯般的一天到晚的在這小室囚着！禁不住的眼淚撲撲簌簌會很自然從眶中淌下來！文俠幾次鼓着勇氣，想與蘭舫他們寫寫信，把自己日來所感到的苦悶，和他們談談，發嘔發嘔；但，轉念一想，又不願了，何必把自己的不幸，告訴朋友們，叫朋友也爲自己煩惱呢？！於是興致勃勃的熱情，立刻就會慢慢消沈下去了。

文俠命運中注定的不幸還更多着哩！幷不像前邊說的僅僅感到孤寂煩悶就算完事了！

伊的母親，一向是越來越厭惡伊了，一見到伊，就好像看見了幾世來的仇人般的，把臉兒哭喪得若孝子樣的，覺得文俠的一舉一動都像是含着十足的令人厭惡的成分，且常常把他自己不順心的事體，在文俠身上尋尋氣。

記得有一次，不知爲的什麼，她又是從外邊帶着滿不高興樣子回來了，文俠上前問話，像沒有聽着般的，大模大樣的只是往自己房裡擺；但沒隔兩分鐘的光景，突然地拍桌翻椅的如牡老虎樣的咆哮了起來，說是因爲一個手鐲不見了，且一口咬着是文俠偷去了的，於是就連叫帶喊罵

着：

'出了家賊了！這可要不得了！'一直罵到隣人都驚的來解勸時，才算能休·

最可笑的，是她對隣人說：'文俠是她的乾女兒，并不是她的什麼親近有關的人。'文俠聽到這樣不近人情的話，簡直氣的兩眼撲撲的冒出火來，恨不得立刻就把他們的實在底細宣告出來，使隣人們都知道他們是一種什麼樣的齷齪的卑鄙的自欺欺人的假君子；反而一想，覺得這是沒有用處的事，說不定他們會給我更重大的難堪，自己祗是暗暗的流一陣淚算了·

現在，文俠才眞感到這個社會的萬惡了！險詐了！矛盾了！所謂母女的關係也不過是如是而已·

（下期續完）

牙科醫生戴志强

武昌新馬路

Dr. Charlton Dyke

Dent'st

Wuchang Road Main Street

縣公署對面

專醫各種疑難牙症鑲嵌精美金牙磁牙醫牙起牙均用上等藥水包無痛苦

牙齒爲人體消化滋養料之第一工具爲物理作用細嚼是也能細嚼齒必良若齒壞則不能細嚼而消化不良矣消化不良則體魄不健康並能發生神精呼吸器腸胃及傳染等病人之聰明才智均有密切之關係語云病從口入此僅言飲食之宜注意口之衛生不僅向於飲食其尤要者第一乃在齒之衛生即所謂口腔衛生是也第二要知如何保護牙齒之安全不至日漸破壞以致年老全口脫落之患第三如有牙痛或牙生虫蛀破壞活動脫落或牙齒生長不整齊等症則應迅速求治於牙醫生以免後患續起甚至不能安全飲食由此而觀夫齒牙關係吾人生命之安危至巨如有牙患流膿出血蛀損腐敗以及牙齒不整齊等症來本醫生處治療或鑲或補保君安全無痛本醫生處所鑲金牙磁牙均用最新上等物質醫牙及拔牙均用上等藥水治療室內所用器具消毒清潔保無傳染之患

牙科醫生戴志强謹序

The

—HANKOW-STEAM—

LAUNDRY

24--Hour dry cleaning service. Your garments perfectly sterilized by a steam pressing machine which also gives trousers sharp and lasting creases.

Phone 53 47 Lan-Ling Road, S. A. D. Hankow.

漢口

汽機洗衣局

特三區蘭陵路四十七號

骯髒衣服，一經本局汽機洗滌，熨燙，美然！煥然！幾與新縫無異！諸公來局一試，定能滿意。

電話第五十三號

暴　徒

王逸岑

一

黯淡微黃的太陽，已經落在商埠西極的烟筒上去了；但仍然還散放着他那微弱的光芒，籠罩着這紛擾而悽慘的都市。

這時，松川中尉的情緒，漸漸的更加紊亂了。他仰臥在行軍牀上，不經意的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和屋頂西角的烟花。他清楚的想着：五個鐘頭以後，就要離開這可愛的中國房屋了；他不敢再去聽那士兵們抬鍋揭幕和整理行裝的動作，但是這種聲响以及類似這種事情的聲擣，却像故

意與他作對似的，一齊都鑽進他的耳朶裏。士兵們料理行裝待命，原是他剛才集合訓話時親口對他們說的，他清清楚楚的知道，士兵們這種動作，是他的口頭命令所驅使；但是他對於他們這種歡樂的高興的動作，却非常感覺到不滿意，而且好像有些厭煩他們：

‘回國值得那樣興高彩烈嗎？媽的！’

他口角上幾次想罵出這句話來，可是帶兵的經驗，究竟使他咽下去了。他兩三次拿出警備司令部來的命令仔細閱讀，以爲或者剛才看錯了命令，不是今晚就開拔，但看罷以後，終究還是叫他失望。他對上級的命令，素來是極端尊重，而且絕對服從的：但不知怎的，這次他對所謂上級，整個地懷疑起來了；中國已經屈服在帝國威嚴之下了麽？濟南的事件，日本已經獲得絕對的勝利了麽？日本的兵已經無須駐在山東了麽？假使中國再叛亂將怎樣？他自已好像理直氣壯似的，曲想了一大回。他煞時覺得他之不願離開中國，並不專爲梅子姑娘之多情多意，以及他們過去十個月甜蜜的生活，好像一半也是爲的保持帝國之威信，和出兵山東的眞實目的。想到這裡，他從牀上跳起來，

索性想到司令部問個明白，到底爲什麼此時就叫我們回去？走到門口的時候，他的勇氣又消失了。

二

他本想在登車以前，不再去望梅子了，因爲他知道離別的滋味，是極不容易忍受的，與其四隻眼，睜得圓圓的看着生生的分開，到不如叫她絲毫不知道，就悄悄的走了，還乾脆些，於是他決意不再去看她。晚飯的號，已經吹過了，他一點也不想去吃，只是仰臥在牀上，設想他去後的梅子姑娘：——唉！她那多情的思念！她那悽涼的眼淚！她那……！她那孤單單冷清清的閨房，從今後只有她一個人和她的影子了！她雖是一個“半門子”，但是她並不寡情，過去，她的確是用眞誠的熱情同我好，固然我的金錢，已傾所有的倒在她的荷包裏，可是她的熱情，她的血心，也大部份托給我了。上司及同事們嫌怨，算得什麼？個人生活的潦倒，算得什麼，只要有她，什麼都不必要，只要她矢始矢終的和我好，一切的都遠離我都不要緊，她是我的世界，她是我生命的寄托者；然而我現在要離開她了，在不久的將來，我雖能找到了祖國，但是她呢？她不是

也念想祖國嗎？而且捨開了她，祖國算得什麼，找到我的祖國，但我的世界和我的生命，都被失掉了。…………

在牀上翻了一翻身，不自己的嘆了一口氣；他又想起武島大尉來了：——武島近來特別的對梅子獻好，看神氣，他並不是因為梅子是我的愛人才去親近她，的確的因為梅子的美把他誘惑了。每當我到她那裡去的時候，他也一定要同我一塊去，他假裝和我談友誼，暗地裏却要進行他自己的事情。他的地位比我高，他的金錢比我來得寬裕些，尤其是他的面貌，比我好一些；梅子也好像對他極有好感；但是對我仍舊同先前一般的好着，他幾乎每天都約我和梅子遊公園吃酒，他好像什麼都不介意似的，豁大豪放的態度，引出梅子不少的青睞。他對我的態度並不像我對他一樣，他好像把我完全看成他的下級似的，用一付寬洪長者的神氣，應付我，梅子全付的神志，往往全被他引兜了去，她好像忘却身旁還有一個松川中尉，只專門的去逢迎武島，但武島的注意，却一時也離不開我，越是他們歡笑的時候，我越是侷促，我老想賭一個氣，遠遠的離開了他們，但是我好像被他那寬大的態度網罩着似的，心裡雖

是那樣的燃燒，但外表却仍舊不自然的矜持着。……

的確的，松川中尉近來是一肚子的牢騷，但他這些牢騷却從未表示給武島看過，更沒有傾吐給梅子聽過；因爲她的美和對他的溫存使他一見面後不忍說出這些話來。他近來不但怕見武島，而且怕想到武島，他的影子一浮上心來，他馬上渾身都要酸痛，痙攣了似的，身上好像不能動彈了。奇怪！這種痛苦，今天他雖也想到武島及武島和梅子的關係，但是沒有以前那樣痙攣，他只是劇烈的興奮起來，他一刻兒也不能安靜了，他覺得滿身的血管，好像要突開一樣的，他胸前"卜突""卜突"的亂跳着，他很迅速地從牀上爬起來，不到三分鐘的工夫，全身武裝了起來，急急地跑出去了⋮

三

松川到梅子的寓所時，天色已經黑下來了，他立在梅子的閨門口外呆住了，他隱約的聽着房內的笑語聲，及壁鐘噹叮的響着，他剛才在路上那股勇氣完全沒有了。他看庭前槐葉中的閃閃明星，鼻尖上一陣發酸，他兩眼濕了。他感覺到一種可怕的空虛，除了幾個星星的閃耀外，在宇

宙間他什麼都看不見想不到，幾乎連他自己的存在，他都忘却了。他不想叩門，他想馬上離開梅子的寓所，但是他不能動彈，他像儡了一般，依在門旁的壁上。

房內，這時也沉寂起來，梅子出來了，她突然發現了松川，好像也呆了一會，終於把他拉進屋裏去。松川像癡人似的，坐在籐椅上，他不吃茶，也不吸烟，只是無言的望着梅子和武島。梅子和武島極想逋開他的兇銳的視線，但松川的視線，也無論如何不放他們，綠色的電燈光，籠罩滿屋沉鬱的空氣，繼續了約有三五分鐘，還是梅子溫柔而又不自然的嬌笑，打破了三人間的沉寂；武島好像也找到話說了：

"眞是遺憾的事！松川！你們今晚就要開青島嗎？"把臉皮皺了一皺；"我們還沒有得到開拔的命令咧！"

"是的。"松川吐出兩個字。

"祖國是極可愛的，但是我不能回去；度這樣的漂泊生活，眞是難堪！"梅子的話。

"眞的，梅子實在可憐，松川走後妳更可憐了，是嗎？——松川，妳捨得中國嗎？——哈哈！"

"唔！"松川的眼睛閉起來了。

好像各人都沒有什麽話說，於是房裏又死一般的沉寂起來了，三個人都在像思維什麽，但是相互間，都猜不透誰是在思維什麽，有時衝突了視線，但馬上又躲開了。

"松川，等一會我送你登車，現在我暫時告別。"武島說着便起身了。

"謝謝你，不要送，現在我也回去。"松川也起身了，梅子悽然的送他們出了大門，不久他們便都掩沒在黑暗中了。

四

十點半鐘的時候，松川帶着他的隊伍，走到了車站上。他自從出梅子的門，以至回到營中，再從營中帶隊伍到車站上，他的心情，始終是紊亂的像麻一樣。他雖然是帶隊的長官，但是他的眼中沒看見兵，心中也沒想到兵，兵士們因為快要離開中國的緣故，一個個都比平時格外浪漫起來，有的到洋貨店中去搶心愛的東西，有的到洋車上拉拉漂亮姑娘們的髮辮，也有的到酒肆裡要牛肉吃火酒喝，………一切違紀律的行動，都充分的表現出來了，但是帶兵的

松川，都沒有去管，他只睜大眼睛，一直的向前面快走着。

車站上滿是日本的隊伍，四週也有幾個中國人在那裡看熱鬧，兵士們滿嘴含着些糖菓餅乾等食品，却一面也高唱着凱旋的歌曲。車站台階上的大小軍官。以及士兵們都懷揣腰掖的飽掠而歸，但松川却是空空的一身，看神氣，他一點也不眼熱別人似的。

梅子和武島並列着站在松川的面前，武島的面上和嘴裡，盡其所能的表示出惜別的神情，不時去握握松川帶白手套的兩手，梅子眼望着松川，注意他倆每樣的動作，誠實的苦澀的小臉上，熒熒的掛着幾點清淚，但不說一句話。

全體登車的命令下來了，松川慢慢的跳上車去，一聲汽笛打動了松川的心，他渾身發抖，眼淚撲簌簌的落滿了胸前。他一向從不留戀過某地方，尤其是不曾因離別而掉過眼淚，但是這次他英雄的心懷完全軟化了，他站在車門上，忘掉了指揮兵士們登車的秩序，他只是呆呆的望着他們倆個，身子沉重的像被千斤的鐵板壓着一樣，一點也不能動彈。又是一聲汽笛，火車蠕動了，武島不等到車子走出一丈遠，就舉起帽子道了一聲「再會」，挽梅子登了汽

車馳着走了，走了！這時的松川，才理會到他是眞的要回國去，眞的要永訣了梅子，眞的不能再同武島鬥爭，心像撕破了一樣的酸痛，眼前不由的昏黑起來，他只覺得身子向後一倒，以後的事，他完全不曉得了。

松川病了，是瘟熱症！

五

一個月以後。

中國內政上又發生了微微的變化，於是集中青島的日本軍隊，重新又須回復原防，於是松川回濟的幻夢，竟成爲事實了。他的病，在從車窗裡看見濟南商埠的烟筒時，就完全好了，他抱着滿腔的熱望，跳下了火車，梅子和武島恰恰在車站上候着他，他先看見梅子的姿色，越發俊麗了：一流淸婉的秋波，和柔纖的白手，一同送了過來，他不僅十二分的高興，他覺得這是人間的最高幸福，有這種幸福，然後生命方才能充實，然後才算進了人生的眞境，眼光流了梅子的週身，突然武島也出現在他的眼中，他的情緒陡然轉變了，好像週圍的景物，又變了一種顏色，武島對他的暄話，一句也沒聽見，他重新復回了他病中的狀

態，煥新的靈魂，又罩上了一層暗霧，他看了看武島，又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槍，在病中失悔着過去失了的機會的意識，又在腦中浮動了一下，於是告了一聲‘再會，’便帶着士兵進城去了。

綠色的燈光，滿照着梅子的閨房時，松川和武島，極豪放極親熱的飲着重會的紅酒，他們歡談着祖國的威嚴，和自己未來的事業。梅子見他們和好了，一抛過去的憂愁，獻上全付的媚態，助他們的豪興。他們足足鬧到十二點鐘後，才被梅子送出了大門，他們在黑暗中，仍是顧笑着，談論着，好像同胞弟兄們一樣。梅子得意的回到閨房睡去了。

在第二天早晨，梅子剛剛起了牀，傭女照例的給她送進一份當天的日文報來，她一眼看見本市新聞欄內，有這樣一段記載：

‘昨晚十二時，帝國征華軍武島大尉，因公夜出，行至□□路口，被中國暴徒用手槍擊斃，司令部對此，頗爲震怒，聞將對華提出嚴重交涉，如結果不滿，即取必要手段處置云。’

她於是明白了。 19,5,4,于蛇山之陽。

預定狂濤月刊通知單

茲寄上洋　　圓　　角預定

狂濤月刊全年半年　　份自　　卷　　期

起至　　卷　　期止請於收到此通

知單後即將定單寄下為荷此致

武昌狂濤社

台照　　年　　月　　日

姓名

通信處

自取抑須寄送

社址
武昌候補街十六號

狂濤社廣告部啓事

逕啓者敝社發行月刊內容豐富定價低廉定戶特別繁多行銷極其廣遠茲爲介紹市上大號商店推廣營業起見特闢廣告欄歡迎登載廣告至于價目特別從廉特將廣告價目表列後

第等	地位	全面	半面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二十元	
優等	外面與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十五元	八元
上等	圖書中正文前	十元	六元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五元	三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特別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　武昌本社廣告部或　武昌巡道嶺卅六號翟之禮先生　武昌文華第一別墅阮世忠先生接洽

匪　　禍

漪兎女士

將近黃昏的時候，父親從外面回來，低聲地對母親說：“對面在開糧子，聽說是口口口軍隊敗下來的……昨夜張家村已被刦搶了……”這時母親與姊姊正在喂弟弟的晚飯，突然聽到這個消息，臉色頓時嚴重起來；父親說後，微微她吁嘆一聲，坐下默然地望着母親。

天色已經完全昏黑，隴內的空氣隨着夜色一樣嚴肅沉寂，隔河的犬吠，陣陣的傳入我們的耳鼓。這是表示大路上還有人行走，同時也是隴內不安的現象。

室內燃一盞黯豆大的煤油燈，姐姐同母親在忙碌地收

拾東西，父親立在旁邊幫忙，妹妹已經睡覺了；弟弟睜開他那特有的大眼睛，坐在椅上望着他們出神；我却在靜聽，隔河若斷若續的犬吠聲，同時想像許多不同的幻像，呆呆地發痴。

…………………………………………

不知是什麼時候，大約已是夜半了。我忽然被人從床上抱起來，耳裡隱約地聽見：“莫做聲！莫做聲！强盜來了。”這時我雖在半醒的睡態中，心裡已經明白了。

“呯呯！”突然發出兩聲鎗響，屋後的幾隻猪在欄內咆哮起來。

我被抱到屋後的簷下了。母親同姊姊等都坐在屋簷下的石上，祇是沒有看見父親，這時天空的明月，正照在後院內樹梢。

“呯呯！”接着又是兩聲鎗响，我的心都戰慄着。這鎗聲是屋裡發出來的，隔我們祇一道牆壁，振動得我們的耳鼓發聾。

“快！快！一百塊，我們明天就要開走。”一道命令而又威迫的口音，清晰地可以聽見。

“老……總……”以後就很低地聽不清楚了；這分明是我父親的聲音。

“沒有？五十塊，快！免得我們動手……。”又是一道威迫的口令。

……………………………………………………

“什麼？住着這麼一棟大的房屋還沒有錢嗎？糊說！那就怪不得”……………

“呯！呯！呯！嗚………………”鎗聲與彈子穿過空氣的聲音合拍地叫，同時空中又可以看見幾條紅線，如流星一般。

“老總！我家裡實在沒有呢？要……要……我……”父親大約是受不起苦刑，哀憐地請求。

“去借吧！去借，同去！”一片混亂的口音，雜踏的步聲由近而遠了。屋內頓時靜寂，遠遠傳來的犬吠聲，與我們戰動的呼吸聲互相應和。

1930,3,15于上海

國醫

冉雪峯

診所

▲漢口中山路永康里一號

時間

門診：上午八時至下午二時

出診：下午二時至八時

春的天使

長　　髮

春天的午後，在薄撒的暖陽下，從柳夾深處送來的微風，使一切都感到疲醉，啊欠，鼾聲，都沉於瞌睡的寧靜中了……………

這時，兩個青年，是兩條蹩足的豺狼，在濃密的森林裡，曲徑上靜悄悄地無力地跟蹌着，垂喪着頭，似乎在他們的心胸裏深蘊了過去無限的創傷·他們茫無目的地走着，也像尋求一件什麼，一件渴待着的意外的獲得，他們的靈魂有如懸掛在天空一樣的空虛，時時期望着一顆炸彈或者是一閃利刃的一種強有力的刺激的痛快；他們的腦海裡

也塞滿了亂糟的枯燥和苦悶，正期求着一滴甜泉潤澤的清爽。

他們拖着遲重乏力的脚步，已來到一個深幽的林谷了，"這地方多麼幽雅呵！我們且歇歇罷！"那較年大的青年停住脚步說。

確實，這地方幽雅極了，四圍的山峰合抱成個深谷，谷中長滿了蓊鬱的青楓，遍地是青葱的嫩草，草間招展着血紅的鮮花。左岸一座小小的石亭，幾枝茂葉半掩着亭頂，亭下又一曲從森林深襟流出的小溪，打斜的春陽有力無力的照耀着，一切都反映起金色的閃光，那緩靜的淙淙流水，林梢風動的絮話，小鳥沉醉的歌聲，湊成一片自然的拍調。一種莊嚴的靜謐，顯示着春的陶醉，也象徵着藝術的偉大，啊啊，偉大的藝術，春的樂園，在塵寰之中別一天地了！一片清幽沁入他倆的心懷，頓時忘却了一切鬱悶和悲哀，坐在一塊樹陰的石級上，不覺也曼聲地唱起春的曲子來。

正當他們忘情地唱得入神的時候，忽然，不知從何處傳來一曲清亮柔曼的和唱，按合一切自然的拍奏，敏感的

那較年輕的青年在林隙中打望過去。"啊！"他小鳥似的狂跳起來，"看啊，那亮下的溪畔正在坐着一對紅衣的女郎呀！是一對春的天使！"他倆同時感到一種驚疑的愉快，隨即遷近一個適當的坐位，以全部的神經向她們注視着。

啊！好一對年青美麗的女郎呀，他們都賦有一切生物剛脫穎的妙齡，不可輕拆的纖嫩的腰支緊緊地扣着桃色的衣裳，肥滿油滑的肌肉托出富有生力的曲線，黑漆的柔髮披掩着團團的雙頰，疏疏的睫毛下，蓄着一碧靈動的秋水，兩片嫩薄的櫻唇，隨着歌喉不斷地顫動，在他們一切的狀貌上，都表現着活躍愉快的春暉，並浴在斜陽的暖照裡，幾疑是一對天降的仙子，各人手中拿了一束鮮花，望着悠悠的流泉不住地清唱。

他們柔曼的歌聲，像夜靜月下的洞簫，也像深夜黃鶯的婉囀，可使人下淚抽咽，也可使人狂躍歡愉，涓涓的流水，做了他們自然的琴笛，枝頭的小鳥，爲他們踏着自然的節拍，他們唱唱愛的情曲，也唱唱賣花的婉詞，每當唱完一轉後，就摘下一片花來，輕輕地丟在流中，似乎說：

“流罷，流罷，你多情的流水呀，請將這一片柔美的花兒，流送，流送到青春的人間！”他們又仰起頭來對絲絲的微風說：

“吹罷，吹罷，你多情的微風呀，請將我們這一曲歌聲吹送，吹送到青春的樂土上”他們還在口袋裏抽出小小的手拍，在清澄的流中慢慢地搓洗着：

“這上面是青春的芬芳，也請你多情的流水呀，流送到青春的靈魂”，全谷繚繞着裊裊的清音，山間的草木都在凝神傾聽，全谷是一種沉眠的靜寂，好像都在靜默無言地接受着他們豐富的春的禮物，

那兩個坐在石級上的青年，忘却了一切，全神為那幽緩催眠似的歌聲所誘引，正像醉人般的顛倒，就把樹根作了枕頭，在不平的石級上躺了，不知不覺沉入幽夢……

忽然，那較年輕的青年好像患了歇斯的里症似的跪了起來，雙手捧向着她們——紅衣女郎——囁嚅地祈求着：

“可愛的女郎呀，妳美麗的天使！請給我一片鮮艷的花兒，”她們似乎沒有聽到，也像故意不管，還是繼續着她們的歌唱，青年急了，更加大一些聲音，更懇切的哀求

道：

“可愛，可愛的女郎呀，妳美麗的天使！救救我這可憐的人罷？我哀求，誠懇的哀求妳們，美麗的天使，撒給我一片青春的花兒吧？”她們才停住了歌聲，給他一個應允的微笑，

忽然，他實在害怕了，在她們的肩頭，看看擧起一對光彩的翅膀，一路唱着合拍的舞曲，旋旋地從低空飛到他的身邊了，摘下一片鮮艷的花蕊珍重地向他的唇邊擲下來，他羞怯地躲避着，失慎地往石級旁的溝中跌倒了，他醒了，睜開眼睛一看，啊！原來是一片被蟲蝕的樹葉恰好飄落在他的臉上！枯衰的葉兒……他感到失望的悲哀了。

他即刻站起去瞻望那一對紅衣女郎，啊！她們早已走了！歌聲也不再聽見了！

春陽也已移到峯背了，已經是朦朧的黃昏，古寺的暮鐘，一聲一搥地擊着悽傷的心靈。

他們，兩個青年，是兩條蹩足的豺狼，拖着遲重乏力的脚步，和兩條黑長的瘦影，靜悄悄地踏着歸路。

一九三〇，四，十三，於麓山

榮　記

胡順發皮鞋店

本號專門精製
男女新式皮鞋
以及學校運動
鞋等如蒙賜顧
自當竭誠歡迎

地址武昌察院坡

湖　　上

孟　　平

夕陽已經有沉落到烟霧迷濛的遠山的姿勢了。

那孕育着青春的後湖靜寂寂的，漂浮着那紫翠繚繞的五洲的湖水，深沉地映着蒼白的光。楊柳婷婷地佇立在湖邊用絲絲的長髮纏住過路的春風，深沉的小閣默默地賞鑒着自己的影子，小艇一隻兩隻地悠悠地在湖上浮動……

我獨自地站在一隻小船的梢後，用竹桿一篙一篙地撐動着我的船，在這靜寂的死水的湖裏。然而我祗是一個初執竹桿的舟子，這湖底又到處都潛伏着泥軟的暗礁；因此，在我的生疎的撑駛之下的船，隨地都會觸岸，而且隨時

都要左搖右擺地亂轉。

畢竟撐過一些路程了，汗點已一顆顆地從我的額上流下；再經過一個低低的橋頭了，方向便待我自己決定，然而我却不知道怎樣幫我的船找到前進的路，右邊是蒼古的城垣，堅硬地擋住了湖的一面；左邊是一遍荒漠的乾灘，上面印着一些前人踏着的足跡；大概還需等待太陽融化了冬天遺留下來的殘雪來灌注吧，然而這時太陽已經烟霧迷濛地從灰頹的遠山中躲藏了！

我停止了我的篙子，靜寂地在船梢上意識着我們祖先們爲我們築下的那線城牆，如一雙巨大的鐵腕似的環抱了湖，和孕育在這湖裡的綠洲，小船，以及一些能夠發出叫聲的動物，我感到一種輕微的悵惘。

一翻輕軟的晚風，從城垣上吹送一曲淒鳴的音調，掠過靜寂的湖面，似乎，光澤澤的，枯瘦的蘆葦豎着耳朵聽了！湖水輕輕地皺着額頭，

——謳歌黃昏的洞簫喲！我潛意識地想。

我斜着身子坐在船梢的左邊，凝視那映着餘暉的遠遠

的西方，沉浸在一種縹渺的夢裏。我想在另外一部分的世界上，這時一個黎明在開始了。一個洪大的角聲在鳴叫了，一個…………

——布冬！我竟不明白這忽然的變動，我來不及追溯這忽然變動的意義，眼前黑黝黝的一片，湖水一股股地從我的口和鼻裏灌入…………

湖水在暮色裡浮着一圈圈的笑紋笑了。

等到自己知道已經落水，等到自己從冷清清的水裏，滑軟的泥上掙扎起來後，我的船呢？我那承載我的船呢？——牠已被陰險的風，偷偷地推送到那遠遠的敗荷與枯葦的淺水上了。水面四處地漂浮着我的失落的鉛筆，本子，竹篙，漿…………

一陣晚風又起了，我濕淋淋地陷在湖水和泥污裡上發抖。

然而我不能丟棄這船，因為牠是渡我到那堤岸的惟一的工具，我不願向那堆在寬大的船艙裡的籐椅上的紳士們伸出我的手，因為他們連自己的享樂都是建築在別的人勞

動上，我不敢麻煩那爲生活而撑舟的船夫，因爲我祗是一個爲撑舟而撑舟的舟子喲！

因此我終於祗有自己掙扎在冷清清的湖水和泥汚裡。

黃昏緊迫地壓伏在湖上，漸漸地溶解在蒼茫的水裡．我已經爬上我的曾經失落的船了，經過自己的努力和掙扎以後。我又重新用竹桿一篙一篙地，向着那閃着黃淡的燈光的堤岸緩緩地撑動．

從城牆的頂上伸張出來的暮色，在我的眼前漸漸地濃厚起來，天空還很難尋出一些光亮的星星，湖上已經沒有人影，幾羣青蛙懶懶地散在湖邊鳴叫．我祗聽到我的篙子擊打着湖水發出單調的聲響，這聲響在我的耳裡，更確切地顯示了夜的陰森和靜寂。

三．廿一，在南京．

戰士底悲哀

羽　　巽

我是一個戰士！

我爲戰爭而戰爭，爲毀滅而戰爭。

我要征服全世界，我要蹂躪凡反抗我的，我要毀滅一切弱小者。我將戰勝一切。

我又復生了。我拾起銹了的寶劍，舉起霉了的盾。我毋庸費力去磨利我的寶劍，也不必費力去擦我的甲盾；就讓敵人的頸項來做我的磨刀石吧！讓敵人的血來浴洗我的全身吧！

我雄糾糾地大踏步來到戰場，——————

太微弱了的敵人們的反抗，使我感覺到過分的滑稽可笑。他們的死只是換來了我劍上的閃光，他們使力的刀箭也僅僅將我的甲冑摸擦得塵屑毫無。可憐的反抗者喲！爲什麼這樣之力？…………

於是我喜悅底地征服了一切。

我是一切的王，我是衆王之王。

戰爭是我惟一的愛人，但從此失掉了我的愛人了。我再看不見戰爭，再找不到半個敢反抗我者。這時枯寂的悲哀，乃更百倍於戰爭時的喜悅。

轉瞬之間，我的劍盾便已銹壞，我的甲冑正於敗裂。而我自已，也就老了，衰了。我失掉了我的所有的力。

然而反抗者四起。凡擁護我的，凡被我壓伏了的，都胆敢起來反抗我了。我不能不被俘……。

我征服了一切，而我終於被一切所征服。

在病中。

寒窗瑣記

梅　　枚

為了他，為了我愛的人兒呀！我是到街頭奔走過一趟的了。街上很不好走，滑滑的，凍了冰可不是滑滑的。行人很少，大概一些少爺小姐們尚自躲在被窩裏吧！我走着，也有時滑一下便是顛倒着。

及至我進了他的寓所，望見他的房門是緊鎖着，他沒有在，我是怎樣的悲哀與失望呀！

我開始厭棄他，幾次他都這樣拒絕了我；但他不理我，他總是喜歡亂跑，而且把門鎖了。我真忿怒得很，和他賭氣，我想從此與他斷絕罷！

於是我走向十字街頭了，然而十字街頭徘徊的盡是些

人的影子，沒有眞的人。

“？”……………………………………………………………………

………………………………………………

我十分傷感了，生命是小騙子，宇宙是大騙子，人間是一個虛僞的騙局。

欺騙對於人也未嘗不是無益的，失意的人如果得着假的愛憐；也或者可以聊慰她的心情吧！什麽不是虛僞？

我希望我能忍耐，忍耐到不能忍耐的時候，再說罷！

這世上的人，簡直沒有懂得什麽是戀愛；男人只知道追求肉的快感，女人只知道以肉的快感來換生活；人們老不願坦白的相愛，躲躲藏藏。怕朋友，怕家族，怕社會，要離開了，也是一樣。

誰說女人是神聖不可侵犯，是天之驕子呢？我沒有看見，我沒有感覺得。我只看見卑劣與懦弱，我祇覺得哀憐與悲苦。是誰在這樣的說着，是誰在這樣的欣慕着，我願意把這生命，交給了他。

我實在不能在虛空裏生活，我總是要自造一個夢，縱然這夢是怎樣的飄渺。…………………

苦人記事

梅　　枚

天變冷了，關在小房裡，向着火會多麼悶人的。照照鏡子，面孔是瘦弱的帶病的樣子，我自己也覺得太可憐了。出一會神，癡癡的自苦着，想起在家的時候，母親總是小心的順從我，有煩惱的事，也瞞着不輕意的讓我知道。偏要離開她，爲了求學，求學，…………百十里，千萬里的越跑越遠，，就這算得是飛騰嗎？

離家——離母親以來的生活，我是沒有獲得，我的人生，我的燦爛的青春時代是自廢了。我換來的呢，一些裂痕，一些可怕的裂痕喲！世界給予這樣一個可憐的人，祇

有平凡；我是蹂躪，我是毀滅。人家都會說，女人是該死的，那我也是在數難逃了。

我寧願孤獨，不願是混混噩噩的了。啊，討厭的罪惡的世界喲！我想起這世界，我又是遼遠的看見一堆一堆的人羣，在風塵中，忙碌的奔走着，勤競的工作着。金錢，金錢，世界上竟有爲了金錢而苦悶，而低首下心的人！，

我常常夢見我的母親，夢見母親的憔悴的模樣，夢見母親正言厲色的敎訓我，却記不清說些什麼。我醒來便恨見自己，恨不得把自己的身體扯成粉粹！

這眞是使我感到人生的冷酷。我不在自己親生的母親身邊受她的護養，却跑到這孤單單的處所來，這裡再可以依賴誰呢？我孤單單的生着，死着吧！我的四週彷彿盡是沙漠：灰色色的天，凍凍了的大地，禿了的枯葉老樹。這裡沒有夢想，沒有歡樂，以至於沒有生命。只有風的狂吹與鴉的亂啼。啊，這便是我眼前的世界。

我眞恨透了，爲什麼人們老是來敷衍我呢？

現代詩人（六）

陸　　人

——霍斯曼 Alfred Edward Housmau——

霍斯曼生在一八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幼時在牛津大學的聖約翰學院讀書，專習拉丁文。自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二年在商標局服務。後來應倫敦大學的聘請，教授拉丁語言。自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一一年，在那裏授課共十九年。一九一一年以後，應劍橋大學的聘請，在該校授課，直到現在，沒有變動。他曾經編輯拉丁著作：像主編 Manilius 的作品兩卷，和 Turenal 的選讀。除了編輯這些選品以外，受着靈感的時候，就寫些詩。他的詩並不多，全集共兩

冊，到第二集出版以後，就封筆了！一八九六年，第一集刊行，名"一個熙勞勃州的童子" A Shropshire Lad，裏面刊詩六十三首。出版以後，受讀者熱烈的歡迎，深刻的印在他們頭腦裏，即使做詩比較多的詩人，也並沒有那樣。自從第一集刊行後二十六年，到一九二二年纔印行第二集"最後的詩" Last poems 。裡面只有四十三首，比較第一集少些。他前後統計：一百零六首詩，數量很少，但是的他價值，在現今文壇上，很佔一地位。霍氏的詩很簡單，簡單到驚人的地步。裡面都是一個年輕人的生活，愛情友誼和悲劇之思想與情感的直接的表現。詩裏的諷譏最堪注意。它含着田夫的詼諧，襯着許多精微的變換，用來免去單調的毛病。

介紹他的詩和介紹別人的不同。他的詩狠簡單的，用不着精細的分析。但是要研究它，不能因簡單而不做分析的功夫。大概說，他的詩有三個特點：簡單，突變和諷譏。這三點表示他的詩的方面，還沒有看到詩人的全部。因之，要了解他詩的全部，應注意他的人生觀和對人生的態度，纔免除從一方面觀察的誤解和缺乏。

他往往拿人生裡面一件很細微的事物，做他情感的背景。情感狠簡單的。所以他的抒情詩，幾乎簡單到用不着解釋。我們讀了以後，似乎說不出什麼，只覺到滿胸充塞着情感，我們沒有力量抵抗，說不出什麼，只有接受的一法，凡是簡單而偉大的詩，像下列兩首詩，就是例子：

Loveliest Of trees, the cherry now
Is hung wirh bloom along the bough.
And stands above the woodland ride
Wearing white for thee Eastertide.
Now my three scores years and ten,
Twenty will not come again,
Anb take seventy springs a score,
It only leaves me fifty more.
And since to look at things in bloom
Fifty springs are little room,
About the wood land I will go
To see the cherry hung with snow.

Beyond the moor and mountain crest
--Comrade, book not the west --
The sun is brown and drink away
From air and land the lees of day.
The long cloud aud single pine
Sentinel the ending line,
And out beyond it,
Reach the gulfs of evening on.
The son of woman turns his brow
West from forty counties now;
And, as the edge of heaven he eyes,
Thinks eternal thoughts ,and sighs.
Oh widely the world, to rest or roam;
With change abroad and cheer at home,
Fights and furloughs, talk and tale,
Company and beef and ale.
But if I frond the evening sky
Silent on the west look I,

And my comrade stride for stide,
paces silent at my side.
Comrade, look not on the west:
'Twill have the heart out of your breast:
'Twill take your thinghts and sink themfar,
Leagues beyond the sunset bar.
Oh lad, I fear that yonls the sea
Were they fished for you and me,
And there , from whence we both were ta' en,
You and I shall drow again,
Send not on your soul before,
To dive from that beguiling shore,
And let not yet the swimmer leave
His clothes upon the sand of eve.
Too fast to yonder strand forlorn
We journey to the sunken bourn,
To flush the fading thing eyed
By other lads at eventide.

wide is the world, to vest or roam
And early tis for turning home:
Plant your heel on earth and stand.
And let's forget our native land.
When you and I are spilt on air
Long we shall be strangers there,
Friends of flesh and bone are best,
Comrade look not on the west.

霍氏的簡單另有一種風格，和特拉邁愛，台維斯不同他們在簡單裡面，形式很是華麗，并且帶些浪漫色彩。他却完全不同。他是一個拉丁學者，全受着古典文學的薰陶。他的文格，有古典的純潔（Classical Purity）・組織很是嚴密，雖沒有得到古典文學那種雄偉，却也有那種理智的情感，拿熱情經過冷靜頭腦來濾清。這一點，我在他的人生觀的一段裏討論，現在只約略的提及。

他主要的意義往往在最後一節裏說出。大部份的詩都是這樣，用不着特別摘出來證明。詩裏末節，往往有突變。

Wake the silver dusk returning

up the beach the darking brims,
And the ship of sunrise burning
Stand upon the eastern rims,
Wake: the vaulted shadow shatters,
Trampled to the floor it spaned,
And the tent of night in tatters
Staws the sky-pavilioned land.
Up, lad, up, 'tis late for lying
Hear the drums of morning play,
"Who'll beyond the hills away?"
Towns and countries woo together,
Foreland beacons, belfries call,
Never lad tro in leather
Lived to feast his heart with all.
Up, lad, thews that lie and cumber
Sunlit pallets never thrive,
Morns abed and daylight slumber
W erw not meant for man alive.

Clay lies still, but blood's a rover,
Breath's a ware that will not keep,
Up, lad; when the journey is over
There'll be time enough to sleep.

在這首詩裏最後的兩行，似乎平凡，却含有重大諷譏的意義。在“不朽的部分” The Immortal Part 裏，骨格說肉體和靈魂死了，它獨自存着，再一天，再一夜的過去。事實上，完全不然，骨肉同腐。他用平凡的事實來寫深刻的詼諧，這是他表現的方法，也是他的藝術的高妙。

霍氏的詩的特點，我已經說過。現在來研究他對於人生的態度。詩裏雖唱着人生短促的曲調，但他不是悲觀的。他沒有基督教的來世觀念，他只和希臘人一般，抱着冷靜的態度，他對人世有很高的熱情。奉勸世人盡力去利用這短促的時間，去幹些事業。不要存失望的念頭。他並不怕死，在希臘美術品陳列室裏，看到一個石刻的像，想起最重的兇惡，死。用英雄的豪氣去抵抗它。

Years, why you lay down your ill,
I shall stand and hear it still,

Courge, lad, 'tis not for long:

Stand, quit you like stone, be strong.

別的詩人像哈代也是有的。但是，兩人的突變不同，我不能說那一種好。依我個人說，寧擇霍斯曼那一種。因爲，他的完全沒有破壞全詩的和諧和情感的一致。哈代的確能拿情緒頓時改變，効力是狠大的，却是失了情感的一致。霍氏詩裏最顯著的，像：

The fairies break theirn dances
And leave the printed lawn,
And up from Indian glances
The silver sail of dawn.
The candle burn their sockets,
The blind let through the day,
The young man feels his pocket
And wonders what's to pay.

這首詩最後的兩行，總結一個蕩子一夜放浪生活的收場，突然說出來，頓時改變讀者的情緒。他在前面已給讀者一種準備。前後的情緒，狠有聯絡，不至破壞情感的一

致・哈代的方法，能够効力狠大；情緒也立刻可以改變。但是，從情感一致的立場觀來，沒有像霍斯曼的那樣滿意。

導言裡說過，霍氏詩裏有諷譏。大部分詩裡，幾乎多有譏諷。它常常是一首詩的最高點，幾乎全在一首詩的末節。他寫詩方法，拿情感漸漸緊張，到最後一段，情感最緊張。諷譏或突變都是在這緊張情感裡表現：像"催醒" Reveille 一首裏，就可以看到；諷刺雖是平常却也狠有力量：

So I thought his(a statue) look would say,
And light on me my trouble lay,
And I stept out in flesh and bone
Manful like the man of stone.

對于人世無所思慮。他說思慮能够催命。只有快樂和沒有思慮，人生的路途纔可以平穩：

Think on more, lad, laugh, de jolly:
Why should man make hast to die?
Empty heads and tongues a-talking

Make the rough road easy walking,
And the feather pate of folly
Bears the falling sky.
Oh, 'tis jesting, dancing, drinking
Spins the heavy world around
If young hearts were not so cleaver,
Oh, they would be young for ever.
Think no more, 'tis only thinking
Lays lads underground.

人生莫不有死，太陽每天向西動，引領工作的路，就領到死的路：

Lie down, lie down, young yeoman,
The sun always moves west,
The road one leads to ladour
Will lead one home to rest
Ant that will be the best.

形式方面說，霍斯曼沿用歷來傳統的格式。自由詩體狠少的。詩裏用四節和三節互相間隔，很少用五節的。辭

句平常，沒有奇離古怪的字應用在詩裏。音調流動暢達，聲音也狠悠揚，像 Loveliest Of Trees 一首詩裏可以看到，裏面的音調像山谷中泉水的流動，潺潺的聲音，不緩不急。的確是上乘的作品。

霍氏的情感豐富。他表現情感，不用浪漫詩人那種急衝直撞的方法，一氣吐出來，像火山般的噴發一般，他凝結情感，緊密起來，然後冷靜地表現出來，因之詩的結構緊湊。沒有浪漫的疏鬆。他觀察人生，沒有專就一角或一方面立場。他觀察人生，像飛鳥似的在天空裏看大地一樣，一切都入收眼簾，看到全部。這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

曾經醫學博士試驗無上之補品

春記鮮牛奶豆汁公司

牛奶豆汁能強壯身體而滋養氣血凡

定服此汁

牛奶每份價目表

類別	特別肥油牛奶	項上淨牛奶	淨牛奶	呵呵牛奶	
一磅	四角	三角五分	三角	每大瓶	每中瓶
半磅	二角五分	二角	一角八分	一份	一份
四兩	一角五分	一角二分	一角	二角	一角二分

請即函知

注意衛生者請服之方知余言不謬也

豆汁一月價目表

類別	六〇六豆汁	橘紅豆汁	呵呵牛奶	茄菲豆汁	葡萄豆汁	玫瑰豆汁	杏仁豆汁	香蕉豆汁	檸檬豆汁	甜豆汁	淨豆汁
大瓶	三元六角	三元	三元	三元	二元四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二角
中瓶	二元四角	二元四角	二元四角	二元四角	一元五角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本公司開設武昌正衛街三十三號

義順成

本號所製新式鞋帽，精美絕倫，有口皆碑，兼售絨呢地氈，化裝物品，無不時樣新穎，至於價目，格外克已，諸君光臨，定能滿意。

地址：漢口歆生路怡園

電話：三五八〇

讀"狂濤"創刊號

細　　雨

我從一位內地的明友得到一本武漢出版的'狂濤月刊'，素來沉默的武漢文藝界，竟湧起'狂濤'來了！這激動了我底好奇心，一氣就給牠讀完。讀完後心裡有點跳動，手指也有點癢，就提起筆來想寫點批評，這未免有些唐突，但好在大家都是文藝愛好者，我說直了，想必也不得見怪吧。

現在的中國文壇上，我真有點說不出來的悶氣，尤其是久負盛名的所謂頂頂威名的郭………郭沫若君，不過只出了一本"缺德"的"我底幼年"接着一本"反正前後"

那樣無聊的東西，據說稿費着實不少，那眞是"天曉得"！而書賈又不知在窮青年人身上括去多少"血汗錢"！

最近，我們底魯迅老先生田漢老師，都搖身轉變過來。然而，爲的什麼？那仍然只是如上所說的"天曉得"！據說他們辦了一個什麼"自由大同盟"可是我仍然不懂，爭的是什麼階級的自由？嗚呼！爲了支持過去的光榮，死顧著屍身，却阻礙了青年的出路，那莫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狂濤諸君，若想打出一條出路，我就向你們先進一言，努力認識時代，雖然你們的方向也有相當的正確，而"浪頭所說的什麼"時代的鐵蹄的壓迫，壓擠出來的呻吟聲憤激聲喊寃聲"所指的是什麼壓迫？閒話休提，言歸正傳，現在我要說的還是第一期內面的著譯：

熬獄在全本是好的一篇，用時代的實事爲背景而重在表示軍閥戰爭的慘無人道，然而用筆太柔弱了，作者似乎不知道民衆底力量，而徒以一知識階級中人來代表全城人民的卑怯，而忘去了鬥爭。以致"出路"反在失望中待斃。不過"技巧"方面還可以，望作者努力集團的認識。

"生活的太息"整個的情調是太寂寞而傷感了。也免

不了和"阿Q"一樣落在時代後面，不過筆調還流麗，簡略可讀。

"一夜" 編者說作者描寫闊少卑汚的戀愛…好像糟塌了一隻筆，朋友！請你千萬不要爲此清高，在這時代裏是沒有什麼分別的，要曉得那些闊少（代表了布爾喬亞的整個的級級）在一舉一動間不知損傷了我們多少生命，爲什麼自己以爲清高，優待地放他們過去，媽的！什麼也不管，格殺勿論。

而且新寫實主義，不但是描寫了普羅的生活，內在以及集團的力量，意志等，同時還要揭露布爾喬亞底陰謀，卑汚的事實………等。假如看了看 "錢魔" 便可證實我這話是不錯的。

"一夜"可惜還不甚澈底而明顯，這是美中的不足能。

兩篇譯文，我手裡無原文無從批評起，然而從內容看起來，雖不是什麼第一流的作品，但譯筆還流暢，尤以前者較後者爲佳。

談到詩，中國曾一度在文壇上盛行過，但現在却隨着普羅文藝的興起而消沉了，這是什麼？我們知道，詩是感

情直接的產兒，不是矯揉造作而能成功的東西，所以一干文人叫他吟幾句"愛人啊！"還可以，若談到是普羅則莫明其妙了，這也難怪，時代自會把他們拋向後面去。

唉！"象牙塔中"的朋友啊，醒醒吧！

"爐邊雜感"論文筆到也很漂亮，充滿了趣味，大有語絲派之氣慨，我對於他也無從說起了。

……………………………………………………

一本"狂濤"一氣翻完，就隨便存了點感想，隨便寫下了幾張稿紙，算了吧！只有一句話：

"祝你們繼續努力，努力！"

4，20于杭州。

餘　波

(一)

一，本期原來是預備出特大號的，預計篇幅當在三百至四百頁左右；後來是因爲印刷處印得太慢，照情形算下去到五月底才可出版：於是，我們爲要不太誤期見罪于讀者起見，就臨時改成這樣不"特大"不"特小"的篇幅。而好幾篇稿子也就不能不於臨時抽出來。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二，創刊號出版以來，連連的接到外埠和本埠讀者的來函：批評的，指正的，鼓勵的和讚美的樣樣都有。這微弱的呼聲，公然會得到這多數人的注意，是我們所預料不到的。我們謹以誠懇的赤心向大家致謝，同時也請大家原

諒來函不能一一刊載的苦衷。

三，特全的"文藝的理論與實踐"，將關於新興文學的一切都介紹給我們了，從文學起談到近代新興文學，希望讀者都能提起精神來讀牠一遍。

四，"青春的心"是一篇合乎舞台經驗的戲劇，讀者若要上演，務必得着本社作者底同意。

五，"貧窮"的內容讓讀者自己去看，譯者是專門從事戲劇的翻譯的，他的譯筆不用我們介紹。

六，"血淚的結晶"的作者，似乎含着深沉的悲哀與宏偉的歡欣，讀者默誦細味，自能領悟絃外之音。

七，"牧童"的作者，已改變方向，現在描寫鄉村底生活了，從牧童這篇創作看來，作者很可爲多數的農民，伸點苦悶的冤曲。

八，"孤獨的一對"的作者，向來是寫戀愛小說的，可是他現在預備轉變方向了；本篇是他對於戀愛小說的最後的筆絕，寫青年男女的煩悶心理也很逼眞，全篇約七萬字，約於本刊六期內可續完。

九，"決裂"這篇稿子，內面的事實或許就是作者本

身的經歷；描寫很緊張，下期可續完。

十，血的五月啊！牠是何等的重要而可紀念；"暴徒'不過是這多數中間的一點小痕跡罷了。

十一，蔭人君的"現代詩人"，本期是其第六篇，前五篇是分刊在"新月"和"民鐸雜誌"上面。

十二，感謝朱子爾先生，替我們畫了一張很好的封面，可惜武漢印刷不良，把原來的好處印走了，我們恐怕對朱先生不住，本刊暫不發表，擬送至上海重印，以便下期登先，特此聲明。

(二)

本刊第三期要目預告：

中國近十年來的文藝翻譯	李健吾
關於歐洲大戰的幾部小說	蔭　人
第七條誡命	飂颾
孤獨的一對(一續)	王逸岑
土匪？	萬一
兄弟	任　渠譯
含淚的獻訴	梅枚

決裂(續完) 菊芬女士
評"古骸的埋葬" 荊 侶
恐怖 王逸岑
兩個階級 衣羣
晨安 德乾

(三)

我們的稿子太多，擬發行"狂濤週刊"一種，以爲容納短的作品的園地；現已編輯好了，即日就可與讀者諸君見面，特先將創刊號的目錄預告如下：

小浪 微波
從武漢文壇說到"狂濤" 枚
碧桃與楓葉 平伯
愛的示威 王逸岑
讀了"煞獄"以後 一個讀者

編 輯 部

吉生食品商店
專辦各國著名食
品西點糖菓麵包
餅乾樓上西點茶
間牛奶咖啡可古茶
夏季汽水冰淇淋
承辦各機關學校開
會茶點
武昌司門口
電話二五六

本社發行部聘請本外埠經理員啓事

本社發行月刊定戶繁多行銷廣遠茲爲擴充營業起見擬聘請本埠（武陽夏）及各省分經理員如願承乏者薪金從優自信交際廣闊者爲合格若兼辦者對於原有職業毫無妨碍願意受聘者希即駕蒞本社面談外埠祈即函商是荷

狂濤社啓

武昌候補街十六號

品記

信康

本號開設武昌
司門口新馬路
由漢口分此自
運歐美呢羢嗶
嘰綢緞製造西
裝大衣軍服研
究精良無美不
備凡蒙 賜顧
認明商標

SHIN KONG

TAILOR
GENERAL OUTFITTER
FROM SHANGHAI
SE MEN KOW,
WUCHANG.

THE CULTURE BOOK CO.LTD

WUCHANG

Telephone: 144.

武昌察院坡，

文化書局

電話一四四

辦理

歐美書籍

學校課本

文藝書籍

文具儀器

並在武漢獨家經理

上海伊文思公司

上海開明書店

北平文化學社

武昌狂濤社

狂涛

1

本片卷

自	1930	年	1	卷	1	期
至	1930	年	1	卷	2	期

本刊
摄制完